

DHARMA DRUM SANGHA UNIVERSITY

法鼓山

僧伽大學

九十六、九十七學年度年報



出家的第一課

九十六學年度早齋開示（代序）

◎聖嚴師父

出家與在家的不同

要在僧團安住下來，要有正確的因地，明白出家的目的是什麼。但是很多人出家，只希望能夠成佛、悟道，能夠解脫，能夠不過問世間的事。結果出家後，發現僧團並沒有離開世俗的環境，講的還是普通的話，所做的事，譬如煮飯、出坡、工作、開車、文書等，這些事在家人也在做，而看到環境裡的人也都還沒解

脫，很愚癡，沒有什麼智慧、也沒有什麼慈悲，與人相處也都還是用世俗的心。想想，既然出家和在家是一樣的，為什麼還要出家？就覺得悟道大概沒有希望了，解脫好像也沒有希望了，想來想去，就還俗了。

發心的因不正，當然得不到正確的果。他們是希望得到自己想像中的果，因為得不到，結果就離開了。究竟正確的出家觀念和目的是什麼？而什麼是解脫、什麼是出世？什麼又是離欲呢？

我們僧團有一位長老，以前是做會計的工作，出家以後，因為僧團沒有人懂得會計，於是就請他來做。他問我：「師父！我在家時是會計，出家以後還是做會計，出家和在家做的工作一樣，我覺得很奇怪。」我告訴他：「在家時，你是為了拿薪水而替老闆工作，在這裡則是為了自利利人而工作。工作項目雖然相同，但是目標不同，結果也不一樣。你現在是為僧團服務，僧團是成就大眾修行的地方，我們需要吃飯、需要用錢，如果沒有人管理是不行的。在家人工作是為了生活、為了謀生，我們出家人不是為了謀取自己的生活來工作，不是為了一天三餐飯來工作，而是為了弘法利生，自利利人，那就是修行。」後來，他就沒有再抱怨了，這是他的善根，否則會一直鑽在牛角尖裡，出不來。

人身難得如盲龜穿孔

諸位應該都聽過「人身難得今已得，佛法難聞今已聞；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這四句話。我想許多人，不管是出家或在家，應該都能朗朗上口，可是與自己的信心真的相應嗎？

因為是佛說的，所以相信，其實心中還是有懷疑，尤其是「人身難得」四個字。過去地球的人口只有一位數字，慢慢地從一位、兩位到三位數字，而現在已經有六十二億，到了二十二世紀，可能就要突破兩百億。人口明明愈來愈多，怎麼會是人身難得呢？所以很多人心中還是不太相信。

地球從成、住，慢慢已經到壞，最後地球毀滅了，剎那間，人也就跟著地球

消失了。增長時慢慢增加，滅亡時立刻就消滅，那麼人到哪裡去了？有人說是到其他星球上，但至今究竟有多少星球有人存在都還不知道，所以不要認為人身容易得，我們要相信佛經說的。

佛經曾以「盲龜穿孔」來形容人身難得，意思是指一隻瞎眼烏龜，五百年才會從海面抬頭一次，海面正好有一塊木頭，木頭上有個孔，烏龜的頭就正好從這個孔穿出來。木頭是漂動的，烏龜在海裡也是游動的，何況這隻盲龜要五百年才抬一次頭，實在很不容易。而在家人卻說要做七世夫妻、八世夫妻，要永遠做夫妻，這是不可能的事。更何況一次夫妻就已經夠了，還要一直糾纏下去，實在是很痛苦的事。

六道眾生中，最容易得到的其實是三惡道的身體。也許你們認為三惡道眾生的數量不多，實際上多得不得了！以螞蟥來說，雖然我們一眼望去，幾乎看不到他們的踪影，但在實際生活中卻隨時隨處可見；廚房、廁所、房間，甚至枕頭上、被單裡都是。蟑螂也一樣比人多，因為人只是居住在有人的地方，而蟑螂是什麼地方都住、什麼地方都去，凡是腐爛、腐朽的東西牠就會去。

甚至餓鬼道的眾生也比人還多，譬如圖書資訊館前的七棵雀榕，在我們來以前，大概就有幾億的眾生寄生在這下面。這麼一點點地方，要住上幾億人是不可能的事，這裡的幾億眾生包含有形和無形；有形的很小很小，小到眼睛看不到，無形的眾生則不占空間，所以世界上任何空間裡都有許多眾生。

佛法難聞，及時修行

因此說「人身難得」，而失去人身要再得到，就必須靠聽聞佛法、依法修行。但「佛法難聞」，你們想：「我們在這裡常常聽到佛法，好像沒什麼了不起！」可是釋迦牟尼佛在因地行菩薩道時，要想聽到佛法，卻沒有那麼容易。

佛陀過去世，為雪山大士時，想要求聞佛法而遍求不到。有一天，突然聽到一個羅刹在唱：「諸行無常，是生滅法。」他聽了很歡喜，便請求羅刹再說下

半偈。羅剎說：「我現在肚子很餓，你先給我吃，等我吃飽了，再講給你聽。」雪山大士說：「不行啊！我給你吃了，就聽不到了。不如我先爬到樹上，等你一說完，我就跳下來給你吃。」羅剎答應了，於是接著說：「生滅滅已，寂滅為樂。」這就是很有名的〈雪山偈〉。雪山大士聽完後，果真就往樹下跳，跳進羅剎的嘴裡。雪山大士捨身求法，說的就是佛法難聞！

我們現在已經出了家，每天在道場裡聽的、看的、講的都是佛法，這是多大的福報！但是對某些人來說，就是「法不染心」；雖然天天聽、天天講，就是與自己的心沒有關係。即便「佛法難聞今已聞」，也不覺得稀奇。

可是世界上真能聽聞佛法的人有多少呢？在我們這裡，好像滿多人都在聽佛法，可是全世界信仰人口最多的是基督教，其次是伊斯蘭教，再其次是印度教，最少的則是佛教。全球人口有六十二億，佛教徒只有兩億到三億，只是當中的一個零頭，所以聽聞佛法並沒有想像中這麼容易。我們是很幸運，有善根聽到佛法，所以一定要珍惜，好好修持佛法！

修行的三類法門：人天、聲聞、菩薩

如何修持佛法？修行有人天道、聲聞道、菩薩道三個層次。聲聞道是聽聞佛法修行而解脫生死，主要是出家人修，在家人雖然也修，但不能得解脫，想解脫還是要出家。在家人最多可以證到三果，仍然不離三界，在淨居天繼續修行得解脫^❶。

解脫有慧解脫、俱解脫。慧解脫就是根性特別利，過去世善根種得特別深，過去世已經修成大菩薩、阿羅漢，或者這一生是最後一生，所以一見到佛、一聽到法，馬上就證阿羅漢果。落髮、受戒、修禪定，這些都不需要，立刻就證悟了。就好像六祖惠能大師，聽到一句《金剛經》中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就開悟了。那個時候，他還沒落髮。他是開悟以後才落髮、受戒，成為比丘。

❶ 三果聖人為不還，不用再來人間。

俱解脫即定慧俱解脫，通常聲聞道的修行者，也就是小乘人，依持戒、修定、發慧的次第修行，以達成解脫的目的。需要多久的時間呢？證阿羅漢，快的話要三生，慢的話要六十劫；證緣覺，快的話要四生，慢的話要一百劫。為什麼會有時間長短的差別呢？因為往昔無量劫以來，所種善根深淺不同的關係。

人天道是在家人修五戒十善、四禪八定，仍然在三界中。四禪八定如果修成功，是在色界、無色界。他們住於禪定中，好像解脫了，已經不受欲界的苦難，可是不論哪一種定，即使是最高的，入定的時間也是有期限。當定力退失時，不在色界、不在無色界，而是在欲界。而且不一定是在欲界的人間，因為那需要有人天的福報。如果你只修禪定，沒有修人天福報，出定後，會發現自己不在天上、也不在人間，而是直墮地獄，或者在其他眾生裡。這是因為過去累劫業力的關係，因此修人天道是不徹底的。

修五戒十善，是在欲界的人間或天上。欲界天有六個層次，它的時間是有限的，而人間的時間更有限，生命很短，尤其在快樂之中，感覺時間過得很快。在人間，因為有苦有樂，所以曉得要修行。如果在欲界天，一天到晚在享受欲樂，不會想到修行。享受完了以後，就與禪定天差不多，如果還有人天福報的話，有可能生到人間來，如果天上的天福、人間的福報都享盡了，就直墮地獄或到其他眾生道裡。這樣就一失人身，萬劫不復了。

人是道器，修道的工具，可以修聲聞道、人天道，也可以修菩薩道。如果失去了人的身體，修行是很渺茫的。譬如蒼蠅、蟑螂、蚊子，或者牛、羊、豬、狗，他們要拿什麼來修行？我們現在已經得到人身，已經聽到佛法，已經出了家，就要好好珍惜。在家生活也沒有多少年可過，什麼時候死都不知道，而在家人真的這麼快樂嗎？

發菩提心修菩薩道

修菩薩道可分在家菩薩和出家菩薩，在家人修菩薩道是修人天道，此外還要

發菩提心。所以我們會對在家人傳在家菩薩戒，請他們發菩提心。在家人不易解脫，因為他們被世俗的事業、家屬、名利所綑綁，還有種種情感，特別是親情和愛情。

我們辭親出家，就是要把情感的線一刀兩斷，不管是男女或親子，全部都要切斷。情是生死根本，讓人們彼此牽繫，只要有一絲絲牽掛的心，就不能離欲，就出不了三界。因此，在家菩薩不能離欲，只能夠發菩提心，種下善根的因緣，使未來能出家。同樣的，修淨土法門的人要上品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必須出家。出家以後，修三種福業，然後專修念佛持名法門，這樣才能上品上生。不要以為在家人修淨土，也可以生上品，這是《淨土三經》說的。

出家菩薩最重要的是離欲心和梵行。欲，實際上是五欲，也就是塵欲。如果六根對六塵境時能夠不執著、不貪取，不會黏著它不放，這就是離欲。我們同樣也要吃、也要穿、也要睡，可是吃只為除飢渴，不求精、細、美；穿的是染色衣，只為蔽體保暖，不會嫌好道醜；住只為遮風避雨，不求豪華。在家人則是為了享受，不僅吃的、穿的，還有看的，譬如電視，在家人整天看電視，裡面播放的都是六塵，叫你眼花撩亂、心浮氣躁，這就是被塵所染。我們雖然也身處在六塵之中，其實我們的身體就是六塵之一，所見到的、接觸到的都是六塵，可是我們用六塵來修行、用六塵來學法、用六塵來結眾生緣，但是不被六塵所污染，這就是離欲。

出家人一定是離欲的，我們沒有薪水、沒有存款、沒有股票、房子、漂亮的衣服，都沒有。我們吃的東西，今天有的吃是今天的，不會故意地貯藏準備明天、後天、大後天，否則就變成貪取爭求，就是欲。

「梵」是梵天的意思。初禪以上就算是梵天，一共分為幾層，一個層次的境界比一個層次高。梵天是深的禪定，是一種意境，因此不像欲界天有物質現象，所以也沒有男女的形相，當然也不會有男女的性行為，完全是離欲的。

「梵行」特別是指男女關係、行為的絕對清淨，我們雖然不能修到四禪八

定，但過的就是梵行的生活，就是梵天行。欲界的天人不修梵行，我們出家人是超越了欲界天人所過的生活。

出家人修梵行，是絕對清淨的，如果出了家還有男朋友、女朋友，就不是修梵行。如果心裡在想女人、想男人，雖然身體沒有接觸，未破梵行，但是心不清淨。此時，要趕緊警惕自己：「我是修梵行的人。」

修梵行、修離欲行，接著要發菩提心。菩提心是成佛的心，就是「不為自身求安樂，但願眾生得離苦」。佛沒有想到自己是佛，也沒有想到自己是度眾生的佛，自然而然廣度眾生。所謂「初發心時，便成正覺」，因此只要發大菩提心，就與佛心相應，就與正覺的佛無一無二；雖然程度上有差別，但是本質上完全相同。

捨俗出家，即是解脫

最後，「捨俗出家，即是解脫。」「俗」是俗事、俗情，還有世俗的心態。俗事是金錢、名利、地位、權勢，俗情則是親情、友情、愛情，凡是有了情感糾纏的，就是俗事、俗情。道情是菩提心，是出家人之間的勉勵；它是以慈悲心、菩提心互相地勉勵、互相地協助，所以不算在內。出家，出的即是俗事、還有俗情；捨俗出家，你就不會被一些俗情、俗事所煩惱、所困擾、所束縛，而是自由的。

昨天有一位菩薩，本來約好要到我們精舍，結果臨時打電話說，因為太太生產，所以必須留在醫院照顧，不能過來。這種情形出家人好像也有，譬如因為師父生病了，所以不能來。但是照顧師父和照顧太太生產是不相同的，照顧師父是尊敬師父、奉侍師父，是基於道情；而照顧太太生產，卻是俗情。雖然照顧師父也像照顧自己的親人一樣，但是對於師父病情的或輕或重、或生或死，心裡不會有那麼大的負擔、牽掛和難過。如果是自己的父母親或親人，則常常會擔心，希望他們不要死。

譬如最近我在醫院立下遺囑說，當我病重時，請讓我自然地往生，不要插管、急救，不要用種種讓我更痛苦的方式叫我留下來。對於這個決定，我的出家

弟子都覺得很好，也願意幫我蓋章證明，沒有什麼心理上的負擔。一旦真的病危時，也會思考到「這是師父自己決定的，我們要滿師父的願」，而不容易有「師父！你多活一分鐘也好」的念頭。

可是在家人不一樣，往往希望自己的家人死得愈慢愈好，即使多留一分鐘也要急救，無論如何都要把他搶救回來。有一位資深悅眾的哥哥即將往生了，我看他插了好多管子，很痛苦，於是跟他說：「你哥哥已經差不多了，管子還是拔掉吧！」可是他嫂嫂捨不得，我就跟他嫂嫂說：「這些管子是人工加上去的，再拖延下去，只是讓你先生多受一些苦而已，不要為了你們自己的捨不得而讓他痛苦，還是趕快拔掉吧！」她考慮了又考慮，最後才拔掉了。這就是一種俗情、私情、親情。

而俗事呢？有的人有一大筆財產，臨終時，捨不得，也捨不得捐出去或交給其他人。捨不得死又非死不可，財產也不知道要給誰？非常痛苦。可能只有找一個他信得過的人，告訴他：「你的財產我會替你好好處理，為你做功德，如果你到天堂，就讓你到天堂用，如果到極樂世界就到極樂世界用，到來生就到來生用。」這樣也許他就放心了。

我認識一位老和尚，他一生省吃儉用，省下幾兩金子。他在床鋪底下挖了一個兩、三尺深的洞，就把金子埋在裡面。他臨終時，就是不肯斷氣，我問他：「你還有什麼牽掛的嗎？」他的手就不斷地往床鋪下方指，我問他：「你是有什麼黃金、美鈔埋在床底下嗎？我會替你處理，替你做功德，你放心吧！」他聽了以後，最後一口氣就斷了。這就是放不下，就叫作俗事。

我們出家人生前不要儲蓄財產，不要有情感的糾纏，不要有事業的糾葛，這時就是解脫，當下就得解脫。不一定要修到慧解脫、俱解脫，當下你的心就是解脫的！

出家很難，很不容易，既然出了家，就要認定自己，要好好地住在解脫道、菩薩道的生活之中。阿彌陀佛！（講於2007年9月29日，九十六學年度「早齋開示」）

目錄 CONTENTS

創辦人的話

- 3 出家的第一課 聖嚴師父



活水源頭

- 14 九十六學年度活動剪影
22 九十七學年度活動剪影



創辦人開示

- 30 出家是二十一世紀最時髦的行業 聖嚴師父
33 出家的目的 聖嚴師父
39 出家修行的基本觀念 聖嚴師父
48 談信願行及安於當下本分學習 聖嚴師父
56 出家人的律儀 聖嚴師父



師長勉勵

- 62 逆向思考 正面看待 果東法師
64 生命的覺醒與超越 果東法師
66 扮演好出家人的角色 果東法師
69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果暉法師
71 修行資糧的累積 惠敏法師
72 點燃智慧之火 惠敏法師



僧活札記

- 九十六學年度
74 持戒清淨 道心堅固 僧大小記者
75 為石頭洗澡 常藻



- | | | |
|----|--------------|-------|
| 77 | 為眾生作供養人、作護念人 | 僧大小記者 |
| 79 | 生命最終的關懷 | 僧大小記者 |
| 81 | 主動服務 為眾生奉獻 | 僧大小記者 |
| 83 | 師父法子 歡喜交流 | 僧大小記者 |
| 86 | 走向建僧之路 | 常啟 |

九十七學年度

- | | | |
|----|-------------|-------|
| 89 | 出家殊勝行 | 常鐘 |
| 93 | 在生命的轉角處看見自己 | 常越 |
| 94 | 與地球生命體的深層對話 | 常楨 |
| 97 | 海外學府友誼交流 | 僧大小記者 |
| 99 | 發現智慧密碼 | 僧大小記者 |



雀榕心語

九十六學年度

- | | | |
|-----|----------|----|
| 102 | 心中的阿彌陀佛 | 常捷 |
| 103 | 出家因緣分享 | 常嗣 |
| 106 | 消融我執的磨練 | 常峯 |
| 108 | 把這盞心燈傳下去 | 常勳 |
| 111 | 感恩念佛因緣 | 常越 |

九十七學年度

- | | | |
|-----|-----------|----|
| 113 | 發願、報恩 | 常迪 |
| 115 | 走在雲端上的人 | 常實 |
| 117 | 開山寮巡禮 | 淨應 |
| 118 | 與您的邂逅 | 常藻 |
| 120 | 水陸法會「清淨壇」 | 常瀾 |
| 122 | 從心找回師父 | 常格 |
| 124 | 月光下的阿彌陀佛 | 會涵 |



附錄

- | | |
|-----|--------------|
| 126 | 大事記 |
| 139 | 教職員、課程表及師資簡介 |

活水 源頭

Wellspring

「源頭」，乃是指最初湧出佛法甘露的釋迦牟尼佛，
以及使正法得以流傳的祖師大德和聖嚴師父。
法鼓山僧伽大學學僧，也將承續這一脈法源，
成為源源不絕地灌溉自己、滋養眾生的一方活水……



學習篇

課程內容以慧業、福業及德業三業並進的架構為基礎，福、德二業不僅為個人修行累積資糧，也落實體現了法鼓山的「心五四」運動精神，整體學習以培養大乘菩薩的利他精神為目標，使得出家修行與社會關懷工作能夠兼容並蓄。



開學典禮

■ 2007年9月16日，法鼓山僧伽大學、中華佛學研究所、法鼓佛教學院及漢藏佛教文化班，舉辦聯合開學暨畢結業典禮。



剃度典禮

■ 2007年9月10日，「九十六學年度剃度及新生受戒典禮」於大殿舉行，當天也是地藏菩薩聖誕紀念日，共有二十四位學僧發心出家。



■ 剃度典禮儀式莊嚴隆重，由方丈和尚果東法師擔任得戒和尚、僧大院長果暉法師擔任教授阿闍黎。



■ 2007年10月1日至31日，二十八位沙彌（尼）於基隆靈泉寺參加「三壇大戒傳戒會」。



■ 2007年9月25日，舉行受戒前座談會。



■ 受大戒學僧圓滿返校後，於2007年11月3日向聖嚴師父謝戒。



■ 2007年9月29日，乞受三壇大戒之學僧向聖嚴師父告假。

精進共修篇

「虛空有盡，我願無窮。」

透過自身的努力修行與精進學習，普願天下人皆有幸得享佛法的甘露，
隨喜、讚歎、同行、感恩、奉獻，共同建設人間的淨土。



■ 2008年4月17日，僧大男眾部舉行朝山活動，學僧虔心禮拜共修。



■ 2007年8月28日，學僧們參加於臨時寮大殿及廣場舉行的「期初禪四」，共同精進修行。



■ 2008年6月16日，配合僧團結夏安居期間，全體學僧參加於禪堂舉行的「話頭禪十」，由繼程法師擔任總護法師。



■ 農禪寺「梁皇寶懺法會」前，男眾學僧參與焰口練習。



■ 2007年8月18日至24日，學僧於暑假期間參與支援農禪寺「梁皇寶懺法會」各項工作。

貴賓來訪篇

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環境清幽，人文薈萃，設施先進完善，許多國內外的學者專家、學術研究機構等，紛紛前來參訪，並與法鼓山教育體系單位進行相關交流或合作。



■ 2007年9月3日，國際入世佛教協會一行人至法鼓山園區參訪，並與僧大等教育單位座談交流。



■ 2007年8月4日，日本青松寺行者高橋正英來訪，於僧大參學並與學僧交流。



■ 2007年12月5日，僧大邀請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暨紀錄片導演胡台麗教授，舉行專題演講，共約有一百二十位師生參加。



■ 2007年11月5日，由中國大陸至法鼓山參學的宏度法師、印照法師、賢禪法師、曙正法師於園區舉行座談會，僧大共約有一百二十位師生參加。

課外活動篇

僧加大學於課堂學習之外，更結合現代文化活動與參訪，以研究、教學、弘法、服務展開不同的學習面向，透過與各地人事物的互動，開拓視野，涵養出悲智和敬、宏觀包容的僧眾氣度。



■ 2007年12月21日，於金寶山舉行半日禪活動，體驗走路禪修。



■ 2008年5月21日，男眾部學僧於金山海岸進行淨灘活動，大家合力清除垃圾，讓沙灘還原清淨的面貌。



■ 2008年6月4日，於法鼓山園區內進行戶外自然生態解說。



■ 2007年10月15日，僧大舉辦校外教學活動，參加的一百零九位師生於宜蘭龍潭湖邊合影。



■ 僧大校外教學活動，學僧於宜蘭龍潭湖優美的自然環境中體驗戶外禪。



■ 男眾部學僧於大寮實習，歡喜學習大寮工作。



■ 僧大校外教學活動，學僧於宜蘭傳統藝術中心參觀，認識傳統藝術之美。

生活篇

道，就在行住坐臥中，時時將心繫於道念上，片刻不離佛法的思惟，即使只是簡單的起居生活，都能體驗到「尋常茶飯」的佛法真諦，培養出不為物役的自在與知足。



■ 學僧於晨間打太極拳，活絡筋骨。



■ 設備完善的圖書館，是學僧用功、精進的好去處。



■ 學僧於戶外出坡中歡喜地學習。



■ 男眾部學僧於出坡中，合力完成木材整理工作。



■ 學僧將禪修方法融入出坡工作，於生活中修行。



■ 2008年1月27日至2月3日舉行「第六屆生命自覺營」，學僧與學員共同進行「傳燈・傳心」活動。



■ 每年例行的「消防演習」，讓學僧分組體驗救災器具的操作與過程，以及正確的消防知識。

學習篇

課程內容以慧業、福業及德業三業並進的架構為基礎，福、德二業不僅為個人修行累積資糧，也落實體現了法鼓山的「心五四」運動精神，整體學習以培養大乘菩薩的利他精神為目標，使得出家修行與社會關懷工作能夠兼容並蓄。



開學典禮

■ 2008年9月16日，法鼓山僧伽大學於第三大樓階梯教室舉辦「九十七學年度開學暨畢結業典禮」。



新生講習

■ 2008年8月26日至9月4日舉辦「九十七學年度新生講習」，學僧們於報到第一天相互認識。



■ 新生參與大出坡，學習僧大生活。



剃度典禮

■ 2008年8月30日，「九十七學年度剃度及新生受戒典禮」於大殿舉行，共有十八位學僧發心出家。



■ 2008年3月13日至4月25日，男眾學僧於南投圓通寺暨正覺精舍參加「三壇大戒傳戒會」，圖為受戒前方丈和尚開示。



■ 2008年4月13日，僧大法師前往南投圓通寺探望七位戒子。

精進共修篇

「虛空有盡，我願無窮。」

透過自身的努力修行與精進學習，普願天下人皆有幸得享佛法的甘露，
隨喜、讚歎、同行、感恩、奉獻，共同建設人間的淨土。



■ 2009年5月2日至3日，僧大舉辦第一屆講經交流會，佛學系、禪學系及僧才養成班各推派代表，共有十六位學僧參加，並由副院長果光法師等多位執事法師講評。

■ 講經交流活動中，學僧們以講演配合多元方式呈現，在活潑中亦不失莊嚴。



■ 男眾部法師為支援台南分院焰口而練習。



■ 禪三十活動中，出坡亦為禪修的一環。



■ 2009年結夏安居期間的禪七，學僧們於法鼓山園區內曹源溪邊進行「聽溪禪」。

貴賓來訪篇

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環境清幽，人文薈萃，設施先進完善，許多國內外的學者專家、學術研究機構等，紛紛前來參訪，並與法鼓山教育體系單位進行相關交流或合作。



■ 2009年4月25日，仁俊長老一行人來訪，由僧大院長果東法師等多位法師接待。

■ 2008年10月22日，中國大陸普陀山佛教協會道光長老一行人來訪，由學務長常惺法師及學僧一同接待。



■ 2008年10月17日，韓國曹洞宗佛學院一行人來訪，由僧大執事法師接待。



■ 2009年2月17日，中國佛教協會學誠和尚來訪，由僧大院長果東法師等人接待。



■ 2009年5月24日，新加坡國立大學國大博學計畫師生一行人來訪並與學僧交流。

課外活動篇

僧伽大學於課堂學習之外，更結合現代文化活動與參訪，以研究、教學、弘法、服務展開不同的學習面向，透過與各地人事物的互動，開拓視野，涵養出悲智和敬、宏觀包容的僧眾氣度。



■ 2009年5月10日，法鼓山於台北國父紀念館舉辦「心安平安——你，就是力量！」社會關懷活動，禪學系三年級女眾學僧設置僧大招生攤位服務大眾。



■ 2009年4月19日，「僧大世界咖啡館World Café——找回自己」於台中分院舉行，有近四十位法鼓山台中法青會成員參加。



■ 2008年11月2日，學僧於農禪寺皈依大典博覽會活動中設置攤位，為僧大及生命自覺營招生。



■ 2009年5月17日至18日，舉行九十七學年度校外教學活動，學僧們於花蓮太魯閣燕子口歡喜合影。



■ 校外教學活動中，學僧們至國立台灣史前博物館參觀，認識台灣史前文化。



■ 男眾學僧為支援新春扣鐘活動彩排練習。



■ 女眾學僧至淡水大屯溪自然農場參訪。

生活篇

道，就在行住坐臥中，時時將心繫於道念上，片刻不離佛法的思惟，即使只是簡單的起居生活，都能體驗到「尋常茶飯」的佛法真諦，培養出不為物役的自在與知足。



■ 聖嚴師父親自關懷僧大學僧。

■ 僧大師生為生命自覺營先行舉辦「內外護培訓營」，由學務處常盛法師帶領。



■ 女眾學僧普請，於戶外細心整理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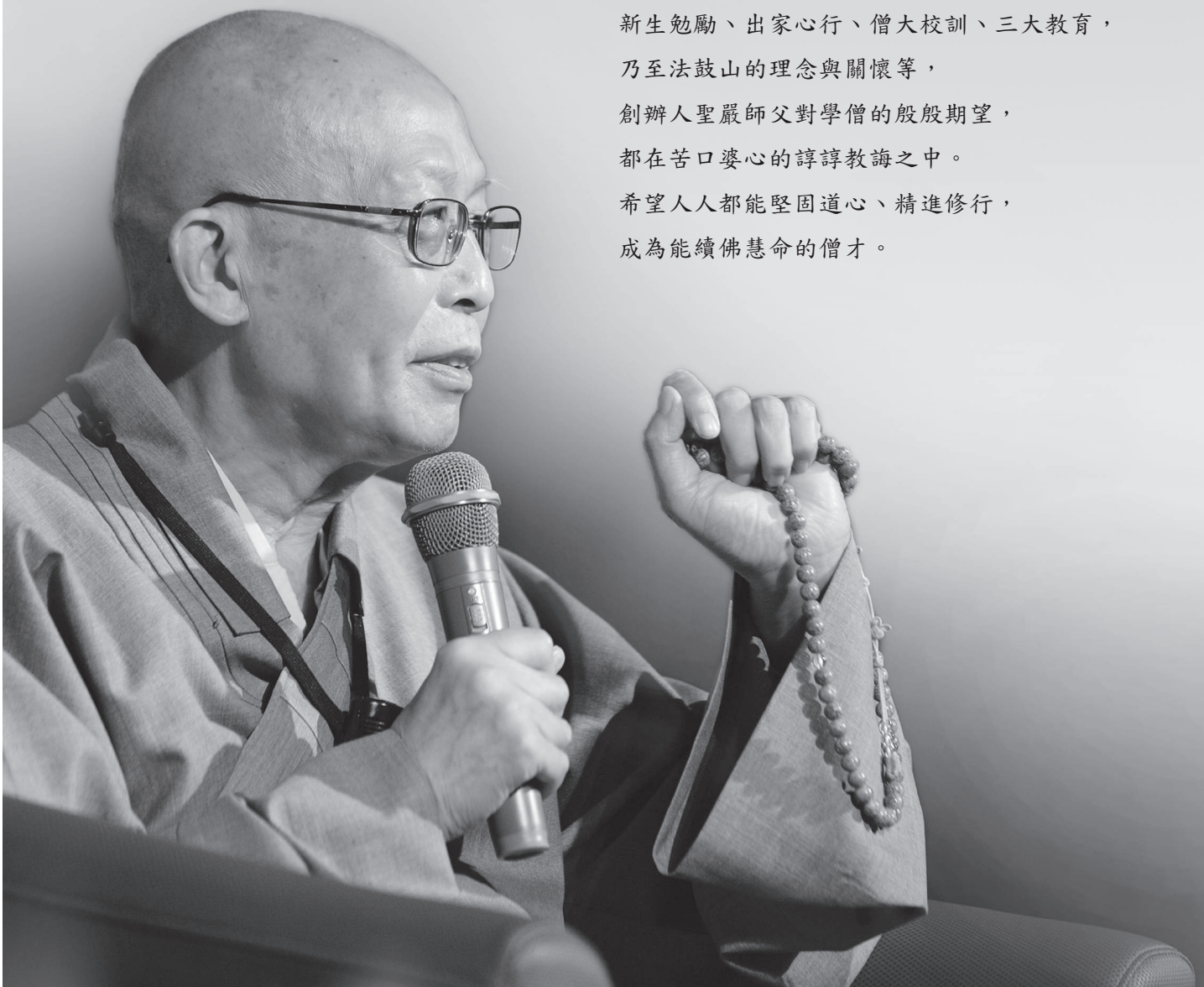


■ 女眾學僧於陽明山體驗摘菜。

創辦人 開示

Founder's Talk

新生勉勵、出家心行、僧大校訓、三大教育，
乃至法鼓山的理念與關懷等，
創辦人聖嚴師父對學僧的殷殷期望，
都在苦口婆心的諄諄教誨之中。
希望人人都能堅固道心、精進修行，
成為能續佛慧命的僧才。



出家是二十一世紀 最時髦的行業

聖嚴師父

大約在五十年前，也就是1949年，民國38年時，我剛到台灣的時候，出家人的環境很不理想，寺院都很缺乏出家人，因此不管身心是否健康、耳目四肢是否健全，只要有人願意出家，歡迎都唯恐不及，絕不會拒絕，所以出家人的水準多數相當低落。而一般社會大眾對出家人的印象，也多停留在知識水平低落，甚至是沒有用而被社會淘汰的一群，普遍被瞧不起。

自許為人天師範的宗教師

但是這五十年來，出家人自身的條件，以及整體社會對出家人的觀感和待遇都已經不同，出家人的社會地位也因此有了很大的轉變。特別是到法鼓山出家的菩薩，每一位都要經過好幾階段的考核審查，才能夠正式剃度。第一階段，就是從諸位報考僧大開始，然後考試，一路到正式核准入學；接著學僧時期，在諸位適應僧團的同時，僧團也在評估諸位，經過再三地考核，才把適合剃度的名單送到我這兒來，由我做最後一次的審核確認。

為什麼我們的審查作業這麼嚴格？因為諸位來法鼓山出家，並不只是為了讓法鼓山僧團多增加一個人或一群人，這樣簡單的意義。而是從諸位剃度開始，僧團就要照顧你們的「一生」，乃是「終身的教育」，讓你們從一個普通的在家

人，成為一個人天師範的宗教師。所謂「人天師範」，就是在威儀、觀念和行為上都能清淨端正，足以成為一般世人學習的典範，同時感召天界的護法神來保護我們。如果出家人的行為、威儀不端



正，而要護法神來保護我們、在家人來尊敬我們，那是不可能的。

要當一般的人師並不難，只要受過正式的師範學校教育，取得教師資格之後，就有機會在中、小學擔任老師。但是，一般老師的影響不及宗教師廣大，宗教師能讓所有與他接觸的人，從他的威儀之中，即身口意的整體行為，自然而然生起一分恭敬心和讚歎心，這才是人天師範的宗教師。

法鼓山的僧眾教育，就是要培植一個能夠讓人肅然起敬的宗教師，這乃是一種終身教育，絕非短促的一、兩年即可立竿見影。而在這項「終身教育」之中，剃度代表初步的教育已經通過，接下來還要受比丘（尼）的大戒，那又是另一次的考核。依照往常的經驗，多半新剃度的出家菩薩都能夠順利受大戒，只有少數無法達成我們要求的標準。至於不能剃度的人，可以選擇留在法鼓山當終生的義工，或者回家，當佛教的護法居士。

出家是終身的考驗

另外，我也要敦勉諸位求剃度的菩薩們，出家這條路實在不簡單！當一個出家人比做一個博士更難，博士只要把該有的學程完成，把博士論文寫出來就行了。雖然不同的人獲得博士學位的時間有長有短，但畢竟有完成的一天，譬如我就是三年內取得博士學位。而做一個出家人，必須戰戰兢兢，讓所有與我們接

觸的人，都能夠感受到佛法的關懷、得到佛法的利益，這是一輩子的事。

因此，做為一個出家人，就要經過終身的考驗，並不是剃了度、受了戒以後，就算畢業了。剃度、受戒，只是完成一個宗教師的資格審查，之後我們仍然要戰戰兢兢地持守戒律。譬如諸位在學僧期間，禁止飲酒、禁止吃肉、禁止抽煙、禁止交男女朋友，也禁止擁有私財——自己不能帶錢來，也不能接受個別信徒的捐款，這是很重要的。我們出家人收的紅包、受的供養，一定要交給常住僧團來共同運用，沒有什麼個別的錢可以放進私人的口袋。

出家人身上雖然沒有錢，但生活還是有保障。出家人的生活即管教養維，全部都由僧團來照顧；只要僧團存在的一天，諸位就永遠不要擔心生活，只要專心的修行和奉獻。只要台灣或中國大陸還有一間寺院存在，我們的生活就有保障。意思是說，不管我們到哪個寺院掛單，對方都願意接受。就算現在住的寺院沒有了，也還有其他的寺院可以去，生活一樣沒有問題。所以，出家人不用為生活擔憂，不要為圖將來有個老本而想存一點錢，完全不需要有這些考量。

此外，出家人不論在哪個地方，隨時隨地都要弘法。只要你能夠弘講佛法，能夠告訴大家如何用佛法來消解煩惱、用佛法來調身、調心，就算沒有道場來支持，也不必擔心生活的問題，因為自然就會有人來支持你、護持你。其實，現在所有的出家人都已具備了這種本領，尤其是法鼓山培養出來的法師，各界對我們的評價也都很高。

因此，最後我要肯定地告訴大家：「出家，實在是今天二十一世紀最時髦的一個行業！」再次歡迎大家到法鼓山出家，再次恭喜諸位即將剃度，成為二十一世紀最時髦行業的一分子。阿彌陀佛！（講於2008年8月16日，九十七學年度「對新戒法師開示」）

出家的目的

聖嚴師父

一般在家人都會做生涯規畫，或是結婚，或是從商、從政、從事什麼行業；那麼出家人的生涯規畫是什麼？其實出家本來就是你們的生涯規畫，既然出家了，就是做一個出家人，並不需要再做什麼個人規畫，否則會有麻煩。

初發心比較容易，但要有恆常心，也就是堅定的意志則比較困難。在家人做生涯規畫，可是有些人走一半就改道了。出家至少一生一世不會變更，所以比丘戒、比丘尼戒、沙彌、沙彌尼戒都是終身受持。而學佛是多生多劫，最快也要三大阿僧祇劫：第一阿僧祇劫是到初地，第二阿僧祇劫是第七地，八地以上則是第三阿僧祇劫，十地修完了，還需要一百劫修「相好莊嚴」，此即所謂的「三劫修福慧，百劫修莊嚴」。

一個阿僧祇有多少呢？阿僧祇是無數的意思。其實它有數目，只是以我們人間的數字沒有辦法計算，所以給它一個名稱叫作「阿僧祇劫」。我們一生在這三大阿僧祇劫之中，也只是一個很短的階段。

出家目的在修福修慧

修行的黃金時段是二十多歲到四十多歲之間，在這個階段，我們要將修福、修慧的基礎打好，否則過了四十歲，就會開始對自己失望，慢慢產生錯誤的想法。過去在中國大陸的出家人，多半是童年出家，也就是在二十歲之前，而你們大部分是三十歲以後才出家，是所謂的「半路出家」，已經算晚了，因此對出家

的目的要有更清楚地理解。

我們的生涯規畫就是做出家人，但要做一个怎樣的出家人呢？很多人好高騖遠，譬如有的人在沒有出家以前，看到出家人威儀堂堂、法相莊嚴，心中羨慕，便希望自己也能做一个這樣的出家人，一旦學不起來，便失去了自信心。

有的人很在乎自己的身材和面貌，其實法相莊嚴與這些沒有什麼關係，只要有慈悲心，心裡少一些煩惱，自然而然就是威儀堂堂、法相莊嚴。反過來說，如果沒有慈悲心，經常在煩惱裡打滾，不是與這個人作怨、就是和那個人作對，放不下他人、也放不下自己，面貌就會愈來愈醜，威儀也會愈來愈差。與人作對、作怨，就是不威儀；如果有煩惱，面孔就會和馬或牛一樣，一點也不像人，更不像佛菩薩，相當難看。因此，人的面孔是會隨內心改變的。

有一次，一位很漂亮的女明星到農禪寺來，不巧她的男朋友也帶了另一個女孩子過來。她一看，氣得要命，又哭又鬧，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的，說多醜就有多醜。她的美並不是假的，只是被她的嫉妒、瞋恨給破壞了。平常因為沒有嫉妒、沒有瞋恨，所以演哭戲時也總是很美，但現在是真正在哭、在鬧，所以很難看！

出家人也不要太多的妄想。有些人出家以後，希望以後能當住持，能成為知名的高僧，但寺裡住持只有一個，高僧也不是人人能當，而我們出家人不求名、不求利、不求權、不求位，既然還有所求，又何必出家呢？

那麼出家的目的究竟是什麼？是為了吃好的嗎？在社會上，要吃好的有更好吃的。是為了落髮嗎？我們有些同學就是如此，一進來就訂好目標，一年後一定要落髮，第二年一定要做什麼、第三年一定要怎樣。我們不是這樣，而是依序從一年級到四年級，然後畢業，接著進入僧團隨眾修行，即依眾靠眾，然後隨眾作息，隨眾修持戒、定、慧，隨眾修福、修慧。

也有人認為出家能解脫，於是一出家就希望解脫、就希望證阿羅漢果。在佛世，證阿羅漢果的人確實很多，譬如佛經以「千二百五十人俱，皆是大阿羅漢」來說明佛陀的僧團；還有五百比丘尼，也都是大阿羅漢。但是佛之後，就不容易

證了，因為他們都是累生累劫跟著釋迦牟尼佛修行的人，當釋迦牟尼佛從兜率內院下降人間時，部分就會先下來為佛營造一個環境，做準備的工作；另外有一些則與佛同時，或比佛稍微晚一點下來，以護持佛陀修行與弘化的工作。這些內容都可以從本生故事、從佛經裡看到。

我們要慚愧，我們生在末法時代，能夠聽到佛法已經不容易，所謂「佛法難聞，人身難得」，何況我們已出家了，更要把握而精進修行。

出家能得三種解脫

解脫是什麼？是從煩惱得解脫，出家人沒有在家人的世俗負擔，所以出家以後煩惱就少了。出家修行至少有三大好處：第一，沒有家屬之累；家屬是指配偶、兒女，佛經形容這是鎖鍊、枷鎖。

第二，沒有財產之累，財產就好比毒蛇一樣。身為在家人，至少要為自己的生活奔走，頭腦裡要不斷思考收入的問題，擔心入不敷出時該怎麼辦，十分麻煩。譬如開計程車，如果一天開下來，找不到半個客人，不僅吃有問題，連汽油及車子本身的消耗都沒辦法抵銷，心裡就會愈來愈著急：怎麼這個人也不上車？那個人也不上車？

出家人雖然也需要生活，也有房子需要維修，也有團體與事業需要經營，可是這些是屬於公家的、三寶的，而不是我們個人的。經營的情況好，就多做一些，情況差，就少做一些，不會與人比較，也不會說我們這個團體一定要變成怎樣。因此不會受財產困擾，心理上也不會有負擔。

第三，沒有事業的負累。在家人一定有事業，只要企求占有一席之地，就要與人競爭。有一位職業作家，是靠寫文章、賣書生活，其實他已經滿受歡迎了，但是因為現在出版業蕭條，很不容易維持，一本新書出版以後，一刷二千冊要賣完很不容易，因為在書局中，若沒有人買，銷路不好，兩個星期馬上被淘汰，在書店裡就下架，看不到書了，然後又要在兩星期內趕出另一本書來。因此，這位作家要不斷

地寫、不斷地寫，寫的時候又要擔心銷售量的問題，老是生活在緊張的狀況下。目前各行各業都是如此，不斷挖空心思競爭，希望自己有生存的空間。

出家人不需要競爭，只要盡心盡力做「自利利人」的修行工作。自利、利人都是修慈悲和智慧，我們有多少潛力就把它發揮出來，發揮不出來的，就做一個老實的出家人、老實的修行，就如印光大師講的「老實念佛」。

老實修行對社會大眾有用嗎？我們勸人念佛，不如自己念佛，別人看你一整天都在念佛修行，也會跟著念佛修行。所以再笨、再無能，就算是一個只知道吃粥、吃飯的粥飯僧，只要還會念佛，就能利益他人。所以一個出家人，只要道業不荒廢，什麼問題都解決了。

因此，只要不荒唐，出家至少可以得到這三種解脫，但是只要你一執著，馬上就在名利、權位、勢力諸多煩惱之中打滾，成為一個「勢利和尚」、「名利和尚」。我們就是要從勢力、名利、權位中解脫，而做一個老實的出家人；能吃飯時吃飯，吃粥時吃粥，隨眾作息，就是一個很好的出家人。

不妄為師，老實修行

有很多人自命不凡、好高騖遠，出家以後，希望成為虛雲老和尚第二、太虛大師第二、印光大師第二或弘一大師第二，但清末民初以來，還沒有人超過這四位大師。「大師」不是自己認為的，並不是他們出家時說「我是大師」就成為大師，而是歷史所公認。即使印光大師也是到晚年才出名，在《印光大師嘉言錄》及《印光大師文鈔》還沒出版之前，還沒有人知道他，直到這幾本書出版以後，因為書裡的內容很感動人，所以才被視為大師，但是書出版後不久，他就往生了。

太虛大師雖然一開始就被視為大師，是因為他幾位學生稱呼的關係。他九歲出家，十六歲時就展現豐富的文采，而十七、八歲就有了悟境，只可惜五十九歲就往生了。而虛雲老和尚則是到五十多歲時，才逐漸有人知道他，他出家時也只有十九歲。所以他們都不是一出家，就很狂妄地說自己要成為高僧、要成為知名

的出家人，或者一個主導佛教、領導群眾的出家人。

還有印順長老，他有一本自傳《平凡的一生》，他寫了那麼多本書，思想、佛學的造詣，在中國佛教史上很少有人能超過他，但他還是自認很平凡，不覺得自己是高僧，也不覺得與其他出家人有什麼不同或特別之處，就是做一個平凡的出家人。他解脫了嗎？他從沒說自己得解脫了，事實上，所有中國的高僧、禪師，就是大悟徹底的禪師，也不會說自己已經解脫、說自己是佛，只是說見到佛性、親證佛性，親見如來的本來面目，但是他的佛性與佛完全相同。

明心見性並非不可能，但是想變成一代祖師的夢不要做，否則，第一會起煩惱，第二會產生鬥爭，而與他人比較、計較。因為為了要做祖師，就會想辦法把其他人擠下來，離修行愈來愈遠，十分危險。

放下執著就是解脫

凡是跟名、利、權、位相關的東西，我們一律要擺下，擺下即解脫，不要把它想像得很神祕，好像是有樣東西可以得到。

《金剛經》裡，佛不是問須菩提，自己是否有得到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果，還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嗎？實際上沒有，否則就是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了。

學佛就是去執著，對眼前的人、事、物有執著，就會有煩惱；而未來是虛無飄渺、根本不存在的一個夢境，如果追求它，也會有煩惱；所以，最好是活在當下，把握當下。活在當下，就是吃飯時吃飯，睡覺時睡覺，出坡時出坡。僧團作息表是怎麼樣，我們就跟著怎麼做，這就是修行！

不要空想，否則煩惱會很重，出家沒幾天，就會開始想：「我的前途是什麼？我的未來是什麼？」出家已經萬事放下，還要問未來嗎？既然放不下世間的事、世間的物，那又何必出家呢？同學之間也不要互相計較，計較誰做得多、誰做得少，或是誰做得好、誰做得不好。放不下這種計較心，就會產生煩惱，而這

煩惱並不是別人給的，是你自找煩惱。看起來好像是別人給你煩惱，找你麻煩，讓你看不順眼，但其實是你自己的心在動。

所以要提醒自己放下一切，因為我們是來修行的。如果放不下，馬上問自己：已經出了家，已經落了髮，已經放下萬緣了，為什麼還放不下呢？萬緣放下，一身輕鬆，放下的當時就是解脫，解脫不是另外一樣什麼虛無飄渺的東西。
（講於2007年9月18日，九十六學年度「創辦人時間」）



出家修行的基本觀念

聖嚴師父

什麼叫做出家人？出家人跟在家人有什麼不同？出家人從出家的那一天開始叫做入眾，所謂入眾就是進入僧團，成為僧團裡面的學戒沙彌、沙彌尼。進入僧團首先要會背課誦，目的是為了隨眾上殿、過堂，這是出家人的本分事。

如果出家人不會五堂功課，不上殿、不過堂，只有兩種狀況，一是被擯，被僧團擯棄、被趕出僧團，沒有隨眾過堂的權利；二是自擯，自己放棄僧權，不參加上殿、過堂。不管是被擯或自擯的人，都喪失僧權，在僧團裡沒有講話、提供意見的權利，也沒有要求僧團服務的權利。像這樣的人，只是一個客僧，臨時在這裡掛單，只能夠在客堂裡吃飯、睡覺，最多兩、三個星期，就必須要離開，因為他不算是這個道場的僧眾。

入眾、隨眾、安眾

身為僧團的人，上殿、過堂、出坡，是一種權利、一種責任，也是一種義務、一分光榮。入眾參與這個團體，就必須隨眾，大眾做什麼就做什麼，隨著大眾學習出家的生活、出家的威儀、出家的觀念、出家的修行方法。也就是說，在生活之中隨著大眾一起學習，目的也在於安眾。

入眾、隨眾，對僧團各項事務就有分擔工作的責任，如此即能安眾。譬如你和一個和尚同住一間寺院，你總不能夠老是坐吃三餐，早上不起床、晚上不睡覺、白天不工作，叫他幫你煮飯、幫你打掃環境。這樣他就變成你的僕人，而你

在那邊做皇帝了，住不了幾天，他一定會把你請走。因為你沒有分擔寺院裡的各項工作，不能安眾，自己也不能夠安住，這一點請大家能夠記住。

隨眾修行，安已安人

有人問，我們來寺院是出家修行的，可是每天都有忙不完的工作；早餐之後要打掃環境，然後接引信眾、處理公務，一直到晚上都沒有休息。

這有兩種原因，第一是執事無知、無能，沒有把生活規律安排好、沒有把作息時間規定好，所以大家整天又忙又亂。另外，是因為自己沒有自律的能力，本來就不應該在吃飯的時候、中間午休的時間、晚上打坐的時間工作，你卻在工作，甚至於晚上已經養息了，都還在工作。這是自己無知，從早到晚都是在忙著工作，這樣就沒有正式的作息時間，這是很糟糕的事。這種現象，執事們看到了要檢討，是不是沒有把作息時間安排好？個人也要檢討，是不是自討苦吃？

因為晚上不睡覺，早上起不來，每天忙、忙、忙，忙什麼也不知道，就是太忙了！在寺院裡，都是忙於事務的工作，沒有真正修行的時間，時間一久，便感覺自己不是出家人了。其實每天早晚，我們有早坐、早課、過堂、晚課、晚坐，這就是修行的時間。我們早上四點多鐘起床，到七點多鐘，這段時間是讓你們修行的，不是用來補充睡眠、忙工作。或是早上不吃飯，等大眾過堂以後，自己跑到廚房裡過二堂、過三堂，這樣的生活過久了，一方面自己會厭煩，其他人也有可能學樣，或是看不起你，說你這個人不隨眾，應該受擯、遷單。所以，我一再強調、叮嚀，諸位不要以為不上殿、不過堂、不隨眾，好像是占了便宜，實際上不是占便宜，而是消受了僧團的福報。不隨著僧團作奉獻，是有罪過的，這是在造業，並不是在修行，結果還覺得僧團沒有給你時間修行。

現在我們住眾每天的隨眾有僧執在管理，執事法師一忙，上殿、過堂的狀況就不好，因此第二任方丈和尚即位時，我要求方丈和尚要領眾焚修，領眾上殿、過堂。如果上殿、過堂的時候，看不到方丈和尚，一定是有原因，這時方丈和尚

就要請副住持、都監、副都監來代理，站在方丈和尚的拜墊位置領眾。如果大殿中間沒有人，只有清眾，大殿的氣氛是不凝聚的。

我要勉勵諸位菩薩，不要自擯；不要別人沒有擯你，卻把自己擯掉了。雖然沒有真的趕你出去，但是其他人會感覺你這個人常常自擯而看不起，你也會有被擯的感受。另外，請方丈和尚一年至少要為常住大眾，不管是擔任什麼職務，安排一到兩次進禪堂共修的機會，時間七到十天不等，如果時間實在不允許，就與在家禪眾一起參加禪修。否則整天做的是在家人的事，接觸的人也與在家人差不多，隨著時間一天一天過去，會覺得自己與在家人一樣，甚至還不如在家人，這樣很容易就會退道心。我們禪修一次，就會提起道心再回到初發心，因此一年之中能有一段集中修行的時間是很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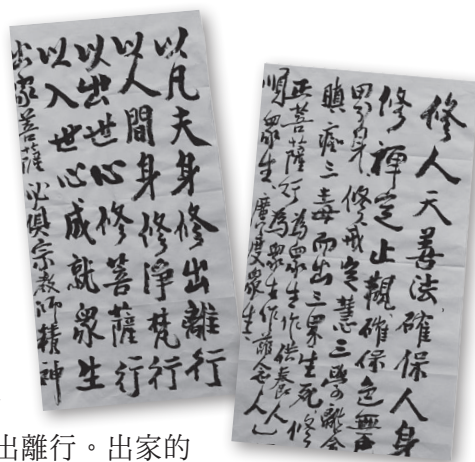
出離三界的清淨梵行

接下來，我要講出家修行的幾個觀念：

一、以凡夫身修出離行

凡夫包含人、天、阿修羅，地獄、惡鬼、畜生，上三途與下三途，但主要是指人。凡夫不離五欲、俗情、俗緣、俗世，只有出家人是以凡夫身修出離行。出家的

人一定要肯定自己是凡夫，在中國佛教歷史上，歷代的祖師、高僧大德也沒有一個人說自己是聖人。即使人稱「東土小釋迦」的天台宗智者大師，他也說自己是凡夫。他本想成就六根清淨位，修到初住菩薩，從外凡變成內凡的，結果臨終時，檢討自己才剛滿十信位，還沒有進入賢位，因此仍然是凡夫。此外，明末的滿益大師、蓮池大師、憨山大師，還有近代的太虛大師、印順長老，都沒有說自己是聖人。太虛大師說自己是以凡夫身修菩薩行，而印順法師則說自己一生都是做凡夫的工作，過凡夫的生活。只有外道才會說自己是聖人、是古佛再來，真正正信的菩薩行者絕不會如此。因此，我們是用凡夫身來修出離行。



或許有人會說：「反正都是凡夫，我還俗去好了。」然而，修出離行與不修出離行的凡夫是不一樣的。修出離行的凡夫，漸漸地就能夠脫離三界的煩惱束縛，譬如戒叫作別解脫戒，意思是遵守哪一條戒，當下就從這條戒得解脫；若終身能受持幾條戒，就終身從那幾條戒上得到解脫，這是個別個別的解脫。所以，我們雖然是凡夫，若能修出離行，也能漸漸得到解脫。

有一次，我問我的侍者說：「有人因為不能解脫、不能成為聖人，心中很著急，所以還俗去了，那你呢？如果成不了聖人，你還要出家嗎？」他說：「我是凡夫，但是以凡夫身來出家和以凡夫身來過五欲的在家生活，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世界啊！」雖然同樣是凡夫，但那些想要變成聖人的人，一定会有很多煩惱。第一，容易退道心，不想修行了；第二，可能變成外道，有一點身心的體驗就自以為是聖人。做凡夫覺得不過癮，還俗去了，這是魔障；明明是凡夫，卻認為自己是聖人，那就變成魔頭、魔王了。

二、以人間身修淨梵行

色界、無色界天的身體，叫色界身、無色界身，他們只有意識身，沒有像我們人間這樣的肉身、這樣真實的身體。他們是在人間修成了四禪八定，死的時候直接升色界天、無色界天，不是到天上才修的。因為到了天上，已經沒有身體，而且因為在定中，心的力量很微弱，沒有辦法修行。而欲界天的天人思食得食、思衣得衣，太快樂、太享受了，根本想不到要修行。所以只有我們人間的身體可以修行。

色界、無色界的天人沒有男女愛欲，我們出家人就是要學習他們，這就是修梵行。他們不用說「我要修梵行」，本身就在梵行之中，因為我們有身體，所以要修梵行，那才是真正地在修行。修梵行有什麼好處？《圓覺經》說，一切眾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也就是說，一切眾生身體的果報，都與淫欲有關係。如果淫欲不斷，禪定學得再好，也是入魔道；因此先修梵行，再修禪定，那就是出離行，就能出三界。所以不要以為梵行是色界、無色界的天人修的，人間身才要修梵行，也才能夠著力。

以上二點大家要了解，這是出家修行的兩個基礎。

成就眾生的宗教師精神

三、以出世心修菩薩行

一般漢傳佛教的出家人或在家人，對這一點的認知都還很模糊。大部分的人認為出家人修的是小乘行，在家人修的是菩薩行。因為在家人什麼都可以做、什麼地方都可以去，只要心清淨，發了菩薩心，那就是修菩薩行；而出家人要受比丘、比丘尼戒，因為有了戒律的約束，所以有很多地方不能去、很多話不能說、很多事不能做，一旦去了、說了、做了，就會破出家戒；這是中國佛教根深柢固的偏見。事實上，菩薩有出家菩薩、在家菩薩，真正的菩薩行者是以出世的身心來實行菩薩道，我們這些受了比丘、比丘尼戒的出家人，當然是菩薩。太虛大師自稱太虛菩薩，大家也恭稱他為太虛菩薩，還有慈航法師，大家也恭稱他為慈航菩薩，包括歷代的祖師都是菩薩，都是現比丘相行菩薩行，這一種菩薩才是真正清淨的菩薩。

四、以入世心成就眾生

中國佛教一向自稱是大乘佛教，但是太虛大師說，漢傳佛教講的是大乘菩薩心，其實行為還不如小乘的聲聞僧。小乘的聲聞僧他們在負責僧團教育及廣度眾生，而漢傳的出家人則逃避現實，躲在三門之內、躲在深山之中。小乘的聲聞僧，他們每天必須要托鉢，利用托鉢的時候接觸人間、遊行人間。他們以托鉢來維持生活，在托鉢的時候，用佛法來勉勵、開示供養的在家居士。如果在家居士有了婚、喪、喜、慶，特別是病、喪、貧、窮，小乘的聲聞僧眾都會積極地幫忙。所以小乘跟大乘不同的地方，不在於這一生的生活型態，而是在於死後，他們不想要再到人間來，而希望能夠生到四禪天，尤其是到五淨居天，最多再來人間一次或者七次，證得阿羅漢後就不來了。因此，聲聞乘還是有度眾生，如果不度，南傳國家應該已經沒有比丘了。

但是有些中國的比丘，往往是一出家就是要修解脫道、修出離行，所以就躲在深山裡、寺院裡，不問世事，卻叫其他人做牛做馬的護持他，自己坐享其成。這樣修行多半修不成，因為這種人很自私；自私自利的人，自我中心非常強，不可能得解脫，只會背因果！因為出家以後，吃十方的信施、用十方的信施，沾道場裡的光，讓其他的比丘、比丘尼為他做奴隸、做傭人，而自己修行，這種人欠人間實在太多了。

用出世心修菩薩行，就是對世間的事不去占有，也不為世間的事煩惱，但是對世間的眾生有慈悲心，要救濟眾生，也就是要以入世心成就眾生。

佛教存有一錯誤的觀念，認為修菩薩行一定會變成像世俗的人一樣。其實出家人是以出世心來修菩薩行、來幫助眾生，而不是與世間的人混在一起，變成混世魔王。而以出世的心做菩薩行，就是眾生在哪裡就到哪裡，眾生需要怎麼成就就怎麼成就，就如宗教師做救世救人的工作，哪裡有災難就要到哪裡，哪裡有病痛就要到哪裡，哪個人遇到了困苦就要幫助他，這也是出家菩薩應當要做的事，這就是菩薩行。因此，出家的菩薩必須具備宗教師的精神。過去佛教從來不提倡這一點，因為出家菩薩不必做宗教師的事。

台灣有一位證嚴法師，他是出家人，也是菩薩行者，辦了很多救世濟人的事業，與天主教、基督教的宗教師或大宗家，譬如在印度的德蕾莎修女一樣，都在做救世、救人的工作。

有的人認為宗教師就像一般牧師，有家庭子女，也領薪水，上班時到教堂，下班時回家。這雖也是宗教師，但並不是真正的，要像耶穌、證嚴法師，或者像德蕾莎修女這樣的才是。有家屬的宗教師，常常會出事情。

另外，台灣還有一位比丘，是屬於聲聞型，雖然對救濟事業都不關心，但是也受到人家的尊敬。他是出家菩薩，但是沒有宗教師的精神，不做宗教師的工作。這也沒有不對，中國佛教一向就是這樣，認為出家修行就是自己關起門來好好修行，所以有的人終生都在閉關、終生都在寺院，譬如歷史上一些高僧，還是算大乘的菩

薩，但是沒有宗教師的精神。宗教師的精神就是關懷這個世界的眾生。

修行以般若為導

接下來：「修人天善法確保人身，修禪定止觀確保色、無色界身，修戒定慧三學離貪瞋癡三毒，而出三界生死。」

出家人不修人天善法，死了以後，如果解脫道沒有修成功，人身難保。出家人不修五戒十善，只不過是一個光頭俗漢，所以受戒的時候，無論是三皈五戒、沙彌十戒，比丘、比丘尼戒，都是以人天善法做為基礎。

我們還要修禪定止觀，這就有別於欲界眾生修的五戒十善；欲界眾生修五戒十善而確保人身，三界眾生的上二界，則需要靠禪定。出離三界，不一定要修禪定止觀，但一定要有般若，也就是空慧，無我的智慧，所以六波羅蜜的最後一項就是般若波羅蜜。我們可以只修慧而得慧解脫，但是只有很少的人能夠達到這個目標，普通人還是需要修禪觀，否則心非常地亂，煩惱非常地重，不容易與般若的智慧相應，般若慧就不會現前。但修止觀、禪定，一定要修三無漏學，用般若慧來配合，否則不能出三界。

服務大眾，做眾生的供養人

最後：「修正菩薩行，為眾生做供養人，為眾生做護念人，恆順眾生，廣度眾生。」

既然有正菩薩行，就有邪菩薩行。所謂邪菩薩行，就是表面上也講修菩薩道，應該不怕煩惱，應該任何環境都要去，應該用四攝法來接引眾生，可是其背後的目的是為了滿足個人的私利、是為了求五欲的享受或占有。也就是以修菩薩行、行菩薩道為名，行為看起來與正菩薩行沒有不同，但是有自我中心，是為了替自己爭取名、利、權、位、勢而做救濟或布施，並將一切功德、一切收穫歸於自己，變成了救世主。世界各地都有這種人，表面上看是菩薩行，但是從內心、

目的來看，是邪道，而不是正菩薩行。

修正菩薩行的人，是要為眾生做供養人、要為眾生做護念人。供養不一定要用金錢，也可以是運用時間、運用體力，例如搬運東西、開車等，也就是為人服務的意思。

我在大陸、台灣、香港、美國，都看過一種情形。有些人未出家前，為僧團服務，為僧團做義工、做供養人，可是出家以後，車子不開了、東西不搬了，飯也不煮了，任何事都希望在家人代勞。因為他認為自己現在是僧寶，是要受供養、受尊敬的，如果再做這些事情，人格就好像低了一層。

有一位大法師，還是居士時會替法師拿鞋子，一落髮出家後，第二天就變成一個大法師。出門時自己不拿鞋子，要居士拿：「你去幫我的鞋子拿出來。」回來時又說：「你把我的鞋子拿出來，然後把這雙鞋子放到鞋櫃裡面。」有一次，郵局將他的包裹放在門口，他也是這樣講：「某某居士，你把那個郵包拿起來，打開給我看一看。」看了以後又說：「這些東西，你替我收起來。」自己不動手，完全要請人家動手，這很糟糕！

在社會上，有成就的在家居士也不會這樣。我過去就看過一家很大型企業的董事長，幫工友拿鞋子、搬椅子，還有倒茶。這就是為眾生做供養人。他並沒有因為自己是雇主，就把私事全部交給工友去做。工友是為公司，而不是為老闆個人服務的；如果抱著自己是老闆的心態，就會什麼事情都請工友來做。如果我們凡事都要叫義工做，自己能夠伸手做的也不動，甚至連一杯水都要請義工菩薩來端，這樣的行為在家居士稱為官僚，會讓人家看不起的！

放下自我，隨緣度眾生

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廣度眾生，沒有程度或身分的差別；懂一句佛法、懂一句阿彌陀佛，就可以廣度眾生。譬如有人很痛苦的時候，你陪伴他，聽他訴說苦難，然後教他念觀音菩薩。雖然沒有說什麼開示，但他已經得到很大的安慰了，

因為有人了解他，願意傾聽他的苦難。所以，不一定要有很多錢、懂很多佛學，只要去看一看他，有一、兩分鐘的時間傾聽他的訴說，他就已經得到幫助了。

有的人好高騖遠，認為一定要大學畢業、讀研究所，然後讀博士，才能夠度眾生。像這樣的人往往度不了眾生，因為他講的話別人聽不懂，寫的文章別人看不懂，而且一天到晚只想到怎麼求出路，老是在煩惱之中打圈子。他們連自己都不容易度，更不用說度眾生了！

我從來沒有想到要為自己求出路，譬如我的書法，我從來沒有想過它可以展覽，而且還能夠義賣！是一位居士說：「師父是可以寫的，不如我們來義賣，只要捐款法鼓大學多少以上，就送一幅字謝謝他。」於是我才開始花時間寫字。結果書法展相當成功。如果今天我貪求金錢，拼命地練字，以我寫字的程度，最多幾百幅字，一幅字賣幾萬塊到幾十萬塊錢，頂多賣到一千萬。而且假如他們以買字的心態，難免會嫌好道醜，說這幅字寫得不好，這幅字太小，這幅字有缺陷……可是現在他們拿到字，都歡歡喜喜、高高興興的。

昨天有一幅很小的字，義賣了一百萬元，我覺得很抱歉，但他告訴我：「師父！我不是買字，而是字裡的義法及師父的悲願。我相信師父的悲願，所以願意捐這個錢，何況字的內涵很好，我很高興。」另外，還有一幅字，信眾以兩千萬義買，依現在書法家的行情，不可能有這個價錢，這是因為他們受到我度眾生的願心所感動。

因此，做任何事只想到為眾生做供養，而不是為名、利、權、位、勢，就是做眾生的供養人；反過來說，如果出發點是為了名、利、權、位、勢，那修的就是煩惱心、生死心。

不要以為自己煩惱很重，不容易出生死，只要根據以上幾點來修行，煩惱一定會減少。有煩惱的時候，想一想師父講的話，煩惱就會消，你不解脫也得解脫，你隨時能夠在生活中得解脫，所以出家要比在家好太多了！（講於2007年9月30日，九十六學年度「早齋開示」）

談信願行及 安於當下本分學習

聖嚴師父

大家都知道，淨土宗特別重視信、願、行三個字。「信」，是入佛法門的基礎，如果沒有自信心，就不能肯定自己沒有走錯路，對於三寶、對於自己修行的法門也就沒有信心，便無法建立信仰的基礎。淨土宗是信西方極樂世界、信阿彌陀佛四十八願的願力，並且相信自己必須仰仗佛願力的救濟，才能夠出生死的苦海，這是修行淨土法門必須具備的條件。如果僅是念佛，而沒有信心的基礎，很容易就會放棄、就會改變自己的方向。

相信心外與心內的佛

對禪宗的法門來講，信「心外的佛」是最初入門的必備條件，如果心外沒有佛，對自己的信心是不足夠的。心外的佛是釋迦牟尼佛、是三世一切諸佛。我們要相信有佛的國土、佛的慈悲、佛的加持，雖然釋迦牟尼佛的化身已經涅槃了，但他的報身、法身則到處都是、隨時都是，就與三世一切諸佛連在一起。然後，要相信有「心內的佛」，心內的佛是自心佛、自性佛。自心這個心是佛心、眾生心和我的心；在沒有開悟以前是煩惱心，開悟以後則是智慧心。

既然自己的心與佛的心相同，為什麼我們現在不是佛呢？因為我們有煩惱，因此是煩惱心，而佛是智慧心。這兩種心的本質完全相同，是一體的兩面，當眾生煩

惱的時候叫作煩惱心，如果是諸佛，因為已經解脫了，所以叫作智慧心。一定要相信，我們的煩惱心就是佛心，否則就不想修行了，因此，我們建立起信心。

另外，禪宗講明心見性，明心是要把煩惱心轉為智慧心，如果智慧心現前，就能夠見到自性，也就是「佛性」。佛性是本性，也就是禪宗所講「本來面目」，未出娘胎前的本來面目。本來面目是沒有被污染的一種自性，這個自性在我的解釋就是「空」，也就是《心經》：「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的空。知道五蘊是空，這不僅僅生命是空，五蘊也是空，就變成人無我、法無我。五蘊皆空是我們的自性，因為我們把五蘊當成自我，所以執著、所以在生死的煩惱中。

淨土宗與禪宗講的雖然不大一樣，可是功能完全相同。我們到極樂世界時，如果不得上品上生，是見不到阿彌陀佛本尊的，來接引的多半是化身佛，而不是他的法身或報身。在西方極樂世界見不到法身佛，極樂世界的阿彌陀佛是報身佛，不過也只有初地以上的菩薩才能見到。雖然見不到，但是我們要相信他的存在。這是與禪宗信「心外的佛」相通的，禪宗所信的「心外的佛」是我們的教主釋迦牟尼佛，而出現在這個世界的是釋迦牟尼佛的化身，但是這個化身已經入涅槃了，因此我們是以釋迦牟尼佛的報身作為信仰對象，我們相信的是世間的報身佛，也沒有見到真正的法身佛。

禪宗最終要明心見性，要見到自性佛，也就是見到空性。而這個自性佛就是「心內的佛」，所以不管是心內的佛或心外的佛，我們都要相信。

依正信的佛法及僧團來修學

有人說，不要信釋迦牟尼佛，因為他已經往生了，而阿彌陀佛現在還在西方極樂世界說法，應該要信阿彌陀佛。這種說法就淨土宗來講，好像是對的，但是對整體佛法而言，則不一定正確。釋迦牟尼佛的化身雖然已經涅槃了，但是他的報身仍遍在於他欲度眾生的世界，所以念釋迦牟尼佛的聖號還是有用。西方極樂

世界是阿彌陀佛的化土，那是他願心所成的國土，我們這個娑婆世界是釋迦牟尼佛的化土，因此念阿彌陀佛是對的，念釋迦牟尼佛也是對的。

建立對釋迦牟尼佛的信心之後，還要相信他所說的法，以及依他制定的律而建立的僧團。諸部經論都是釋迦牟尼佛說的法，是修行的方法和觀念，我們根據它來修行；諸部律典都是釋迦牟尼佛制的律，我們根據它來建立僧團。僧團是攝受我們修學佛法的團體，也是傳持佛法的團體；傳是傳承，持是守持，除傳承外，還要守持釋迦牟尼佛的法和律。

所以我們信佛之後，也要信法、信僧，否則就等同信一個外道的神。一般的神並沒有告訴我們修行解脫生死的法門，只要相信就可以，那是世俗的一種宗教信仰。佛教必須是佛、法、僧三寶連在一起，缺少一樣就不成為佛教。

有的人信佛卻不信法，如此信佛的目的是什麼？有的人則不信僧，那你的法要從哪裡來？雖然可以看書，但是並不可靠。有時我們自以為理解了，其實不一定是真懂，而書上的解釋往往帶著作者個人的知見，以自我的知見來學法，就變成了外道法。現在就有很多這樣的人，會講經、會說法，甚至也會帶領大家修行，但是因為帶有外道的知見，所以運用的都是外道法。

在歷史上有很多外道，他們也寫書、也成立團體。不能說那些書沒有用，有很多人在看，甚至也會流傳，但是不可能變成佛法正統的寶典，因為編輯三藏寶典的人，一看就知道這與佛法不相應，雖然用佛法的名詞、佛教的經論，但是外道就是外道。

接著我們還要向僧來學法。但現在我們這個世界上，有好多自以為開悟的人，也成立了團體在弘法，譬如台灣現代有好多來歷不清的喇嘛，顯的雖是喇嘛身，也自稱是藏傳佛教，但是真正的藏傳佛教也不一定會承認。台灣像這樣魚目混珠的佛教團體還有很多，他們說自己是正統的佛法，我們反而是外道、是非佛法，但將來在真正的佛教史上會給予最客觀的評斷。

因此，我們一定要信三寶，而修學佛法最好還是要向如法如律的僧團學習，

因為直接從釋迦牟尼佛傳承下來的僧團，一定是正確的。

共願與別願

第二，是「願」。願有共同的願及個別的願，就是同願（或稱共願）和別願。共同的願，譬如「四弘誓願」，即「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凡成佛都必須要發這四個願，它也是大乘佛法必修的，所以在大乘經典裡都有這樣的主張。漢傳佛法是大乘佛法，因此「四弘誓願」是我們共同的願。

別願則是菩薩們個別的願，不同的菩薩會成就不同的國土、成熟不同的眾生，有無量無數的佛菩薩就有無量無數的國土，這些國土的眾生都因諸佛菩薩的別願而成熟。例如阿彌陀佛四十八願所成就的西方極樂世界，因為這是釋迦牟尼佛介紹得比較詳細，所以佛教徒最熟知，也與我們娑婆世界眾生比較有緣的佛土。釋迦牟尼佛是看到我們娑婆世界的眾生，心非常脆弱，自信心不夠，因此才特別為眾生介紹淨土法門。

有一點滿有趣味的，在中國、日本和韓國，基礎的佛法大概都是禪宗，特別是中國。可是在佛教史上，甚至近代佛教界的高僧大德，很多本來是學禪，也開了悟的，可是臨命終時還是回歸淨土，以西方極樂世界為他們的歸屬。

一、二十年前，台灣有一位居士，因為從禪修得到一些經驗和利益，自以為已經解脫、已經開悟了，因此非常狂妄，好像自己與三世諸佛一鼻孔出氣，與諸佛是一樣的、平等的。最後他害了一場大病，在病中想用禪修的工夫來尋求離苦得樂的方法，結果用不上力，於是就改念阿彌陀佛，而他那個團體後來也改修淨土法門，念阿彌陀佛。

禪法並非不能得解脫，只是不是所有眾生都能做到，但它在平常生活之中是有用的。釋迦牟尼佛知道凡夫就是凡夫，在非常緊要的關頭用禪法，要得力並不容易，因此特別介紹了阿彌陀佛的淨土法門。

那麼釋迦牟尼佛有沒有成就國土？他的國土又在哪裡呢？就在我們人間，這個娑婆世界，所以釋迦牟尼佛也在我們這裡成熟眾生。

釋迦牟尼佛很慈悲，他自己建立的國土是暫時的、臨時的，但對我們這個世界的眾生有大用處。娑婆世界的眾生用佛法，是用多少時間就有多少的利益，但因不能全部開悟、全部成佛，就介紹我們到極樂世界去。但是如果自己有信心，自己得解脫，那就不必求生西方極樂世界。

日本東京大學有一位宇井伯壽博士，他在命終之前，他的學生坂本幸男，也是我的老師，就問他：「老師，您過世之後要到哪裡去？」他回答說：「一切都是空的，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去。」他對佛法的信心非常堅定，實證空義，所以不必到哪裡去。人過世以後是在空性中，空性就是自性。在空性之中並不是什麼都沒有，空性是沒有執著的心，因此沒有一定要住在哪裡，也就是「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沒有執著要到哪裡去，但是眾生需要他的時候，隨時可以化現，哪裡都可能出現。

另外，台灣的印順長老，他一生不念佛；還有我的老師仁俊法師也一樣，學生念佛問好，他也不回應。他不是不相信阿彌陀佛，也不是不贊成念阿彌陀佛，而是對自心很有信心，因此不一定要到西方極樂世界。就如《六祖壇經》：「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國？」也就是說，真正懂得空性的人，臨終時的信心非常堅強，因為就在空性之中，不需要到哪裡去。如此，現在這個世界可以說就是佛國淨土，也是我們提倡的人間淨土。

人間淨土在哪裡？就在自心中；這樣現實世界就是人間淨土，就看自己怎麼看待、面對和接受這個世界。如果業障很重、煩惱很重，與這個世界接觸時，不是貪就是瞋。貪就是執著，我要、我要，各種各樣的東西都要；貪不成、貪不到，就怨、就恨，瞋心就起來了。與貪瞋癡三毒相應的世界，就是地獄、穢土；如果與戒定慧相應，我們的心就是清淨的。只要一念心清淨，這一念見到的世界就是淨土；兩念心清淨，這兩念見到的現實世界就是淨土。人間淨土的意思就是

這樣。不是有個按鈕，用手指一按，地球馬上變成極樂世界。而是先調整自己的心，不與貪、瞋、無明相應而不受污染，這一念之間，你的心、你的身體就是在人間淨土裡。人間的確有淨土，但是如果我們從來沒有想到要把自己的心轉化為清淨心，從來沒有想到要把煩惱轉化成智慧，那就是在地獄裡。

學佛修行成就菩提願

願心與「行」，與行門、修行有關係。願心有長遠的及當下目前的願心，特別是長遠的願心，也就是要莊嚴國土、成熟眾生，一定要建立自己的修行法門；如果建立不起來，就要諸佛來度我們，寄託在諸佛的淨土裡。

我們現在用佛法建立人間淨土，實際上是寄託在釋迦牟尼佛的淨土裡。你們要知道，當釋迦牟尼佛成佛時，我們這個世界在他眼中就是佛國淨土，因此我們也用他的法門，把自己寄託在他的淨土裡，接受他淨土裡的種種攝受。

如果我們自己也希望能夠建立一個佛國淨土，那要有悲願。每個人的悲願不同，首先一定要將自己的修持法門學得非常純熟，然後再用智慧觀察哪一些眾生需要自己度，需要建立怎樣的淨土來成就他們。所以，雖說眾生無邊誓願度，但是度的時候，還是度有緣的眾生。目前我們還是凡夫的階段，只有學釋迦牟尼佛告訴我們的法門，再從他的法門之中，藉由修行漸漸地讓心發揮強大的力量，這需要發悲願。

觀世音菩薩也是如此，他之所以成為觀世音菩薩，是因為在過去無量劫以前，遇見一位觀音古佛教他修觀音法門。觀音法門就是慈悲攝受，以廣大的慈悲心攝受一切眾生。他藉由這個法門成就了他的願心，而觀音菩薩的願心就是尋聲救苦，以三十二化身，或者無量的化身來救度一切眾生，慈航普度一切眾生。

但不是每個菩薩都發這樣的願，如普賢菩薩有十大願，而地藏菩薩則是發了要度盡地獄一切眾生的大願。那我們自己呢？在修行的過程之中，如果看到哪一尊佛菩薩的願與自己相應，就選哪一種做為自己的法門。

另外，當下目前的願和長遠的、未來無窮際時間的願有一點不同。遠程的願心是最終的目標，就是成佛，但我們一定要從近程為著力；如果放棄了近程的目標，空談遠程的，修行就永遠不能著力。因此，我們首先要有一個著力點，以我個人來說，就是做一個出家人，這就是我的近程目標。

安住當下努力前行

我是一個凡夫，生在這個時代之中，環境隨時在變，生活也隨之改變，我們自己是做不了主的。但是有一樣可以，就是我一直要做一個出家人。即使在時代變遷的過程之中，因故無法再做出家人時，我還是發願：「今生沒有辦法做出家人，來生還是要做。」

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時，出家人沒有寺院可住，沒有修行的環境可以修行，全部被迫還俗；有的人到工廠工作，有的人把握不住就結婚了，變成在家人。當佛教重新恢復時，那些結婚的人雖然能再來出家，但是他們的牽掛就很多了，不像沒有結婚、堅持過獨身比丘生活的人，那麼如魚得水，非常快樂自在。

因此，我無論在什麼時代、什麼環境，都堅持要做一個出家人。這個環境再怎麼變化，對我也沒有什麼太多的影響。佛教需要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佛教要我在什麼地方，我就在什麼地方；而我不管現什麼相，都是以出家人的心態來看這個世界、來過自己的生活。所以，雖然我人生的變遷很多，扮演很多不同角色，在軍中時是在家人、是軍人，留學時是學生或學者，與在家人生活在一起，但我的宗旨是無論扮演什麼角色，都是在做出家人的工作。在家人不是我自己要做的，而是時代環境的關係，但是我並沒有因此拋棄佛法。因此一生走過來，到現在為止，可以說都沒有脫節，出家人的本質、出家人的心態也都沒有變過。因為在任何狀況下，我只想到「佛法這麼好，知道的人這麼少，誤解的人這麼多」，所以做在家人也好、出家人也好，都在傳播佛法，呼籲大家一起來傳播佛法。

有人問我的志向是什麼？我除了終身做個和尚外，沒有其他的想法。我們在

當下要有一個著力點，譬如現在你們做學僧，就應該盡好學僧的本分，如果放棄當下的著力點，有太多的妄想、太多的期待，幻想著要做一個怎樣的出家人，那你沒有辦法畢業，書讀到一半可能就不想讀了，因為你想要的東西在這個短程之中沒有出現。你想要過的一種生活、想要的一種地位、想要的一種身分，你要不到，最後就會選擇離開。離開了就自在了嗎？不會！因為你還是會得隴望蜀，安定不下來。

很多人是「此山望見彼山高，到了彼山沒柴燒」，這是一種貪念，一種虛幻的妄想。經常打妄想的人，不能抓住現在，而不能在當下的身分、環境，好好踏實地努力。你說：「我將來要做大禪師，這是我的願心。」這是作夢，不是說想做大禪師就能做大禪師，而是要抓住現在、掌握現在、安定現在，一點一點踏實地往前努力。如此，不管將來是在哪一個位置、哪一個地方，都能有所成就。如果你不安於現在，老是在幻想哪個地方好、哪個位置好，那是在浪費自己的生命。未來都是在夢幻之中，不會真正的踏實。

我從來沒有想過會做禪師、會做法師、會做法鼓山的創辦人，就是在沒有找到金山這塊地之前，根本沒有想到要建一個道場。一切都是因緣的安排，也可以說是佛菩薩的安排，而我自己並沒有一定要做什麼。（講於2008年3月15日，九十七學年度「創辦人時間」）

出家人的律儀

聖嚴師父

我們每天早課最後都要念「院訓」，這是我們與其他道場不一樣的地方。院訓一共分三段，內容簡潔扼要，如果常住大眾每一個人都能夠遵循，就做為一個出家人來說，應該很標準了。

這個院訓是怎麼來的？早期農禪寺原本有個譯經院，結束之後，我們就為譯經院的老師，還有農禪寺幾位出家法師開辦了研修院，名稱就叫作「三學」。三學就是戒、定、慧三無漏學；如果沒有三無漏學，就不是佛法，也不是佛學。一個佛教徒，特別是出家人，如果與三學不相應，就與正確、正信、正知正見的佛法不相應。

戒為無上菩提本

在《阿含經》裡說到有五種增上——信增上、戒增上、定增上、慧增上、解脫增上。意思是說，修行一開始要有「信」，信佛法僧三寶，信了之後就要依三寶修行，修什麼？修戒、定、慧、解脫。三寶中，以法為根本，以佛為源頭，以僧為基礎，它是我們信仰的對象。由三寶再發展出三無漏學、三種增上或五種增上，因為每天修戒定慧，信心一定增長，持戒也會日日增長，接著是定無漏學、慧無漏學，然後解脫，那就是解脫增長。因此，佛教離開了三無漏學的基礎，就沒有東西了。

信是根本，否則不可能進入佛法之門而修三無漏學。三無漏學是以戒增上

為基礎，所以大乘經典裡說：「戒為無上菩提本，應當一心持淨戒。」如果沒有戒，我們修學的人就沒有基準、沒有榜樣、沒有標準！

戒主要是指生活裡的儀態，因此也叫作「律儀」。我們持戒，是從沙彌（尼）威儀開始，目的是要做好一個出家人。如果沙彌（尼）威儀不具備，想要成為一位比丘（尼）就很困難；假如比丘（尼）的威儀不具足，對佛教是一種形象上的破壞，沒有辦法讓未信的人起信、已信的人增長，可以說是佛門的敗家子。所以，持戒是修行入門的第一個項目。

以倫理取代論理

沙彌（尼）究竟有多少條威儀？簡單的只有十條，就是沙彌（尼）十戒，廣泛來說，則所有比丘（尼）的威儀都應該遵守。威儀有行、住、坐、臥四大威儀，在語默動靜之間都要合乎要求，與在家人、世俗人是不一樣的。

有些出家眾說：「出家人也是人，為什麼在家人可以，出家人就不可以？這不是違反人權嗎？」如此說來，那在家人結婚、男女肌膚相親，還有抽煙、喝酒，吃魚、吃肉，出家人也都可以做嗎？南傳出家雖然有吃葷食，但有其時空因緣，我們大乘佛教的出家人絕對不可以。

雖然在家人、出家人都是人，但對在家人來說，只要不犯法的都可以做，而出家人除了世俗的法律要遵守之外，還要遵守佛法的戒律。在家人凡事要講道理、講理由，出家人不講理由，而要以佛法為依歸。其實一般人之間也不能太講道理，譬如我也常勸在家居士：「夫婦之間是『倫理』的關係，不是『論理』的關係。因為夫婦之間的界線、義務和責任永遠也講不清楚，應該是盡自己的本分來照顧對方，這就是倫理。如果夫婦之間還要講男女平等、夫婦平等的人權問題，這個家庭一定天天吵架，一定不會和諧。」

我曾經看過一個十來歲的男孩打他的父親，連打了好幾個耳光，這位父親並沒有打回去，也沒有吼他說：「你這個兒子有沒有道理？怎麼可以打爸爸呢？」

反而笑一笑說：「下次打輕一點。」這樣的父親非常慈愛，如果回過頭就給兒子一拳頭，把他打得半死，就不是倫理了。倫理不是用法律或權力來處理問題，而是要退讓。不過，雖然對於他人的無理要退讓，但也不是一味地挨打，而是要用慈悲、用智慧的方式來處理。

所以，出家人不講理由，不僅不與在家人計較，彼此之間也不能老是講人權、講平等，或要求合理、公平，否則與戒律不相應。戒律是用來律己而不是律人，意思是只管自己，而不管別人有沒有遵行戒律，如果自己沒管好，卻老是看這個人破戒、那個人犯戒，拿著戒律去衡量別人，與人斤斤計較，這個人本身是不修行的，不能夠成為一個出家人。出家人如果這樣，就會經常起煩惱，煩惱這個人犯戒、那個人不守規約，而自己卻不受戒律的約束，這種人是地獄種子，在人間是沒有辦法待下去。所以，做出家人的第一要務，就是要把律儀持好。

向外伸張的人權與向內自律的僧權

但若是就我們所知道的戒律，發現某某人犯戒，不合威儀、不守規矩，還是要想辦法規範、勸諫他，因為團體需要大眾來規範，所以是依眾靠眾。僧團的事應由僧團來處理，如果有人犯了大眾的禁忌，就是犯了律儀，根本不願意承認，也不願意改進，這時就要用僧團的制度來約束他。僧團的制度就是羯磨，透過這個儀式得以懺悔、出罪。所以不是某某人犯了錯誤，就把他叫到方丈面前，請方丈罵一頓，就沒有事了，一定要用律儀來規範。羯磨就是在每月兩次的誦戒之後，自認為犯了錯誤的人可以公開表白，然後大眾再依犯錯的情節，按照戒律來處理。如果犯了錯不說，就是「覆藏」，有人剛好看到或聽到了，就要舉罪。覆藏比自己白罪、發露更加嚴重。

覆藏與發露是相對的行為，覆藏是犯了錯誤，自己不承認，他人舉罪也還是不肯承認；發露則是自己表白，自己說自己犯了什麼錯誤。至於發露的對象，則要看所犯的輕重。輕的罪，對一個人即可；如果是重的罪，就要對三個人以上；

更重的話，比丘尼要向二部僧，比丘則要向一部僧來發露。

這在我們僧團就叫作僧權，僧團不講人權，否則會有衝突，僧權完全靠「自律」、「自治」，這在我們院訓裡也有說到。自律的意思是自己要規範自己、糾正自己，就是不犯；自治就是要處理，譬如誦戒的時候，自己要白罪，向大眾表白犯了什麼錯誤，願僧眾慈悲，而該怎麼處罰就接受什麼處罰。這就是僧權。

僧權與人權不一樣，現在社會非常重視人權，其實僧權要比人權更人性化。因為講人權，如果這個人說要爭取人權，另一個人也說要爭取人權，彼此之間就不平等，就會產生衝突。而僧權是絕對地從內心生起，自己發露懺悔，表白自己犯了什麼罪，願僧眾慈悲處理。因此在僧團裡，沒有不和諧的事，也沒有被舉罪以後，想要找機會、設個陷阱來舉別人罪的報復心態。如果有，就不是出家人，應該要還俗。這樣的人，心中有鬼、心中有恨、心中不平衡，不斷看人家的錯誤，而不看自己的錯誤，即使在僧團也待不下來，如果待下來，則是僧中的害群之馬。人家舉我的罪，有，則承認；沒有，就要這樣想：「雖然我自己認為沒有犯戒，可是既然有人舉我的罪，表示其他人覺得我的行為不合戒律，那就是犯了戒。」因此還是要接受。

應以德領眾，不以權服人

在家居士只要講威儀、儀表就可以了，而出家人不僅要遵守出家人的威儀，還要注意生活中各項的小節，此外，心中不能有不平衡，老是想要一吐怨氣，爭取平等、公平！既然出了家，就不要再行使在家人、世俗人的權力。

母權、父權、子女權，都是人權的項目，如果人人都講權，該以誰的為主？出家人不講權，譬如方丈雖然有職權，但他是為大家溝通、協調、服務，保護大家的，而不是來執行他的權威。過去叢林裡的方丈沒有經濟權、沒有行政權、沒有人事權，就是以他的品德來感動大家、帶動大家。如果方丈沒有品德，只是使用職權，會很麻煩！其他執事也一樣，每一個執事都有權限，但不能用，一定要

用自己的品德來感動人，用服務來待人。現在在家人都是講權力，什麼職務就有什麼權力，只靠職權，這個團體就會慢慢混亂。因此，要請大家用律儀規範自己，而不要用律儀批評他人。老是要求其他人，我們這個團體就不是一個和樂的團體。

現在我坐的這個位子，並沒有權，這是清眾的、大眾的位置，在場每一個人的位置都與我這個位置平等。因為僧團的主人只有一位，那就是方丈，如果另外還有一個主人，那就如同皇帝之上還有太上皇，團體的領導和運作會有問題。

方丈退休以後，也就是退居，有兩條路可以走，一是離開這個道場，如果不離開，就要入眾、隨眾。一般人養老的地方叫作養老院，僧團裡就是稱為退休寮，他在僧團裡面，不用管事，不用負任何責任。如果再有什麼事要管的話，就是管好個人的本分事，因為他就是在清眾之中，而每一個清眾都有自己的一分責任！

僧團領導的人才，並不一定是腿子坐得非常熟練，幾天不起坐，而是要有愛護團體的心、維護佛教的心、維護三寶的心，對於師父的傳承有繼承的心，還有自己生活的行為和律儀沒有被人批評的地方。出家人就是出家人，認定自己是出家人，就要遵守出家人的生活規範、生活威儀，一點都不能苟且，如果真能做到，就是一個非常好的負責人。否則人家指指點點，被批評說出家人不像出家人，那就糟糕了。

在一個團體裡，我們需要有自律、自治的精神；以個人來講，我們不律人，但是在大眾來講，則要律人。有人犯了規矩，我們大眾就要處理，否則團體會腐化，不久就會消失了，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講於2008年4月19日，九十七學年度「早齋開示」）

師長勉勵

Teacher's Words

句句言詞，
流露師長對學僧的關懷與叮嚀，
蘊涵著生命智慧的傳授和勉勵。



逆向思考 正面看待

果東法師
(僧團方丈和尚、僧大院長)

昨天上午，我陪同「國際關懷生命獎」得主到總統府，接著再趕到衛生署，晚上又到宜蘭關懷，所以無法趕上正授典禮。藉今天早齋，祝福大家身心放鬆，也勉勵大家，以感恩心接受僧團慈悲的安排，碰到任何事情都用正面的態度來看待一切。

我們難免會有無明、煩惱、起心動念的時候，如果老是想著自己，結果不如預期，可能就會失望。只要隨時抱著學習的心態，就比較能放下我執、自我中心。比如有時看到一些現象，就會想著這個應該怎麼做才對，這就是我們的起心動念起了無明煩惱，甚至妄念。所以，請回到正念。

我們每天早上念院訓，就是希望大家培養「戒、定、慧」三學，消除我們的貪、瞋、癡，以保持「清淨、精進、少欲、無諍、整潔、和樂」，事實上，就是培養大家「自動、自律、自治之精神」。學習時，要抱著「研究與修持同時並重」的精神，並培養「福智雙運之美德，及弘法利生之願力。」

大家一定要知道，我們不是來這裡增加煩惱，而是來幫助自己清淨、精進的。心中起煩惱時，就要趕快起慚愧、懺悔心。與人相處或共事時，當然有時也會受到周遭同學的抱怨：「怎麼這麼差勁？」或「怎麼會這樣子做事？」這都是自我中心跑出來作主了，應該起善念來祝福同學：「大家都能身心放鬆，而且滿心歡喜地在這裡學習。」

校訓裡說：「以慈悲關懷人，以智慧處理事；以和樂同生活，以尊敬相對

待。」願大家用六和敬——身和同住、口和無諍、意和同悅、戒和同修、見和同解、利和同均的精神，體會「時時心有法喜，念念不離禪悅」，把每個人都當成觀世音菩薩對待，一定會過得滿心歡喜。（講於2008年9月9日，九十七學年度「早齋開示」）



生命的覺醒與超越

果東法師
(僧團方丈和尚、僧大院長)

最近看到生命自覺營的文宣內容寫著：「體驗出家修行的自在與快樂，感受生命的覺醒與超越。」讓我想到上週三早齋時，副住持果暉法師對大家的開示勉勵：「自覺覺他，覺行圓滿。」

一個微笑的因緣

昨天早上舉行泰皇贈送法鼓山釋迦牟尼佛像的典禮，傍晚時，弘化院監院果慨法師跟我分享了他在典禮中受到啟發的故事，我也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贈送佛像典禮進行的儀程，原訂九點五十分開始，先由司儀介紹致贈佛像的緣起、因緣，接著在十點開始進行典禮。可是到了十點，護送佛像到台灣的泰國皇室長老、法師和世界友誼會的祕書長，還在台上研究要如何安放佛陀舍利。因為髮髻內部是中空的，佛舍利是裝在一個透明舍利塔內，若將舍利塔直接擺下去，可能會放得不平。所以前一天佛像抵達時，僧團負責的法師就一直問舍利塔要如何安放，泰國護送團的菩薩說：「沒問題，明天早上一切都會處理好的。」到了當天早上，擔任典禮翻譯的中華佛學研究所校友——泰國比丘心平法師，陪同此次擔任開光儀式的兩位泰國長老，都在會客室休息。果慨法師在大殿一直等不到三位法師，便派人請長老們趕快到大殿，確認佛陀舍利要如何安放。

果慨法師是個嚴謹的人，他希望典禮能準確如實地進行，可是在典禮現場，泰國的長老希望把舍利塔處理好，並準備開光。事實上，佛不需要我們開光，主

要是藉這個典禮，讓來參與的人開啟自己慈悲的光、智慧的光。

果慨法師為了典禮能順利進行，對儀程、時間的掌控非常嚴格，但是卻一直有新的儀程加入，讓他心裡感到不太舒服，但是，當他看到方丈和尚致詞時保持著微笑，心想：「這是一場贈送佛像的典禮，應該是充滿法喜的，應該要展現佛的慈悲跟智慧，方丈和尚微笑面對大眾，我為什麼不能以微笑來面對呢？」一個微笑的因緣，讓果慨法師覺醒、超越，最後能自在地面對典禮中的種種過程。

後來，他看到聖嚴師父已經到達大殿，如何讓師父了解典禮進行的過程，引導師父在男眾法師唱〈讚佛偈〉時，緩緩地走入大殿禮佛、主法，然後恭請師父開示勉勵，與大眾結法緣。

放下的快樂

從這一連串的過程當中我們發現，有時候自己的一個起心動念、一個肢體語言或一個微笑，就可以讓周圍的人自覺、覺察。

所以，在生活中隨時練習放下種種罣礙，就能生起法喜、快樂。這一次生命自覺營的主題是「放下的快樂」。一個正念、善念，從臉部的表情、肢體語言，因為清淨、精進而散發出來。即便遇到外籍人士，或許無法用英文與對方交談，但是我們可以用最好的國際語言——微笑，自然而然地保持微笑的習慣，也可以隨時觀照自己面對境界時的起心動念，由煩惱念回到清淨念。

我在各分院、辦事處關懷的時候，常常跟大眾分享：「盡心盡力，隨緣努力，不要有壓力，一切是助力，有願就有力，彼此共同勉勵。」從我出家到現在擔任方丈和尚的執事，許多人見到我都會關懷地說：「當方丈和尚一定壓力更大、事情更多了。」師父也常常開示提醒：「凡事盡心盡力，有壓力的時候要轉為助力。」因此，我將師父的開示與大家的關懷，彙整成為這句話，與各位共同勉勵。（講於2008年10月13日，九十七學年度「早齋開示」）

扮演好出家人的角色

果東法師
(僧團方丈和尚、僧大院長)

日前在「與方丈和尚有約」的課堂上，有同學提問：「方丈和尚快樂嗎？」、「出家以後有沒有僧涯規畫？」、「領執的時候，有計畫要做什麼嗎？」我回答說：「我快樂。」快樂的原因，主要是來自於出家以後，在僧團裡面學習、歷練，受僧團執事法師們的照顧與指導。那時候，師父常有早齋開示，後來收錄為《法鼓晨音》這本書。我在這個環境當中薰陶，慢慢地消除自己的無明、煩惱、習性，也學習放下自我中心。

以佛法化解煩惱

我們常常會不自覺的，用自己的經驗或主觀意識來看：「啊！應該這麼做的，為什麼不這麼做啊？」有時候想到這些情境，都會覺得自有其殊勝因緣，應放下自己的分別心。至於「僧涯規畫」，我想大家一定都聽過，師父經常提醒我們：「既然出家了，就好好把一個出家人的角色扮演好，不要去想我將來一定要做什麼。」。

進入僧團以後，要抱持一個把出家人角色扮演好的心態。領執以後，難免有一些工作計畫，必須縱向、橫向地與各個部門連結合作，還要掌握僧團賦予的政策方向，或者師父所提出來的任務，最重要的是不離開佛法、法義。當我們的無明、煩惱、習氣現起時，也要透過佛法的疏導化解，更可貴的是我們有禪法，以及對社會大眾契機契理的心法，讓我們有殊勝因緣，用這些方法來止息無明煩惱。

可能我們沒辦法馬上就斷除煩惱，但是可以用佛法的觀念、方法疏導，發現自己起心動念的時候，就隨時回到方法上。用的時候一回生、二回熟，功夫剛用的時候生疏，繼續用就會慢慢轉熟；習氣則會由熟轉生。所以，講到快樂，就離不開法鼓山以「心靈環保」為主軸發展的觀念及方法。

師父也曾開示，如果我們隨時運用佛法、禪法，就會讓心保持平靜與安定。還有，時時生慚愧、懺悔心，反省、檢討自己，以懺除自己的無明、煩惱、習性，放下自我中心。另外，要有「我們跟他人是生命共同體」、「利人便是利己」的心態與觀念，清楚自己所扮演的角色，那麼在每個單位或是每個團體中奉獻付出時，便可以讓我們達到真正的安心、安身、安家、安業。

分享出家因緣

有關自己出家的因緣，與大家分享。記得我第一次來到法鼓山，那時還是在家居士，當時的觀音殿就是現在祈願觀音殿的位置。那一次是跟基隆組的菩薩來朝山，基隆地區租了兩部遊覽車上山，結果遇到傾盆大雨，我的車跟遊覽車都停在觀音殿旁。當時負責接待的果舫法師和果祺法師便建議說：「今天可以住在法鼓山上。」可是我那天根本沒有考慮要掛單，就說：「我要回去。」

觀音殿旁邊有一個小花園，可供遊覽車迴轉的空間很小，必須進進退退才能轉出去，沒辦法直接繞出去。正在進進退退的時候，發生了不可思議的現象，一部遊覽車竟然整個輪軸脫落，我的車子被擋在裡面出不去了，因此只好留下來住在山上。隔天一早天氣放晴，我就跟著禪坐會的菩薩去爬山。

當時果舫法師、果祺法師對我說：「你的年紀大了，又沒有想要結婚，那乾脆出家好了。」當時我回答二位法師：「出家要注意什麼？」後來在1992年1月，我第一次參加禪七，聽師父開示說：「菩提心，也就是做利益眾生的事，真正地奉獻、付出自己。可是我們常常很在乎別人的看法，而沒有去行動。」我聽到這一句話時，心想：「太好了！」原本，我發願要當勸募會員，可是自己卻鑽牛角

尖，覺得如果沒有勸募到款項，一定很漏氣，即使勸募到了，人家可能會認為不曉得我把錢用到哪裡去了，所以念頭就一直在那邊轉，遲遲沒有行動。後來，聽了師父開示「菩提心」，就放下這些無謂的念頭，只要自己覺得有意義就去做，不要在乎別人的言語。事實上，別人並沒有說什麼，只是我自己在鑽牛角尖。

放下，一切舒服自在

一週後，心中浮出「出家」的念頭。我問自己：「這是妄念，還是雜念？」趕快把《戒律學綱要》拿出來看，師父在書上講到「出離心」，出家只有出離心還不行，還要真正地發菩提心，除了自己了脫生死，更重要的是「弘法利生，行菩薩道。」法鼓山的共識、理念、精神、方針、方法，都是讓我提起菩提心的因緣。禪七期間，出坡時我恰好負責掃廁所，這一次打掃廁所真正啟發我出家，並放下種種心理罣礙。當時我體會到：「上廁所不管小解、大解，沒有放下就是不舒服、就是憋著，會產生許多的煩惱種子，不斷地累積。如果放下，一切舒服自在。」而且看到那時候僧團的男眾法師這麼少，更促成我發願出家。

出家因緣的過程，總有善知識的一句話，讓我們播下種子。願我們常住大眾隨時觀照生活上的點點滴滴，隨時都是在放光說法。願我們在平常互動切磋的時候，時時記得用佛法、禪法、心法，讓我們真正地心開意解、離苦得樂。（講於2008年12月29日，九十七學年度「早齋開示」）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果暉法師
(院長)

六祖惠能大師因聽人讀誦《金剛經》：「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悟道，今天我就依觀念與方法來說明這句經文。

大家知道禪宗的法門是定慧雙修、悲智雙運。「應無所住」可說是修得智慧，「生其心」是修得慈悲；另外也可以說「應無所住」修的是解脫道、解脫法門，而「生其心」是修菩薩道、度眾生的法門。「生其心」也就是得到後得智，「應無所住」則是已得到根本智。禪宗法門重視的是見性，見性的當下，當然也是無所住的，悟後一定可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可是在悟前，還是可以當方法來用，所以現在就講應用的方法。

其實最簡單的，就是現在觀，知道現在所做的事，當下念念清楚、念念分明，對當前的人、事、物清清楚楚，然後把自我中心、煩惱放下，就是「無所住而生其心」。

打坐的時候，放下一切，專心在方法上。生活中，比如吃飯的時候清清楚楚，跟吃飯無關的事就不想它、不管它，發現分心就把心拉回來，就是「無所住」，清楚知道自己在吃飯，就是「生其心」。

我們生活當中，該出坡、上課、吃飯、睡覺時，就把不相關的事放下，比如我現在在課誦，這個時段我可能不一定全心全意在這個場合，可是至少身體在這個場合，在大殿裡面；更進一步，在大殿課誦時，也能夠專心，不但身在、心也在。工作也是一樣，我們每個人都有執事，我所負責的執事不要生其心，與工作

不相關的事要放下，那就應無所住。能夠這樣做的話，平常生活中就可以應用這個觀念、方法，這樣在禪堂當中，透過精進共修，一定會得力，所以這句話應該可以當觀念來用，也可以當方法來用。（講於2007年10月4日，九十六學年度「早齋開示」）



修行資糧的累積

惠敏法師
(首座和尚)

在接任法鼓佛教學院校長後，為了讓各界對學校有多一點了解，因此經常要參加外面的活動，包括各種演講、研討會或發表文章等。11月份，我將到美國三個地方演講、上課以及討論簽訂姐妹校事宜，並順道到日本參加活動，所以必須跟學校告假。

在這些事情中，有一個感想與大眾分享。假如我們平常累積的資糧不夠，要用的時候，就常常捉襟見肘，因此我體會到，無論學習佛法或是學術研究，平常就必須養成習慣累積資糧。

同樣的，大家上早晚殿，到底在累積、增長什麼？昨天晚上我去參加「弘一大師圓寂六十五週年紀念音樂會」，他們演唱弘一大師的歌曲來紀念大師。因此今天早上上殿時，我就反觀自己在大殿的唱誦，跟昨天所聽到的有什麼相同、有什麼不同之處？因為每天早晚殿內容是固定的，讓大家反覆練習，但是所念跟能念，到底有什麼交互的作用，或者是能念跟所念，能唱跟所唱之間到底產生了什麼變化？這是我在反省的一些問題。

總而言之，在修行的道路上，累積資糧真的是很重要。無論什麼資糧，有些是福德資糧，有些是智慧資糧，有些是慈悲資糧，有些是順於解脫分的資糧，有些是順於抉擇分的資糧，假如能夠每天一點一滴、一分一秒的累積，想辦法讓它有機會利用，或許在適當的因緣時，面對事情就比較容易，也不會那麼窘迫了。

(講於2007年10月31日，九十六學年度「早齋開示」)

點燃智慧之火

惠敏法師
(首座和尚)

利用這個機會，與大家分享佛經中，有一則關於佛陀回答修道過程的故事。佛陀回答一位外道的問題，他以三種狀況來說明，如何是成為覺悟的條件、覺悟成道的因緣。他說：「假如把濕的木柴放在水裡，那是不可能著火的；假如把濕的木柴放在乾的地方，也不能著火；唯有把乾的木柴放在乾的地方，才能夠著火」。這裡所說的著火，當然是指智慧之火，點燃它才能夠產生智慧。

把濕的木柴，放在濕的地方，是比喻一般世俗人，在五欲的世界當中，內心充滿欲望，很難捨離。充滿欲望的身心，又在充滿欲望的環境，當然不太容易去觀察無常、無我、涅槃寂靜。而將濕木柴放到一個乾燥的環境，就像是有心修行的人，到某個道場出家，但是自己的身心還是充滿欲望，就像是已經到乾燥的地方，但是木柴本身還是濕的，所以還是不能著火。因此只有木柴乾燥，自己身心離欲，同時也能將環境轉化為清淨，身心世界都清淨了，才容易產生智慧。

這個故事的比喻，其實很有意思，佛陀從一味追求苦行，以及浸潤於享樂的兩種極端價值觀之間，找到中道的修行方法，指引我們智慧之道，用來說明修道的要領，在此提供給大家參考。（講於2008年10月29日，九十七學年度「早齋開示」）

僧活札記

Life of Students

精進共修、弘化實習、接待貴賓，
乃至觀摩國際會議，經由參與各式各樣活動，
學僧們不僅在福慧德三業並重的環境裡學習，
也在實務運作之中，涵養深刻的修行體證。



持戒清淨 道心堅固

二十八位戒子乞受三壇大戒

◎僧大小記者

法鼓山僧團及僧伽大學共二十八位沙彌（尼），在向佛菩薩、歷代祖先、師父、方丈和尚及常住大眾告假後，於2007年10月1日上午前往基隆靈泉禪寺，參加為期一個月的三壇大戒傳戒會。

乞受三壇大戒的十位沙彌及十八位沙彌尼，出發前，先於9月29日至法鼓山祖庭——中華佛教文化館，向歷代祖師及二師伯告假，二師伯分發紅包給戒子並祝福他們求得清淨上品戒。

隔天，戒子們在法鼓山男寮，向聖嚴師父及方丈和尚告假。師父很歡喜大家將前往受戒，同時殷殷叮囑，在戒期要精進用功、勤作定課，並提醒戒子們人身難得、佛法難聞，能出家受戒更須有難得的福報，希望大家珍惜得來不易的出家身分，堅固道心、持戒清淨。最後，師父祝福戒子們：「以凡夫身發出離心，以人間身修淨梵行。」並貼心地提醒大家注意身體健康。

方丈和尚也鼓勵大家，在戒場中要以謙卑心學習、以恭敬心看待一切，最重要的是：「時時心有法喜，念念不離禪悅。」多拜懺、拜佛，師兄弟找時間一起相互切磋。同時也提醒戒子們感恩僧團的栽培，期勉大家發大願為僧團服務。

僧大院長果暉法師與副院長果鏡法師，亦分別向二十八位沙彌（尼）致上他們的祝福，祝福他們平平安安地去，健健康康地回來，並發大願心、修出離行。

令大家印象深刻的是，在由文化館返回山上的途中，天空出現了兩道彩虹，使戒子們對接下來的戒會，充滿了期待與信心。

為石頭洗澡

作務與弘化課程

◎常藻

出坡作務乃出家人重要的修行法門之一，不只為培福業，更是練習禪修方法的善因緣。迎接嶄新的2008年，僧大的學僧們於1月2日下午，聚集在祈願觀音殿前方的祈願池。大家身著工作服，帶著所需配備，全副武裝地準備一起來清洗池內難以數計的石頭。

雖然正值寒氣逼人的冬天，但學僧們均全心投入。多位僧大執事法師皆前來關懷，甚至參與其中，希望藉此帶領學僧們體悟執作中的修行。在一片靜默之中，大家藉著擦洗石頭練習放鬆身心、培養專注力，清清楚楚知道自己的每一個動作。四周堆積如山的石頭，不足以影響大家專注平和的心念，因為在每一個當下，就只有眼前的這顆石頭，大家用心地為石頭褪去雜染的塵垢，讓它重現光亮潔淨的本質。

我們在陣陣冷風中，體會「冷」的覺受。平日總習慣將自己的覺受擺在最重要的位置，稍感不適，馬上做出調整讓自己舒服，卻也因此無法深刻認知覺受的本來面目。身處在冷風中無所遁逃時，



才豁然發現並沒有想像中可怕，也超越了自我認知的極限。只要心裡不產生抗拒，不與它對立，「冷」只是一種覺受而已，心還是可以安住其中。

近三小時的出坡作務，雖然只完成了不及半數的清洗工作，但是學僧們都獲益匪淺，大家心中生起更深刻的感恩心，體驗到法鼓山的一草一木，皆是眾多菩薩義工們長期護持、不畏勞苦的付出，才能展現一個清淨的道場、人間的淨土。

祈願池集合了多少人的願力，累積了多少人的菩提心，能夠參與此淨化工作，學僧們都覺得很歡喜。為石頭洗澡，讓它們恢復清淨的本來面目，真不失為一殊勝行。

為眾生作供養人、作護念人

2008年招生說明會

◎僧大小記者

為了招收今年度（2008）新生，本校於3月15日假法鼓山園區第三大樓階梯教室，舉辦「法鼓山僧伽大學九十七學年度招生說明會」，當天正好是釋迦牟尼佛出家紀念日，計有來自世界各地四十七位女眾及十二位男眾菩薩參與，為自己種下菩提種子。

弘法利生

活動自上午九點開始，為迎接這群未來的佛子，本校院長暨法鼓山方丈和尚果東法師、副院長果肇法師，僧大執事法師及全體僧大學僧們，都親臨參加。

院長果東法師開示時提到：「本校創辦人聖嚴師父以大悲願設立佛學院之目的，在於培養宗教師，建設人間淨土的理念。而法鼓山所舉辦的活動，一定都與教育相結合，聖嚴師父也曾說：『今日不辦教育，佛教就沒有明天。』所以法鼓山一點一滴在建立僧團，培養宗教的人才。記得我當時要出家時，家裡的人也都捨不得，這是滿正常的，但現在他們都會帶親朋好友來法鼓山看我。這一點請家長、同學能了解父母的那分心，捨不得是蠻正常的，如何展現我們在修行過程當中所學習的，以慈悲對待人、以智慧處理事、以和敬同生活、以禮敬相對待來應對，才是更重要的。雖然我們有很強烈的意願想出家，但父母還捨不得的時候，要以同理心慢慢地溝通。願我們大家在修行過程當中，能夠無心於事、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就是讓我們的心中對於外在的事情沒有罣礙，無事於心就是對內在

的事情沒有任何牽掛。只要有心的話就可以做到，請大家共同勉勵。」

接著現場播放聖嚴師父開示的影片，片中師父提到非常重要的三點：第一、僧大是為了培養現代二十一世紀最有用的人才，是為社會、人類乃至眾生服務的人才。第二、成為出家人後，將擔任弘法利生的工作，自利利他。第三、法鼓山有優良的環境與教育設備，有來自各國優秀頂尖的師資，還有一個軟硬體設備具佳的禪堂，成績好及有道心者都可報考入禪學系。師父的叮嚀及開示，深深地觸動了現場的每一位學子，並解答大家的疑惑。

影片播映完畢後，與會學子們利用休息時間，參觀了學僧近期在學院的生活剪影海報，並由各組關懷法師與行者菩薩，帶領大家進行小組分享。

薪火相傳

今年當然也少不了「薪火相傳」的活動，由佛學系一年級的法師及行者菩薩們，分享去年他們應考的心得。學僧們所傳授的心得大致相同，主要就是「放鬆」、「清楚」。來自印尼的學志法師分享禪七考試心得，他認為打禪七最重要的是要誠實面對自己，並且要放下得失心，清楚自己出家的發心與動機。常禎菩薩則分享英文科應試心得，他說其實不要害怕英文，不要當作是英文考試來準備，作文方面只要把師父的「108自在語」背熟就很好應用了，只要用心，英文考試一定沒問題。常衍菩薩分享國文科心得時說，準備國文可以當作是聽經聞法，學習以不同的心態去讀四書，就會從中找到佛法。常豁菩薩則分享佛法概論，他推薦一本《佛教入門》，因為這本書是介紹佛陀的一生及佛陀的教理，這是隨佛出家者必須了解的。接著在輕鬆的氣氛中，司儀以師父教導的方法，帶領大家進行放鬆觀呼吸。

最後的大堂分享，由副院長果肇法師及執事法師們共同主持，一一回答說明學員提出的問題。用完午齋後，輔導組為大家導覽教室、圖書資訊館、男女寮及園區等，並於下午一點半畫下圓滿句點。

生命最終的關懷

佛化奠祭實習

◎僧大小記者

佛學系四年級女眾法師，2008年4月5日一早便抵達台北市第二殯儀館，參加一場對生命最終的關懷——佛化奠祭。這場關懷緣起於「生命關懷課程」，方丈和尚上第一堂課時，認為課程必須透過實際觀摩來學習，期間正值果通法師老菩薩的往生佛事，而有參加此次公祭的因緣。

公祭會場以淡黃色布幔布置，莊嚴溫馨，門口有引禮組菩薩唱誦著阿彌陀佛聖號。這次公祭的主法法師是果峙法師，待法師及家屬們抵達會場後，由禮儀公司的主持人宣布儀程開始，先是家屬上香，法師接著進行公祭、唱誦《心經》及阿彌陀佛聖號、主法法師說法祝福，接著由家屬代表表達對亡者的追思，主要內容是敘述亡者生平，再由主法法師說法啟靈，完成整場儀式。

公祭結束後，學僧們回到法鼓山上的生命園區服務部，與果選法師、果通法師及其俗家眷屬會合。透過觀看植存影片，清楚植存過程簡單而莊嚴的意義，如聖嚴師父所說：「死亡並不是終點，當我們在人生最後的階段，選擇回歸自然大地，就是讓生命圓滿、無限的延伸。」

接著家屬在義工引導下，走向生命園區進行植存。進行的方式，是由家屬先致上祝福，再將包裹骨灰的紙袋，放入預先挖好洞的土壤裡，接著放下數朵鮮花、蓋上覆土。完成後，在園林中進行最後的追思、默禱。植存的骨灰，與大地融合後，將回歸大自然的懷抱，化為春泥。

世間一切現象都在變動之中，一切現象所產生的任何價值，當然也不屬於

任何人可得。落實環保的自然葬，不但不為後代子孫造成負擔，也無宗教信仰限制，更可提供民眾多一點思考，讓此身成為社會及後代子孫的示範，又寓有教育的意義和功能。



主動服務 為眾生奉獻

資深分院監院法師分享

◎僧大小記者

本校於2008年5月14日邀請農禪寺監院果燦法師、台南分院監院果舟法師蒞臨，於作務與弘化課程中分享多年來「分院管理與信眾關懷」的經驗。

首先，副住持果暉法師介紹，兩位資深監院法師在農禪寺皆由基層做起，多年來，不論在任何執事崗位，都能盡心盡力。果燦法師近年來雖身體不適，但仍以深厚願心克服身體的障礙。在病後，仍一肩扛起建築部副都監的任務，其願力、願行，令人感佩。台南分院監院果舟法師，則是長年位於第一線，為信眾服務。

承先啟後，守成開拓

果舟法師表示：「一位法師能分派到分院，需要經過長時間的學習，目前最重要的傳承是培養監院人才。如此，方能使地區弘化有所拓展。」分院法師牽動著整個分院之管理與發展，重要性可見一斑。在眾因緣和合之下，為接引更多沿海鄉鎮的信眾，台南分院正籌建佳里雲集寺，優秀的籌備團隊完全由義工菩薩們投入共同成就。另外在台南安平區，亦將新增「安平精舍」，以因應目前台南分院空間不敷使用的狀況。果舟法師期勉學僧們勇於任事，在繁忙的法務中奉獻，成長最多的是自己，分院可說是僧眾成長的最佳環境。

果燦法師也說：「各分院最缺少的就是人力資源，所以，我們盼望著大家畢業後投入各單位奉獻。」在座畢業生紛紛舉手，表示願意到農禪寺任執。果燦法師笑著說：「誠如果舟法師所說，各分院是『聚眾、引眾、及僧才培育的園

地』，以關懷心凝聚信眾、以佛法接引、在奉獻服務中成長僧格、健全僧命。近來常有信眾說：『每次回來共修，都有新發現，每次都不一樣。』這代表我們的法師在進步中，能給信眾帶來清新的感覺。」

「法鼓菩薩團隊」的精神領航員

果舟法師接著語帶感恩，回顧三年前初到台南，組織當地優秀義工菩薩，引領著「法鼓菩薩團隊」，開闢出台南分院今日新局。如今年的浴佛法會，有近一千四百多位信眾闔家參加，應歸功護法菩薩們的用心。分院法師只有兩位，大小法務皆由各工作團隊合力完成。法師的任務則是精神領航，發掘新人加入團隊，以佛法及法鼓山的理念為核心，以智慧觀人、識人、用人，以慈悲關懷，讓更多人投入淨化人心的行列。使其生命對佛法有深刻的體驗、感動，在奉獻中能夠將佛法與法鼓山理念落實於生活，得到佛法的真實利益。

眾生的「服務僧」

果燦法師期勉學僧，畢業後，當以主動服務的精神為眾生奉獻，無揀擇心，自視為眾生的「服務僧」。在執事中全方位學習，隨時充實自己，以佛法之慈悲智慧幫助自己、關懷信眾，扮演好出家人內修、外弘的角色。果舟法師則分享自己初領執時，秉持著不會就學的精神，自己的僧命就隨著播下的芽種一同成長。後任殿堂、知客，再到各分院，其中三度於台南任執，只有一個信念，哪裡需要人就去補位，只要眾生需要，不論什麼位置都是菩薩位。

最後由學僧發問，大家針對危機處理問題請教兩位法師。果燦法師、果舟法師各舉出分院實例，只見學僧們專心聆聽，精彩的故事背後，展現了出家人的鎮定與威儀，還有護法、護眾的承擔力，以及為法忘軀、臨危不讓鬚眉的大丈夫行誼。今天的課程，正如法師們的殷切叮嚀，對於學僧們未來領執與實習有莫大助益。

師父法子 歡喜交流

海外法子與僧大學僧座談會

◎僧大小記者

聖嚴師父兩位西方法子，於2008年6月7日帶領西方禪眾一行人來台參訪法鼓山園區，並與僧大學僧座談交流。

傳法因緣

當天下午二點，約翰·克魯克博士（Dr. John Crook）與賽門·查爾得博士（Dr. Simon Child）抵達會場，同行者有協助翻譯的李世娟菩薩（Rebecca Li）及「西方禪眾聯誼會」一行人。現場除了全體僧大學僧外，院長果東法師、副院長果肇法師和多位僧團法師亦蒞臨現場。

座談會由佛學系二年級學僧會睿法師主持，他首先以英語代表僧大致歡迎詞，接著介紹二位法子。約翰·克魯克博士是英國布里斯托大學（University of Bristol）心理系教授，也是位心理醫師，他因閱讀聖嚴師父的著作《佛心》（*Getting the Buddha Mind*），於1986年到美國紐約參加師父所主持的禪七，由於在此次禪七中有所體驗而獲得師父認可，並於1993年獲得師父傳法，成為師父在西方國家的第一位法子。師父為了將佛法推廣至歐洲，在不偏離佛法的原則下，准許他代表師父在英國主持禪七。克魯克博士於1997年創立西方禪眾聯誼會，積極弘揚佛法與師父的禪法，他目前是紐約禪修中心的指導老師，也是威爾斯禪堂的負責人。

另外，來自美國的法子賽門·查爾得博士是一位內科醫生，他於1991年跟隨

克魯克博士學習禪法，1992年參加師父所主持的禪七，也因在此禪七中有所體悟而獲得師父認可，於2000年得到師父傳法，成為師父第二位西方法子。現任西方禪眾聯誼會的祕書長，是克魯克博士的助理，也是紐約禪修中心指導老師之一。

負責翻譯的李世娟菩薩（Rebecca Li）則是在1996年跟師父學習禪法，1999年開始擔任師父的英文翻譯，現任美國新澤西學院（The College of New Jersey）社會學暨人類學系副教授，亦是紐約禪修中心的見習指導老師。

接著，克魯克博士主動提出一個大家都想了解的問題：「身為西方人士，為什麼會選擇學佛？」開始了當天的交流。成長於周遭都是基督徒的世界，為何選擇佛法做為他們的終身信仰，且又獨鍾於中國禪法？原來兩位皆因對上帝的存在存疑，而開始一段找尋心靈歸依處的旅程；也都因緣際會遇到了師父、走入了禪門，開始修行之路。他們認為師父所教的禪法「清楚、精簡、直接」，對於佛法和修行的細節、過程，都講解得非常精闢完整，讓他們受用無窮。

「跟著師父修行，你永遠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這是克魯克博士對師父的描述，更感受到師父訓練弟子，就如同東初師公訓練師父般的嚴厲與用心，所以跟隨師父修行是非常不容易的，但也因此而使人受益良多，所以他們對師父都充滿了尊敬心。

誠摯的分享

進行到問與答階段時，大家對於兩位法子在印可之後是否還有煩惱，以及何謂「見性」等問題感到十分好奇。他們的回答是，其實印可並非靈丹妙藥，也非從此任何問題即消失不見。見性其實就是自我完全消失的一種狀態，對所有的境界不再起分別與判斷。當自我中心完全消失，會發現一切的現象都只是緣起；就連見性也是無常，見性的時間長短不定，幾分鐘、幾小時甚或幾天，但過了之後，之前的煩惱仍會回來，所不同的是，「見性」之後會對佛法產生極大的信心且不再起疑心。但兩位法子也提醒大家，若對見性過於迷惑與執著，則容易產生

問題。經過他們詳盡地解說，不只解除了學僧們心中的疑惑，也更加深學僧們對佛法的信心！

座談會充滿著輕鬆的氣氛，克魯克博士活潑、幽默，查爾得博士則睿智而內斂，扮演溝通橋梁的李世娟菩薩，則以輕鬆的語調，如實且即時地譯出兩位法子的談話內容，讓與會者見識到她的翻譯功力及佛學造詣，不愧是師父的「首席翻譯員」。

在分享過程中，二位法子處處表現出謙和的態度、誠懇的語辭，為學僧們做了最好的身儀示範。座談會在歡樂的氣氛中結束了，這次寶貴的分享讓學僧們皆留下深刻的印象。



走向建僧之路

僧大行腳之旅

◎常啟

玄奘大師為了到印度取經求法，不怕艱難冒險前進，在一望無際的大戈壁沙漠中，在風雪交加的天山山脈和帕米爾高原上，憑著一顆堅定不移的信心，用雙腳走出胸中的世界和佛法的慈悲；男眾部也為了一個單純的目標——健身、建僧，用雙腳走出續佛慧命的意志，用汗水見證師父筆路藍縷的建僧之路，從中華佛教文化館到法鼓山園區的三十一公里，不算太遠的距離，卻是師父大半輩子努力經營的艱辛旅程。乘著師父的悲願力，僧大這場行腳之旅就此展開。

踏上師父的悲願之路

2008年7月4日天氣晴，一早男眾部的法師和菩薩便歡喜地搭著國光號前往文化館，準備走回法鼓山。在副都監果興法師帶領下，學僧們先到文化館禮祖，並請二師伯為我們祝福；接下來果興法師鼓勵我們追隨師公遺志，並以師父的悲願走這條路。出發前，外護常源法師叮嚀我們，只要記得兩個原則，第一是可超越但要呈一直線，二是若要喝水、洗手或走不動時，只要後退就有後勤支援。接下來，學僧們就在重重的外護包圍下踏出祖庭，一路往法鼓山園區方向前進。

戴著斗笠、穿著球鞋，我學習常應法師的方法，一心持誦〈大悲咒〉，注意身體的放鬆，並緊跟著前面的人。來到東昇路上的第一個休息站時，幾位外護菩薩已準備點心為我們補充體力。男眾的腳程快、體力也較好，所以一路上只規畫了四個休息站。

從東昇路往前走，再左轉一百八十度向上，就進入整段路程中坡度最陡的青春嶺路，這名字取得真貼切，持續的彎道與陡峭的斜坡，考驗著大家的體力。兩旁參天古木上鋪著黃綠的苔蘚，在寬度只能容納



一部汽車的道路上，一行人的速度慢了下來，隊伍明顯地分成兩組，青春年少的法師行者，像是足履平地般走在前頭，後頭的戒長法師們則吃力地往上爬，我感覺汗水被急促的呼吸聲逼出了汗衫，心中改念菩薩聖號，終於也走過這條好漢坡！

接著來到開闊的陽金公路，陽光愈來愈強，影子也縮在腳下躲避酷熱。隊伍持續地拖長，不過也接近午齋時間了，為了找個陰涼處避暑，我們多走一公里路來到小油坑遊客中心用餐。在晴朗的天氣下，此處可以清楚地看到小油坑地熱噴出口的特殊景觀，爆裂口旁凝漬著硫磺的結晶體，四周的角礫岩表面好像是被不斷往外冒的熱氣給燻得焦黑，薄薄的白煙緩慢往上，披在七星山上，點綴著小油坑。

承擔與傳承

午後，原本的高溫變成了烏雲密布、微風徐吹的天氣，從小油坑遊客中心往金山的路也不再是吃力的上坡，而是下坡的山路。隊伍的速度漸漸加快，好像回到農禪寺佛七晚上的「跑西方」，為了配合大眾的速度，我也跑起了西方，竟也走出速度感，四周的景物不斷往身後成流線狀地消失，不管大腿根部的痠痛感和腳底的灼熱觸受，我享受著涼風吹過汗水的清涼舒暢，終於來到金山平原。

這一條路，我們選擇金山平原的鄉村小道，流水涓涓在一旁，地瓜田、茭白筍和荷花田錯綜其中，四周環繞著山脈，淳樸的孩子們騎著腳踏車相互追逐，這一條平原的小路，讓我也慵懶了起來。因前腳掌的脹痛感改用後腳跟著地的走

著，起了「鐵腿」後怎麼保持威儀的妄念，走著走著，「靈山勝境石」已儼然出現在眼前。

最後我們決定一起上山，大眾到齊後，先在觀音道場匾額下拍攝團體照，我們特別選了由下往上向著男寮的角度，象徵承擔與傳承。

影響千古的志業

在回男寮的法印路上，我想起曾有一位菩薩問我：「出家是利益眾生的工作，但是企業慈善家好像可以幫助更多的眾生？」的確，如企業家比爾·蓋茲和經濟學者尤納斯，他們有錢、有智慧也有能力，或許可以幫助很多當代的眾生脫貧，但是對於後世的影響卻不如僧伽來的大。

捨俗出家是一個更偉大的事業，僧團最大的貢獻，是用佛法來幫助眾生出離煩惱的束縛、得到解脫的智慧；最大的價值是住持三寶與續佛慧命，佛法因為有僧團的住持，得以穿越將近兩千六百年，持續地利益與安定有形、無形眾生，其影響力是無遠弗屆的。

試想六祖的南宗在當時社會，也不是影響力最大的派門，但現代的寺院幾乎都是傳承著南宗的法脈，師父的悲願不也是如此嗎？或許法鼓山的僧團不是最大的、也不是影響力最廣的團體，但建僧、教育、社會關懷、社會弘化，在在處處都是師父用其短暫的一生，做真正影響千古的志業，延續佛陀近兩千六百年的教法。我們都是師父建僧悲願下的產出，也同樣發願著要精勤於利益眾生的志業，延續這貫穿時空的教法。

三十一公里的行腳，象徵我們走過師父建僧的辛苦過程，並讓參加過自覺營的男眾學員回來親近僧團，這次八位外護義工菩薩們，其中一位也在今年順利考上僧大。最後，我們一起在男寮佛堂禮佛發願並迴向，我祈求師父的建僧之路順利圓滿，外護菩薩們能夠趕快回到如來的家。

出家殊勝行

2008年落髮及剃度典禮

◎常鐘

經典上記載，每當有人發心出家，魔宮便會震動，因為魔王害怕將要少了一個徒弟。法鼓山每年的剃度典禮，則是因為家有喜事，使全山為之震動。

全山總動員

今年剃度的法師共有五位男眾、十三位女眾，內外護則出動了僧大六十多位法師菩薩。全山各相關單位的執事法師、專職、義工菩薩，也幾乎全體動員。這麼浩大的護持陣容，全為成就這些未來的法門龍象。僧團法師只要沒有要務在身，都會盡量出席，共襄盛舉，一方面同慶僧團再添新血，一方面回想自己落髮時的初發心。

2008年8月16日，僧大邀請受度者家屬拜見師父，讓親友們先熟悉子女在山修學的狀況。之後，僧團及僧大法師們更一次次不厭其煩地陪著學僧演禮，從如何搭衣、上下樓梯等基本動作，到全程演練。落髮前兩天，還特地為受度者舉辦兩場大悲懺法會，以懺除業障、得受清淨戒體。

落髮，抖落三千煩惱絲

經過一連串緊鑼密鼓的準備，令人期待的一天終於到來。8月29日這天的早齋，院長暨僧團方丈和尚果東法師勉勵將落髮的菩薩，放鬆身心、安於當下。他表示，我們能在同一個道場出家修行，彼此早已在過去生中，於無量諸佛的座下，



結下同修同行的法緣。因此，應當珍惜這難得的緣分，秉持六和敬的精神，互相幫助、共同成長。

落髮儀式預定下午六點開始。正式落髮前，方丈和尚再度勉勵受度菩薩，要發積極的菩提

願心，承續師父入世、化世的人間佛教悲願。落髮象徵放下過去種種的榮辱、牽掛，不是不再關心家人，而是和家人結下更殊勝的法緣。在莊嚴的佛號聲中，落髮者各就各位，諸位執剃阿闍黎和協助的執事法師、僧大同學早已恭候在位。隨著司儀法師的口令，落髮者先自己剪下三撮頭髮，同時在心中發下菩提願。這一刻，將深深烙印在他們心中，而這些願也將一直伴隨著他們，讓出家之路走得更踏實堅定。

接下來就是執剃法師們大展身手的時刻了。整個會場氣氛輕鬆、熱絡又不失莊嚴，幾位協助落髮的法師，有感於出家的不易，擤著鼻子、眼眶泛紅，令人動容；家屬們有的笑、有的哭、有的又哭又笑。方丈和尚果東法師及副院長果光法師，則在場內來回穿梭關懷。隨著地上的落髮漸漸增多，一位位法相莊嚴的新落髮菩薩，一一出現在大家眼前。

剃度，學做人天功德主

翌日，剃度典禮由聖嚴師父親自主持。一早，負責引禮、悅眾、捧盤，以及其他內外護的法師、菩薩皆已就位。典禮開始前，大殿內有幾位法師仍再三整理捧盤中的僧鞋、剃刀，希望呈現出最整齊、莊嚴的一面。

當日的觀禮人潮更勝前日。四位來自馬來西亞的新戒法師，總共帶來了三、

四十位親友，有些是馬來西亞分會的菩薩，有些是新戒法師的家人、前上司、同事、同學等，遠道而來的祝福，特別令人感到溫馨。今年的新戒法師，有來自法青會的、有長期擔任義工的，也有在地區分會服務的，所以各會團也都有不少代表出席。幾乎每位新戒法師都有不少親友蒞臨盛會，可見他們與家庭的溝通都非常善巧圓融。

典禮前半段的迎請、讚偈、開示等，儀式隆重但氣氛輕鬆自然，直到「辭親出家」時，看著子女在面前向自己頂禮辭別，不少家長終於忍不住紅了眼眶，不過也有的家長滿心歡喜，合掌回應。這時，師父適時在台上開導，讚歎家長難捨能捨，願意把子女布施給三寶，讓他們來學做人天師範。

儀式接著進行剃度、受戒、授衣等儀式。師父除了遮難部分請方丈和尚問，其他全部親自主持、開示。師父這天說話雖然不能說中氣十足，卻很有精神。方丈和尚說，這是師父在以身示現，什麼叫作「盡形壽、獻生命」，只要有一點體力，師父想的，都是如何能為佛教多做一點事。

當天師父及方丈和尚的開示，不但是說給新戒法師聽的，在場的法師們也都覺得非常受用。師父說，我們道場的特色，就是沙彌教育紮實，也勉勵新戒法師珍惜這個殊勝的修學因緣，以比丘（尼）的威儀行止標準來自我要求。剃度不只是外形上的轉變，「剃」是剃除三千煩惱絲，「度」則是從世俗的家度到三寶的法船上，受戒成為沙彌尼後，要發願作人天師範。沙彌的意思是「勤息」，所以沙彌的責任就是要勤修戒定慧、熄滅貪瞋癡。師父又特別開示，〈搭衣偈〉中的：「世世不捨離」講的是大乘菩薩的大悲願心，大乘出家眾，除了圓滿盡形壽的聲聞戒律，更要發盡未來際弘法利生的菩薩誓願。

最後，師父又以弘一大師的行誼，提醒出家法師與人互動時，要用出家的心態，而不是世俗的三業。師父並開導家屬，出家人以寺廟為家、以三寶為家、以僧團為家，所以歡迎家人常來山上或到分院，但不要常常希望子女回家。特別的是，師父今年還一一介紹新戒法師，把他們的法名都做了一番詮釋，讓新戒法師

們又驚喜又感恩。

方丈和尚的開示，則再度展現其特色：清楚使用師父的語言，傳遞法鼓山的理念，加上別出心裁的「一字問候語」。方丈和尚提醒新戒法師出家後，要解行並重，「解」是要具備因緣、因果的正知見，「行」則是要實踐戒律。如此，便可漸漸脫離苦海，得解脫樂。方丈和尚也提到，剃度典禮會選在地藏菩薩或觀音菩薩聖誕，用意就是希望大家學習地藏菩薩「眾生度盡，方證菩提」的大願，和觀音菩薩「千處祈求千處應」的大悲心，並勉勵大家要常起慚愧心，用感恩心接受、用報恩心付出。今日的「一字問候語」則是「盡心盡力、隨緣努力、有願就有力，我們一起努力，彼此共同勉勵。」

食輪不動，法輪不轉

午供過後，就是豐盛、快樂的聚餐時間。至親好友們在七樓宴會廳享用歐式自助餐，其他觀禮菩薩也有五樓的餐點可享用。令人讚不絕口的點心，全都是大寮法師群別出心裁的精心傑作。

各桌親友把握與新戒法師聚餐的因緣，一邊用餐，一邊關心他們在山上的狀況，僧大執事法師也親切地到各桌關懷。隨著長桌上的美食漸漸消失，餐敘也進入尾聲，在新戒法師合照後，親友們終於依依不捨地離開。僧大法師、同學們，則又各就各位，開始善後的工作，為期兩天的落髮、剃度典禮，在此畫下完美的句點。

在生命的轉角處看見自己

自殺防治講座

◎常越

本校於2008年11月19日下午，邀請「行政院衛生署自殺防治中心」執行長江弘基菩薩，以「在生命的轉角處看見自己」為題演講，探討如何防治自殺。

江執行長在課程中，以歷年統計數字說明台灣自殺現象之轉變，並舉例說明最簡單的關懷，就是防治自殺的最好方法。主題雖然沉重，但是江執行長卻能以幽默詼諧的方式進行，例如舉名人的案例，或以朱德庸的四格漫畫，或以時下的流行歌曲做說明，除了讓學僧加深印象之外，更增添許多笑聲。

江執行長也談到，從1992年至2006年，自殺總人數的變化幾乎是年年攀高，自殺方式也有所轉換。值得注意的是，統計數字只是冰山一角，多數的冰岩在海平面下並未被發現，因此在統計數字之外，還有許多隱藏的自殺身亡者。

更值得我們關心的是，自殺年齡層中最低的青少年，雖然他們在二百次自殺意圖中只有一人身亡，但顯示青少年自我傷害的次數很高。因此，防治自殺的工作應該是全面性、不分年齡的。

最後，江執行長勉勵學僧，在自殺防治工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為宗教師可以給予其他人所沒有的安全感與信任感，會以一種同理心來接納犯錯者與遊走於自殺邊緣者，而這些因素比專業諮商者更重要，亦是防治自殺的關鍵要素。

這次演講讓我們了解到，社會最需要的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懷與倫理觀念的落實，這也正與我們法鼓山所推廣的「心六倫」，從「心」出發的關懷、關心的理念相呼應，可見「心六倫」是現今社會所需要的，值得我們善加推廣應用。

與地球生命體的深層對話

聖嚴師父與珍古德的心靈對話

◎常禎

僧 大師生於2008年11月25日上午，參加由台北縣政府教育局、國際珍古德教育及保育協會中華民國總會，以及法鼓山文教基金會共同主辦的「打造台北縣為Eco-City（生態城市）環境教育成果展」。其中，除了邀請珍古德博士（Dr. Jane Goodall）、台北縣縣長周錫瑋針對生態環境的保育與保護，分享彼此的意見與看法外，也邀請聖嚴師父與珍古德博士進行一場「大悲心起：與地球生命體的深層對話」座談會，展開東西方相遇的心靈對話。

慈悲的種子

聖嚴師父與珍古德博士風趣幽默、深入淺出的言談，令現場觀眾笑聲與掌聲不斷，他們樸實自然的態度，充分流露出菩薩般的慈悲與智慧；他們為整體自然環境的關懷與付出，更充分體現觀音菩薩同體大悲的悲願與胸懷，這真是一場令人受益良多又充滿法喜的心靈對談。

對談一開始，珍古德博士用她向來令人熟悉又玩味的黑猩猩吼叫聲來打招呼，引來觀眾的掌聲。正當大家期待師父會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回應時，我心想，師父要如何以兼具宗教師威儀又不失幽默的方式來回應呢？可愛的師父面帶微笑地回應了一句：「阿彌陀佛」，化解現場可能造成的尷尬。於是就在這樣幽默又機智的氣氛下，展開這場心靈對談。

當主持人提問：「慈悲的種子什麼時候在你們的人生中開始發芽？」珍古德

博士表示，她小時候就曾經把蚯蚓帶回家觀察；而師父則更語出驚人地說，他從小就喜歡玩蟲，和蛇更是好朋友，而當他閉關時，蛇也曾經來回進出關房，有時索性就睡在師父床上。兩位智者另類又風趣的生活經驗，引來現場觀眾不少的掌聲回應。



慈悲的行動

接著談到他們如何把與生俱來的慈悲心，轉化成一種更具體的力量與行動力？以及從事教育的工作者，要如何培養出下一代的慈悲心？二位都深信並強調教育工作的重要性，珍古德博士特別提出了「根與芽計畫」，她說明「根」是能夠往下扎根並尋找水源吸收養分，「芽」則是努力地向上尋找陽光，現今全球暖化、貧富差距等各種問題如同一道道的城牆，此時世界各地的根與芽，就能盡他們的力量破除種種國家、文化與宗教的城牆與藩籬，達到世界和平的境界。

聖嚴師父對這項計畫表示肯定，他強調，法鼓山所提出的「心靈環保」也與「倫理」相互配合。心靈永遠是道德的，道德即是要負起責任與義務，兩者是整體而一致的。然而，宗教家與教育家的職責所在，就是將不可能的事情轉變為可能，只要我們相信未來可以改變，世界也就能扭轉乾坤、改變人心，讓世界變得更美好。由此可知，珍古德博士所提出「根與芽」的主張，和我們的理念「提昇人的品質，建設人間淨土」相互呼應，而這項主張更是與我們的方法「提倡全面教育，落實整體關懷」相互契合。

從觀照自己到關懷世界

師父在這場對談中也提到，一位禪修者必須善於觀察自己的心與腦和一切的價值，從覺照自己的內在價值而延伸到外在。在修行的過程中，首先要觀看自己，觀照自己對外在世界的喜惡、好壞、多少。這些評斷所憑藉的是什麼？是個人的想像，還是有其客觀的事實？師父強調：「這些評斷都是沒有客觀事實的。如果有，那就是你自己的主觀。因為自己的主觀，才會把事情評斷成這樣、那樣。而把自己的主觀認為是客觀，認為自己所做的都是替大家想。」其實，有這種心態是不對的，因此，師父提醒大家，減少對他人與外在環境的評斷，自己的煩惱也就會少一點。所以，我們要從內在來觀照自己，進而觀照整個世界，從自我的完成，進而推展到整體世界的關懷。

師父這一席話，帶給我們很大的啟發和省思。我們透過師父的教導，學習如何自我覺照與自我消融，用這樣的精神與態度應用在日常生活上，甚至是生活環境上，都是一種很好的方法與態度。師父曾說過，我們在團體中生活，要學習讓自己與大眾合和，學習著放下自我的成見與自我中心的執著，如果覺得自己有很好的建議可以提出來，若大家都能接受，成為大家共同的主張，那是很好的結果；若大家不能接受，那就要放下來，看看是否有需要改善的地方，或是自己的表達不能恰如其分而無法讓別人充分了解。總之，就是要學習放下自我的執著與自我中心的堅持，這也是我們在修行過程中，最基本也是最值得重視的地方。

回程中，學僧們也討論到台北縣政府對於濕地生態保育的議題，這著實讓僧大的同學對於生態議題有一些初步認識，也激發我們去思考與省思。更重要的是讓我們了解到，目前還有哪些團體正在從事與「心靈環保」相關的工作，讓我們可以彼此學習、相互成就。師父常常勉勵學僧，做為一個宗教師必須眼光高遠、心胸廣闊、氣度恢弘，要有國際觀、世界觀。因此，很高興學院可以安排這樣的活動，也很感謝這麼多人來成就這樣難得的因緣。

海外學府友誼交流

新加坡國立大學參訪

◎僧大小記者

由新加坡國立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教授、研究生及大學生共十三位成員組成的參訪團，於2009年5月24日下午至僧大參訪。

此次活動是由該校的國大博學計畫（University Scholars Program）主辦，目的是為了解佛教在亞洲是如何適應各地不同條件而傳播開來。參訪團至法鼓山參訪，則是為了認識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的教育理念及體系結構，從而了解法鼓山在國際推廣佛法領域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參訪交流會在海會廳舉行，由僧大副院長果光法師代表致詞歡迎，並由僧大佛學系三年級、畢業於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會睿法師主持，另有十位學僧出席此項活動。



果光法師致詞後，由學僧分組帶領參訪團至圖書資訊館、電腦教室、小教室、學生活動室、佛堂等處導覽，並對法鼓山現代化硬體設施及設備做概括性的介紹。接著安排觀賞僧大簡介影片，使參

訪團成員對僧大的僧才培育目標與課程規畫有更深入的了解。另外，養成班二年級的常洛法師及禪學系二年級的常炬法師，分別分享「僧大的一天」及「校外活動」，讓參訪團了解僧大的校園生活與校外的教育活動。

整個活動中，以發問時間最為精彩。參訪團學生都踴躍發問，問題涵蓋層面頗廣，例如「僧大學生須要參與哪些大型活動？」、「何謂僧才？」、「為何比丘受的戒條比比丘尼還多？」、「女性在出家前會遇到甚麼困難？」等，學僧代表都能從容不迫地一一解答，令參訪團感到受益良多。

最後，副院長果光法師贈送一副「悲智和敬」墨寶給參訪團代表，他們也回贈一座精美的紀念盃，象徵兩校之間的教育友誼，也開啟僧大與海外教育學府交流的先河。

發現智慧密碼

四川什邡心靈環保體驗營

◎僧大小記者

由法鼓山主辦、馬祖禪文化研究會協辦的「發現智慧密碼——法鼓山青年心靈環保體驗營」活動，在四川什邡大專同學熱烈期盼下，於2009年7月27日在四川省什邡市馬祖鎮馬祖村馬祖書院正式展開了！此次活動，由法鼓山僧團副住持果品法師親自教授，並首度委派僧大常澹、常啟二位法師前往實習輔導，饒富法鼓禪風與教育意味的內容，在這片誕生馬祖道一的大地傳遞開來。

來自各校的大專青年學員，多為熱忱參與當地多種志願服務的成員。為期三天兩夜的營隊，不但是法鼓山首次於大陸地區舉行的禪修課程，也是當地首度結合佛教禪修、教育與青年交流的活動，除了學員正面的回應外，也獲得當地人士的肯定及讚賞。

什邡市青年志願者協會會長吳志銳表示，此行最大的收穫是學到了體會生活、放鬆身心、淨化自我的觀念與方法，讓自己發現攀向生命高峰的方向。學員鄭智超也說，聆聽聖嚴法師的開示，讓自己明白了怎樣做好一個人，目睹法師們的身行，則是真正學習到真誠與慈悲的典範；透過這次全程禁語但卻活潑有趣的活動，使他改變了以往封閉的想法，願意在日後持續用出離心消融煩惱、以菩提心奉獻社會。

本次活動能夠圓滿，成功的背後更有來自美國、北京、上海、台灣與四川當地青年志願者等義工菩薩的鼎力襄助。早在活動開始前，義工菩薩們便已從各地先行到來，進行環境清潔、場地布置等準備工作。盡心盡力的付出精神感動了不

少學員，紛紛預約報名日後相關活動也來擔任義工。這種傳承於義工與當地青年發心的精神，彷彿已在四川撒下了建設人間淨土的希望種子。



雀榕心語

Heart to heart Dialogue

圖書資訊館前的七棵雀榕，輪替著落葉與抽芽。
榮枯之間，彷彿為往來的人們，演化生命的無常變異。
這或許是學僧們總喜歡在雀榕樹下駐足片刻的原因，
藉此分享看似相同，卻實而有益的生命故事，
沾染一分智慧的法味……



心中的阿彌陀佛

◎常捷

當知道禪學系的學僧可以參加佛七時，心中感到很喜悅。距離上次的佛七，已有四年了。

因受佛七時的感動，這四年來，已改變了我的人生，從學禪修、僧大工作、到禪學系、落髮出家，這無不是因阿彌陀佛點了心燈，燃起了法身慧命之火。

抱著感恩，以及如同報告久違師長自己修學狀況的心情，參加了這次佛七。仍用最迫切、渴望的心呼喊阿彌陀佛，心中沒有什麼想法，只有四字佛號，但最深切時，很想回家，回到阿彌陀佛的身邊。

也許是進禪學系的薰修教理和方法的成效，已經無法只安住在有相的憶念阿彌陀佛，仍很深信阿彌陀佛的慈悲願力，但卻想知道推動阿彌陀佛的慈悲願力的力量是什麼？是人人都有的，那是什麼？阿彌陀佛不需外求，就在心中，那我如何看到、聽到、知道這力量？

很感恩學院，在我當專職時，就讓我參與學院的禪修課程及禪修活動，再加上當學僧這一年多來的教導，我已深信阿彌陀佛的慈悲願力是在我們每一個人心中，只要我們願意，人人都可以是阿彌陀佛的化身，當體會到這一點時，覺得很喜悅，因為阿彌陀佛已在心中，只是我不知道，還一直到處去找。

感恩學佛過程中的所有助緣，這些都是阿彌陀佛的化身，同時也相信是自己的願力感應來的，而也更提醒自己，要照顧好自己的心念，一切因緣果報都是自己感召來的。

出家因緣分享

◎常嗣

每個想出家的人，在決定要出家到真正出家的這段路程中，必定都會遇到非常多的因緣。唯識學將因緣分為：親因緣、所緣緣、等無間緣、增上緣，我就以自己對此四種因緣的初淺了解，來與大家分享我選擇出家這條路的過程。

親因緣

我選擇出家這條路，最直接的因緣是來自親人，母親與姐妹是我很大的支柱。從小雖不是在正信的佛教家庭中長大，像許多人一樣佛道參半的信仰，對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觀念在無形中建立。直到父親往生，在辦佛事過程中，家人才真正地有機會接觸到所謂正信的佛教。父親的離世，將我帶入另一個世界，引發我對生命另一層的認識及探究，我除了體驗到生命的無常、痛失親人的苦之外，意外地發現：即使身邊一位重要的人離開，這世界並未因此起太大的變化，我的生命因此而不同，但我卻必須照常地生活；也意外地學習到，人在臨命終時，身邊親人可以做的事不只是默默地悲傷，還可以積極地提振往生者的善念以及為往生者誦經，死亡不再如過去所想的可怕。宗教的正面力量開始在我的生命中發揮了作用，不再只是畏懼地不做壞事，而是可以積極地創造生命的意義。

增上緣與逆增上緣

三十幾年的人生中，遇到增上緣的機會似乎較逆增上緣多，增上緣如我的父

母，他們辛勤努力地工作，一輩子就為了栽培子女，讓子女不虞匱乏。從我三歲開始上幼稚園直到至法國留學，父母所花費的心血，以及對我在精神、經濟上的支援，可以說是無怨無悔、不求回報。我在留學十年後回到台灣，父親在這十年中已經往生，我沒有盡什麼孝道，沒有對家庭或社會有任何貢獻，仍舊自私地追求著自己的夢想、理想。爾後，因接觸法鼓山為聖嚴師父的理念所感動，毅然決定出家，母親依然無怨地默默支持，在平順的生命中，除了父親離世給我很大的打擊外，一切的擁有都是那麼理所當然。

幸而，有出國十年的磨練，讓我學習如何在逆境中生存。這十年中，由於受到許多人協助我才得以在國外生活，並讓我接觸各種民族、體驗不同的文化與接受多樣的價值觀。但我更感恩所遇到的逆境，沒有逆增上緣我不可能學習，雖然對很多遇到真正阻礙的人而言，我所謂的逆境實在算不上什麼：例如我為了節省父母的經濟負擔，並豐富自己的生命，選擇半工半讀的學習生涯；同時兼差當中法文老師、褓母、商務團翻譯、中文學校行政秘書等，也因為兼顧工作與學習，學業拖了很久才完成，但這些經歷讓我學習到求生之道。

為克服語言與文化上的阻礙，在接觸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時，我努力地消融對自我文化的執著，學習著包容不同的價值觀、融入當地社會與習俗。在這期間我曾迷失自己：我不為台灣人完全接受，不是道地的中國人，更不是法國人，我也不甘願做其中的某一種人，那我是誰？失去了自我認同，找不到生命的著力點。這些心裡的衝突與矛盾，才是我真正的逆增上緣。當我遇見佛法，奇妙的轉變讓我放下對身分認同的執著：在佛法遼闊的大海裡，我們都只是一粒微塵沙，現在的「我」只是一個因緣的聚合。

所緣緣

留法回台後，我仍不斷地在消耗自己的福報，生活型態的變化讓我無法調適，很想逃回舊有的模式中。但我清楚地知道：我與法國的緣分暫時到此結束，

選擇回來，是有另一件重要的事等著我，我不知道那是什麼，但我要轉變。

在跌跌撞撞地摸索兩年多後，2007年春節我到法鼓山上做義工，可以說是因緣成熟吧！我想出家的勇氣就在這九天的義工體驗中被激發、被鼓勵，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安定感與力量。這不是個偶然，因為在回台的兩年中，我積極地尋訪各道場，我知道佛法是我這一生都應該努力學習前進的目標與方向。遇見聖嚴師父，深深地為師父的悲願所感動，了解了法鼓山的理念，在大善知識的引導下，不害怕在修行的路上走偏，更重要的是我找到了生命的著力點，進而希望成為僧眾的一員，對我而言是自然天成的一件事。因此就在因緣具足的情況下，開始我出家求法修行的路。

等無間緣

在師父的開示中解釋到，「等無間緣」是在時間上持續不斷地努力。我的性格上非常缺乏持續不斷的毅力，我喜歡不停地變化，不喜歡一成不變的日子，在未真正明白佛法道理之前，我幾乎認為變化才是不變的真理「不斷地追求變化代表著進步」。雖然佛教也認為世間法本來就非究竟不變的，但其意義在要世間人不執著，並非教導我們做任何事不需持續不斷的毅力，而只是執著在變化中，否則，如何在修行與實踐佛法上得益處，更別說去利益眾生了。

不過，若深入探究起來，一件在我生命中持續感興趣的話題就是「對生命問題的追尋」，因著這個追尋，今日才能走到出家修行這個皈依處。我將持續努力不斷地在佛法浩瀚的智慧中探究生命的真相，並實踐體驗佛法真意。

「因緣的不可思議」帶領我走到修行佛法的路上，我珍惜這分難能可貴的因緣，更勉勵自己要將佛法智慧實踐在生活中，更要精進不懈地創造能持續在這條路上的因緣。

消融我執的磨練

◎常峯

整個寒假乃至水陸法會的實習，讓我學習及體會到在執作中應有的態度和觀念，那就是時時都應學習放下習氣、消融我執。

以佛法消融我見

因為出家時間並不長，仍有許多過去在職場工作的習性存在。在僧大，雖然師父、法師們的教導與開示中，不斷地提醒我們執作中應有的態度和觀念，但由於根深柢固的知見，在執作的過程中頻繁地自我交戰著，當然在其中也時時提醒自己，用佛法的觀念和方法來消融我見和執著，因此大部分的事皆能順利成就。

慚愧的是，自己對執作容易掉入比較與喜好的選擇裡。例如比較喜歡水陸法會和春節活動的實習，因為只要全力配合就好，不需要動太多的頭腦，而且在過程中能練習去除我慢和我執。當發現心中起厭煩感時會告訴自己：「這是法務，是三寶事，你的道心哪裡去了？要提起道心，不為自己是為眾生，願每個來法鼓山的人都能歡喜的來去，受佛法益。」

執作中的煩惱

春節期間，碰到一件令自己覺得不可理喻的事。當時我和另外二位同學輪流照客的實習，我正好輪到下午五點到六點在遊覽車平台照客，這段時間剛好也是參訪信眾要下山的時間，大家都排隊著等候接駁車，場面因人潮多而顯得有點紊

亂。到了五點十分左右，我發現所有的接待組菩薩和負責的法師已經撤場，準備上樓開會。此時大眾接駁車已減班或停開，且接駁乘客限信眾，現場突然一片混亂，甚至有參訪信眾抱怨說：「接駁車不是到下午六點嗎？怎麼沒車了！」當時起了念頭想：「是不是活動規畫的執行出了問題？怎麼會如此呢！」

後來同學和我分享，在水陸法會期間亦是如此，心中有許多的問號，但相信它自有其緣由。如此地過了幾天，自己也能順應著現場狀況配合引導關懷，盡量讓來訪的人在下山時不起煩惱，至於先前的念頭也不再去多想了，因為很多環節在活動規畫時應該已被思考過，所以呈現於面前的已是最佳處理方式，接受它就對了。

用心，不用擔心

有別於春節活動和水陸法會的實習，生命自覺營的執作除了是自己能力最大的挑戰外，也是消融我執的一種磨練。師父在《法鼓晨音》一書〈執事的原則和方法〉中提到：「執事本身是由龍天推選出來的，代替龍天護持常住，也就等於我們自己護持常住。」雖知自己能力有限，心中有許多的抗拒，因為對事情沒有把握，但想到師父的開示也就接受它，盡心力的成就它。整個過程中雖跌跌撞撞的，但有師長從旁協助也終於順利完成。在活動中，見到大家都能在愉快的氣氛中完成任務，感到安心許多，知道自己做得不夠完善，但已盡力了也就放下先前的擔心。「用心，不用擔心」師父是這樣提醒我們的，很慚愧自己的道心仍待加強，很感恩三寶的加持及大眾的合作，才能成就所有活動。

師父在《法鼓晨音》中開示：「執事是十方三世常住三寶所賦予的，是一樁神聖的、光榮的、非常莊嚴的佛事，不要將它當成一種壓力，能為三寶常住服務即是供養三寶，盡形壽做供養人，那是大修行。」願自己能謹記於心。感恩師父和常住給我機會學習，讓自己在未來的修行學習上有更明確的方向和著力處。

把這盞心燈傳下去

◎常勳

在2008年3月28日的晴朗午后，僧大學僧男女眾一百多人朝農禪寺出發，為的是參加一年一度的清明報恩佛七。對學僧們而言，已因故停止參加佛七兩年，今年能夠參與這場盛事，無一不充滿期待、歡喜交集。甫到農禪寺，悅眾法師們正在大殿裡預演流程，聽著莊嚴肅穆的梵拜音聲，內心隱約地感到被陣陣幸福感所環抱著。頓時，四年前參加佛七的種種美麗記憶，也隨之被悄悄喚醒了。現在才恍然明白，原來這些千百億身相，正是前來引領與護念法身慧命的觀世音菩薩化身。

伴「誦」菩薩

記得四年前，我還是個剛開始學佛的在家人，在懵懵懂懂之中參加了農禪寺舉辦的彌陀佛七，這是我初嚐精進修行的滋味。那時的我不懂方法，不知道為何要求生淨土，只會「隨著大眾的音聲」並且「竭盡己力大聲地念誦」。所以，什麼方法都不懂的我，反而把「阿彌陀佛」的聖號念得清清楚楚。在那次佛七中，首次感受到心念的專注與清淨。

照護菩薩

精進修行期間，患了重感冒，沒經驗的當下，戴起了口罩，還是繼續精進念佛。但身旁總有表達關懷的菩薩們，為我準備維他命、保暖衣物、提供療癒祕訣

等，更有菩薩不斷讚歎與鼓勵抱病念佛的我。使得當下，雖鼻流涕淌，卻也洋溢於一片溫情的懷抱之中，繼續奮力用功。

恆精進菩薩

在喝水洗手的休息時間，總常見到一位法師在菩提座上或拜佛或打坐，藥石的時間以及安板後的深夜，還是見到這位法師持續用功的身影。這樣的景像，看在眼裡，內心更頻頻湧現深深的感動與讚歎，似懂非懂地問著自己：「究竟是什麼樣的力量，能夠讓他永不懈怠呢？」當時的我，一點也不知道拜佛的功效，但卻因著法師精進的身影，而時時提起警醒的心，行而效之。

對於一個完全不懂佛法而又積極學習的人而言，在場參加的每位菩薩都是我的老師與善知識，因為，有他們的示範與陪伴，我就在這種「依樣畫葫蘆的生活」中，圓滿了今生第一場精進修行的生命。始終記得在解七最後一天清晨的那炷香，整個殿堂裡充滿著優雅的悅音，宛如諸多天使雀躍地歡唱著，佛號聲齊整地奔馳於天際之中。

此次的佛七，能夠精進拜佛，更是因著對於這位法師的感恩與懷念。時時念著當初就是有這麼一位模範法師，我才能夠得到深刻的佛法利益。今次，念頭中亦提醒著自己，已現出家相的我，精進的身形或也能成為鼓舞坐在後端居士菩薩



們的動力來源。因此，總在疲累的當下仍敦促著自己，要把握當下做最好的示範，這當然是來自「恆精進法師」策勵的效用。結果，滿七時自己順利地達成每日千拜的願，更令人驚奇的是，解七後收到

了一張字條，上頭寫著「看見您這麼認真用功，我也不敢懈怠……」，當下，臉頰上泛出微微的一笑，心想：「這盞心燈傳下去了！」。

成為點燈人

正如師父與戒長法師們常常提醒的，出家人要做「人天師範」。道業的成就除了自修，更有賴同參道侶相互扶持。化現出家的身形，於二六時中的一切行止與念持，都具有須臾輕重的功效，隨緣攝化正是我們的本分。在成就佛道的遙迢路途上，除了祈求善知識的相助，自己也要發願成為其他同參道侶的善知識。

「恆精進法師」的身影，為我點燃了精進修行的心燈。擁有感恩的心，更需有報恩的行動，用「鍾愛今僧」的態度勇敢擔負起「這一刻點燈人」的責任，是我盡未來際行願的方針。

感恩念佛因緣

◎常越

這是學僧第一次參加佛七共修，當公布可以參加佛七時，心中就很期待，因為學僧僅參加過禪七，不清楚佛七的情形，而且我們農禪寺的佛七又很著名。雖然這也是學僧第一次到農禪寺，可是農禪寺給人的感覺卻很溫馨、不陌生，就像回到另外一個家，或許是因為法師們都十分親切的關係吧！雖然建築物不像法鼓山上宏偉，景觀視野不是很遼闊，但是簡樸的住宿空間。小巧可愛的花園景觀，卻都讓學僧心中歡喜。

快樂的佛七

這真是個快樂的佛七，因為佛七的方法很容易，只要念佛就可以，所以學僧就高聲念佛了七天，除了精神狀況不錯之外，妄想也少，內心也還算安定。七天沒有說話，並不知道自己已經喉嚨沙啞，直到最後一天心得分享時才發現。整個佛七的行程安排變化很多樣，個人時間是寬鬆的（例如早上五點起床，中午休息時間較長），可以自行運用做出坡或拜佛等，而且不用擔心肚子餓時沒有東西可以吃，因為總外護法師幫我們準備了一些點心，體力不足時就可以補充。

參加佛七受益最大的還是師父的開示，讓學僧因此對西方極樂世界有正確的認識，以及對佛、菩薩產生信心（真心的相信）。在過去，學僧對西方極樂世界實在不了解，而且有一些誤解。現在終於明白真正有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等諸大菩薩，而且他們的大慈悲及願力是可以收得到的，其中師父對於佛的三種身

（法身、化身、報身）講解十分清楚，讓學僧對於「有佛」的事實建立了很大的信心，因此也發願要親見佛身。

師父的佛七開示與禪七開示很不一樣。禪七時，師父主要講的是空性，很少會提到有「佛」的事實，而學僧對於「佛」的信心僅停留在法身佛的階段，現在終於了解有佛可見、有淨土可以去的事實，而且只要有願、專心持誦佛名與努力修行一切功德就可以到淨土，學僧的內心也因此感到格外踏實，對於修行，有一種放心、安心的感覺，因為不用再擔心自己業障重沒有得解脫，就會繼續輪迴三塗而心中恐懼不安。可以確認的是，只要老老實實修行，就算業障沒有全消，也可以帶業往生西方極樂淨土繼續修行。不過，由於學僧明白自己業障重，在西方淨土修行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這與學僧的心願「要協助彌勒佛成就人間淨土，而且要在彌勒菩薩在人間成佛時成為佛的弟子」不太相同，所以在內心祈求阿彌陀佛，讓人間也有一個像西方極樂世界的淨土，讓學僧能在這人間的淨土中修行，也一面完成心願。

從恐懼中解脫

佛七的另一種體驗是每天定課中的拜佛（每天三百拜），剛開始時，與過去拜佛時的心境一樣，因擔心膝蓋疼痛而內心有恐懼，雖然很想努力的去克服與完成，不過兩膝還是腫起來，疼痛當然也不在話下，但也因此讓學僧感到自己業障深重，而至誠向佛菩薩求懺悔。在拜佛懺悔的過程中，讓學僧深深感受到佛菩薩的大慈悲與大地萬物、所有人們的恩德，內心感動不已。在這之後，雖然拜佛還是讓學僧兩膝腫痛，不過並沒有因此造成負面的心理影響，反而讓學僧明白甚麼是「用心拜佛」，也讓學僧從膝蓋疼痛的恐懼心中解脫出來。

總言之，這次的佛七讓學僧體會很多，也學會了「用心念佛」，因此回到山上之後，在日常生活中也經常用心念佛，尤其是拜佛可以讓學僧很專心，而平常行住臥乃至盥洗中念佛都可以感受到法喜，感恩有這樣的因緣。

發願、報恩

◎常迪

在我的生命中，最歡喜、最值得的事，就是能夠出家修行。感恩諸佛菩薩、師父、僧大、僧團及家人的成就，促成這個殊勝因緣，實現常迪七年的心願。

落髮當天，心中充滿法喜。雖然老菩薩、家人及親友都因為不捨而傷心流淚，但是我知道，他們的內心是非常支持及祝福的。這一分深深的祝福，啟發常迪的精進心及願心。

常迪看似不受親情的影響，不是絕情，而是希望家人也能同霑法喜。落髮的過程中，我一直以高聲念佛，來為他們及一切眾生祝福，同時也期許自己要精進修行，以報答眾因緣的成就。

「願斷一切惡、願修一切善、誓度一切眾生。」雖然我每天都在發這個三聚淨戒的願，但在落髮前發願的當下，體會更深。

方丈和尚果東法師及副院長果光法師也叮嚀：「出家修行是承擔如來家業。」我們須提起弘法利生的使命感，並不斷地使願心更加堅定。也要時時警惕自己，落髮是落掉三千煩惱絲，成為初發心的菩薩。落髮後，要把過去的一切好與



壞都放下，用新的生命力，重新開始。從心出發，時時刻刻讓自己少煩少惱，同時也要幫助他人少煩少惱，做一個快樂的出家人。

隔天的剃度典禮，儀式進行到辭親出家、禮拜父母時，心中雖然有點傷感，但是出家的願心及弘法的使命感，已經超越心中的感受。當從捧盤菩薩的手中捧起五衣時，感觸特別深刻，此衣得來著實不易，因此常迪發願生生世世，絕不捨離。

搭衣時，則百感交集，一方面感到很歡喜，但是也很慚愧。因為自己的慈悲心、智慧心及奉獻心都不足。有時，因為自我中心太堅固，而引起許多煩惱。今後，警惕自己一定要好好修行，奉獻生命，利益一切眾生，並期許自己，一定要依教奉行，把身心調柔，成為名副其實的出家人。

走在雲端上的人

◎常實

自從圖書資訊館前換上好走的石板路後，我開始喜歡在行政大樓與開山觀音公園間的路上漫步，聽風拂過七如來雀榕沙沙的聲音。由此望向金山平原，有一種走在雲端，往下望著人間的感覺，再加上風吹起長衫飄飄，真有如天人一般。

有時我會順道拜訪開山觀音，聽著觀音座下，傳出陣陣低沉的蛙鳴，或不知名的鳥，如誦經般的鳴叫聲或聖號聲，都令我更加攝心繞佛，同時洗滌心中的塵勞。此時，心裡沒有任何負擔，只有當下那一顆被開山觀音所看護著、安定且溫暖的心。

去倒廚餘、垃圾時，望向對面即是藥師古佛。每每經過，我一定會駐足凝望片刻，如此，總能安定我的心。休息時間，繞到祈願觀音殿禮拜，則令我心開意解，生起歡喜心。若是能在水池前，望著風所吹動的一陣陣水波打坐，那真會是無比幸福的！

生活作務在大殿出坡的福利，則是能欣賞到經玻璃折射的陽光，映照在地面上的彩虹。曾在觀音菩薩聖誕的早課，唱誦〈讚觀音偈〉時，當唱到「光照壇場」這一句，正好一道陽光穿過大門，照射在大殿上，灑落在我身上，激發出無比的宗教情操。

法鼓山上，處處都是法、處處得見佛菩薩。如〈毘尼日用〉的偈子：「若得見佛，當願眾生，得無礙眼，見一切佛。」師父墨寶中有一幅寫著《華嚴經·無量壽品》，內容說明佛為了令眾生對佛產生憶念稀有，而以種種神通力，令眾生



見不到佛。而在今日這感官的世界，師父慈悲地以種種方便力，讓我們處處得見佛、時時得聞法！

我不知在佛前求了幾百年，才能有如此殊勝因緣，在法鼓山依止師父隨佛出家。感恩佛陀、感恩師父、感恩一切眾緣和合，更感恩自己將此身心奉塵刹！

開山寮巡禮

◎淨應

沒有高廣的門庭、沒有新穎的華廈，有的，是草木扶疏的小庭園，和一間小小的紅磚房，庭園中種植著柑橘和幾株野百合。這樣的簡樸，就是開山寮，是聖嚴師父在法鼓山園區的居所。

那天，我們選擇以朝山的方式向這塊寶地致敬。順著蜿蜒的石板路，我們從柵門口開始，唱誦著觀音聖號，緩緩向上朝拜。在小路盡頭的磚屋，似象徵著法鼓山的源頭；而這條石板路，就是師父筆路藍縷的弘法軌跡。

師父弘法的歷程是如此艱辛，但一路走來，卻從未放棄。師父常說，他的資產就是信心、意志力、恆心。若不是師父的堅持，漢傳禪佛教便不會出現在世界的舞台，便不會有法鼓山僧團、不會有僧大這麼好的修學環境、不會有我們。

師父這一生，常常獨自走在冰天雪地中，但他從不畏懼或退縮。就這樣走出了一群弟子，走出了法鼓山的春暖花開，走出了漢傳佛教的國際視野。即使現在，身軀已經老邁、步伐已經沉重，仍然繼續為佛教、為眾生，投注全部的心力。

我也試著幫助別人，但是碰到了阻礙，就覺得辛苦、孤單。和當年的師父相較，我有一群師兄弟，有戒長法師的經驗傳承，有法鼓山豐富的資源。跟師父比起來，我的挫折，怎麼敢再掛在嘴上？

朝山終點是小磚屋的門口。我們一起向佛菩薩、向師父頂禮，並發願迴向。今天，我發的願和平常不同。我希望盡形壽、獻身命，追隨師父的腳步弘法利生。用漢傳禪法的光明，點亮眾生的心燈；用人間佛教的精神，促進世界的祥和。

與您的邂逅

◎常藻

這個天氣爽朗的早上，實在該讓身心來個深呼吸，藉此洗滌一週的疲憊，舒展久坐不適的筋骨。走在「成佛之道」的路上，卻不期然地遇上了您。

借境觀心

我們一夥十一人排成列，一步接一步，步步攝心；專注於當下的身心覺受，感受著大自然的溫暖擁抱。突然，走在前方打頭陣的同學停下了腳步，回頭輕聲說：「有蛇。」

您靜靜地躺著，橫越行人道上。大家深怕打擾了您，於是輕輕地跟您說話，希望讓您了解：我們並無惡意，只是今日適逢路過，盼您能給個方便。過了好一陣子，您仍然沒有動靜，於是大夥兒開始擔心您的狀況。後經證實，原來您真的往生了。

合起雙掌，為您皈依三寶及念〈往生咒〉，希望您能往生善道，來生也能親近佛法、共成佛道。我用沉靜的心，為您祝福，也藉此看看自己內心的變化。

自有記憶以來，只要看到您及您的同胞，不管是真實的或虛擬的，內心都會馬上被恐懼的感覺所籠罩。我不曉得原因，也不曾深入探究，只是一直被動地將您與「毛骨悚然」畫上等號。

直至今日，我才真實坦然地面對您；卻在事後，驚然發現自己居然沒有絲毫的恐懼感。也許是這一路來，有著禪修方法的引導；才使我這次能帶著沉靜的心

靈、踩著踏實的腳步，如實地重新認識您。這天，我眼前所見的您，是一個寶貴的生命。

消失的恐懼

仔細回想，究竟以前我害怕的是什麼？是自己的幻想，是經驗累積的頑固觀念，或只是一種回應的慣有模式？再往深處探索，其實都不是。是自己的內心，誤認為有一個「我」，且深信這個「我」非常地重要與獨特。於是「我」被誓死維護著，深怕受到一點點的傷害。因此，才會在面對看似會危害到自己生命的「物體」時，以恐懼和害怕來回應。

學佛以後，就曾在一些書籍上，看到許多轉化的方法和觀念：若想根本地去除恐懼，就要從身心的錯覺下手，直接坦然地面對它。當恐懼再次生起時，看著它，用純淨慈愛的心看著它——就像母親慈眼望著懷抱中的小嬰兒一樣。不一會兒，恐懼就會消失無蹤了。

這一次，我在真實的情境裡，感受到內心的變化。原本平靜的心，也會因為念頭的搖擺不定而變化無常。當自己的慣性再次出現；當我開始在想自己到底有沒有害怕、甚至會不會受到攻擊時，那熟悉的、小小的恐懼，又開始趁虛而入了。喔！我懂了，都是自己的妄念在作怪，只要再提起正念用方法，就沒有任何恐懼感了。

原來師父說：「只有完全提起方法，才能真正放下萬緣。」就是這麼回事！

我體會到了，心本來就可以如此平靜和純淨。是我們自己加諸的妄念，不斷地創造及帶來種種苦受的煩惱。於是我告訴自己，下次只要生起情緒，就如法觀照。不迴避、不打妄念、把心念繫在方法上。如此，相信會有更多珍貴的體驗。

這一趟戶外禪，帶給我最深刻的印象與收穫，是與您意外的邂逅。感恩您成為我的善知識，讓我體驗到情緒起伏的虛幻，進而更認識自己的心。祝福您，早日往生善道，究竟成就佛道。

水陸法會「清淨壇」

◎常瀾

在舉辦水陸法會期間，大家最常問的就是：「水陸法會你在哪一個壇啊？」當我們的答案是「清淨壇」時，每個人都會出現一臉的問號：「清淨壇在哪裡呢？」我們養成班二年級同學都會很法喜地告訴大家，就在法鼓山園區十個壇場以外的每一個地方！這時，他們會更疑惑，到底是哪一個壇場呢？答案是：「清掃乾淨壇場」，大家這才恍然大悟，原來我們是總務的環保組。

「清淨壇」可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壇場。在整個水陸法會期間，必須照顧全山環境以及各壇場的清潔。最重要的，是確保園區裡所有廁所的清潔、乾淨，還要做到「六星級」的水準呢！而到大寮的同學，也有自己的壇場哦！那就是「香積壇」。

很多祖師大德都是在「清淨壇」開悟的，所以可千萬別小看它。在八天的清淨壇裡，學習到很多，磨掉很多習氣。尤其是自己的我執、我慢，都可以透過洗刷廁所慢慢地脫落。過去自己實在累積太多污垢了，因此沒辦法全部洗掉，但是仍可看到一些成績。

最令我感到慚愧的是，實際在做的多數是義工菩薩們，而且他們都做得很好。菩薩們不肯讓我們法師動手做，因此常常只能趁菩薩不在時偷偷地洗，或是等菩薩回去後我們才有機會盡一點職責。不然菩薩們會誤認為他們沒有把工作做好。

有時候，參加法會的菩薩看到法師在洗廁所，都不好意思使用，而去另外的廁所。這種對法師的恭敬，讓我感到慚愧。

總而言之，整個水陸法會下來，我發現「清淨壇」真是一個好壇場，這是所有養二沙彌尼一致認同的。非常感恩總務的法師及菩薩們，讓我們過了一個法喜充滿的水陸法會。



從心找回師父

◎常格

師父，每當看見您在侍者的攙扶下，以緩慢、不穩的腳步走進齋堂時，弟子內心總是萬分掙扎。一方面不捨您的辛勞，一方面弟子還是依賴著您，私心地希望您能永遠陪在我們身邊，讓我們能聽見您慈悲、關愛的智慧開示。而這樣的矛盾掙扎、天人交戰，最後我總是選擇暫時不去面對、不去思考。

師父示寂

然而，該面對的事終究無法逃避。2009年2月3日，寧靜的法鼓山上，傳來少有的全山廣播，宣布您捨報示寂的消息。在那瞬間，時空彷彿停止，身、心、世界一片的空白與茫然。接著下來雖然弟子仍是跟著僧團的安排，一步步地協助著您的身後佛事，但那充其量也只是一個會聽指令的空殼罷了。

獨自一人時，弟子只想四處去尋找您。但您去哪裡了？到底去哪裡了呢？弟子不斷地問、不斷地問……。大殿瞻仰台上的不是您；影片中、相片裡的不是您；四四方方的靈柩更不是您。弟子只好試著踏遍法鼓山上的每一個角落，四處的找尋。

也不知什麼原因，原本熟悉、溫暖的木棧道與山路，忽然變得異常陌生與冰冷。走著、走著，胸中淤積多日的重量，沉重的再也容納不了一絲空氣。就好像小時候迷了路，不論我哭得多用力、多大聲，身旁卻一個人也沒有。那分巨大的無助與害怕，宛如黑夜中的巨浪將我層層淹沒。精疲力竭、步履不穩，再也走不

動的弟子，就這樣站在祈願觀音殿前，放任自己失聲痛哭。

觀世自在

從您十三歲獨自到狼山出家，歷經貧困、戰禍，最後被迫脫下僧袍換上軍裝，遠離家鄉來到台灣。乃至後來您不顧眾人反對，憑著為佛教的願心，毅然地隻身前往日本求學。那些日子裡，有著多少的孤寂與黑夜呢？而您從不考慮自己，從不替自己憂傷，一生只為眾生的苦，勞累奔波。站在「大悲心起」的匾額下，弟子再次因為您對世人的慈心與悲憫淚流滿面。但也在這樣的感動與慚愧之中，弟子終於從心找回師父您。

此刻，觀音殿前藍天依舊、青山恆臥，隨著徐徐微風，環顧您所提寫的「觀世自在」。您眼中所看見的遼闊天地，依然是這樣的寬闊與和煦，孤單無助的生命，也因為您，重新有了溫度與勇氣。感恩師父，從今往後，弟子不想再為自己流淚，只願像您一樣為這世界的溫暖，盡形壽、獻生命。

月光下的阿彌陀佛

◎會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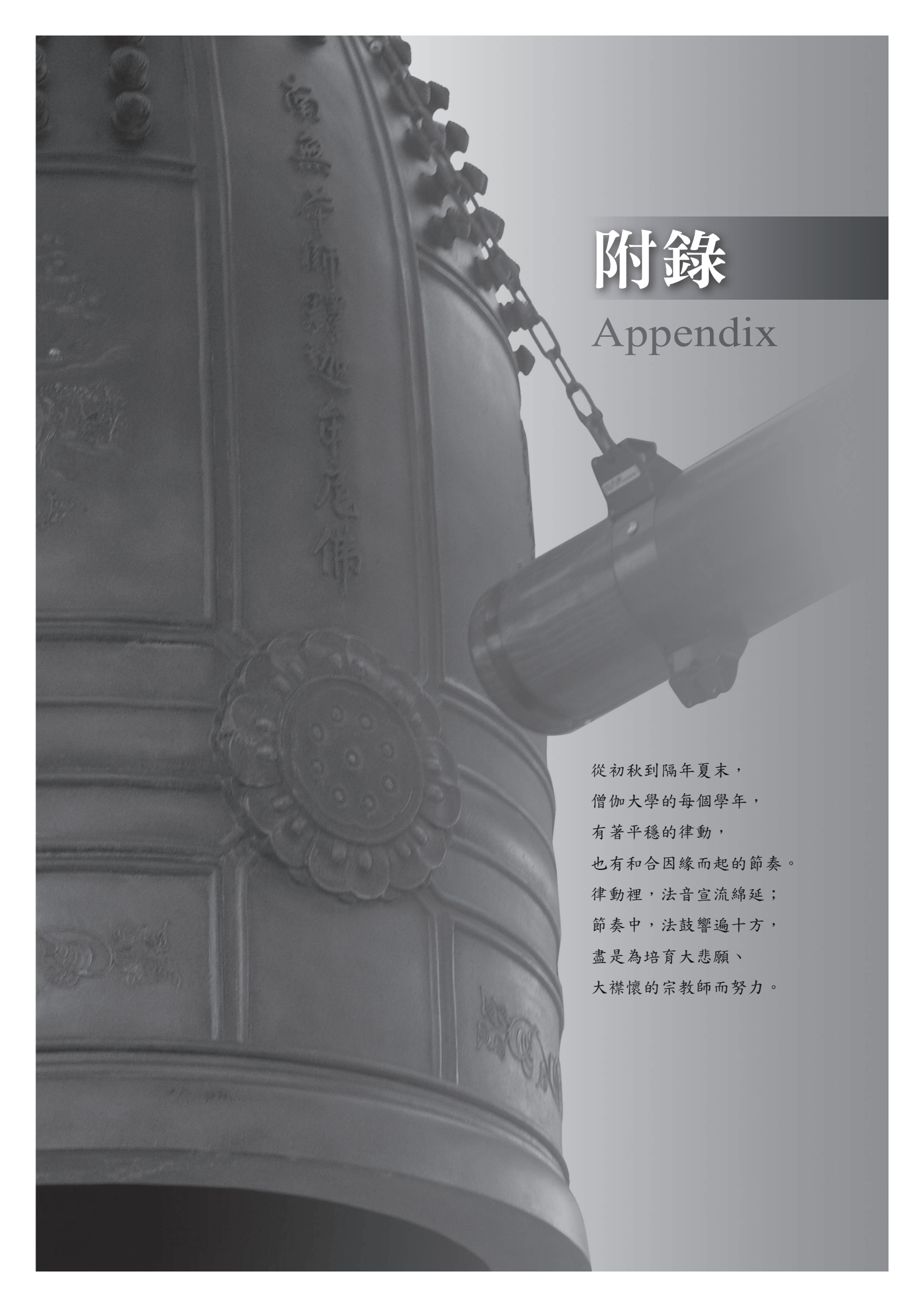
今晚又輪值大夜班，大殿空氣太悶，我獨自繞到大殿外經行，舉頭望明月，在月光下隨著師父高昂的唱誦聲，腳步一左一右地走著。

這個晚上頭腦還算清醒，加上微風吹拂，心裡更是平靜。看著天上的烏雲一片片地遊向月亮，一會兒把月亮遮蓋著，一會兒又走了。當烏雲遮月，雖然看不到月亮，但是，它一直駐守在原位，從來沒有離開，只是暫時被遮蔽，只要耐心等待，月亮又會重現。想到師父，我告訴自己，我們只是暫時見不到師父，其實，師父並沒有離開我們，只要耐心等待，終究還是會再相見的。

猶如佛性原本就存在每個人身上，只因無明障蔽，未能顯現。十方法界一切真理，就在原點，一切都未曾離開過。來來去去、匆匆忙忙的只是烏雲本身，不斷地把月光給遮著。風一吹，便又散開了！

月光下的阿彌陀佛，沒有不見，帶領大眾唱著佛號的師父也沒有不見。凌晨兩點鐘，整個大殿內外，有著月光、阿彌陀佛及師父的陪伴。整個法鼓山一片沉靜，聽著師父帶領大眾一起念佛的聲音。師父的精神、毅力及法身慧命就在原位等著我們。我相信，在月光下，彌陀聖號、師父、佛法都融入了整個虛空，融入了法鼓山及我的內心深處。無限地感恩啊！

師父及其悲願依然駐守在原位，我們只要秉持著這個方向，在自己本分的位置上，終究會與師父相遇。懇切地發起菩提心、大悲心，共同朝向這個目標前進，但願「虛空有盡、我願無窮」。隨師遺教，為佛教、為眾生，盡形壽、獻生命。

A large, ornate bronze bell, likely a traditional Buddhist bell, is the central focus of the image. The bell is covered in intricate carvings, including a large circular medallion with a floral pattern. A mechanical clapper is visible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bell. The background is a soft, out-of-focus sky.

附錄

Appendix

從初秋到隔年夏末，
僧伽大學的每個學年，
有著平穩的律動，
也有和合因緣而起的節奏。
律動裡，法音宣流綿延；
節奏中，法鼓響遍十方，
盡是為培育大悲願、
大襟懷的宗教師而努力。

九十六學年度大事記

2007.8.1～2008.7.31

2007 年

8月

- 08.01** 九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始。
- 08.11** 教務長常諦法師於高雄紫雲寺「高雄屏東地區勸募會員授證典禮」中介紹僧大，主題為「師父的願：虛空有盡，我願無窮，今生做不完的事——願法鼓山僧眾代代傳承接續」。
- 08.18** 學僧參與農禪寺「啟建梁皇寶懺法會」擔任監香、香燈等職務，最後一天的齋天及焰口，由僧大男眾部學僧擔任悅眾、三師侍者等職務。
- 08.25** 暑假實習結束。
- 08.28** 九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期初禪四，由院長果暉法師擔任總護法師，全校學僧於臨時寮大殿及廣場精進修行。

9月

- 09.01** 舉行「剃度學僧家屬拜見師父及方丈和尚感恩會」活動，共有一百八十位家屬參加。會中，即將落髮的學僧以繪畫表達對父母、三寶及善知識成就的感恩，方丈和尚並給予每位學僧及家屬祝福。
- 09.01** 由常欽法師等十位男眾學僧，前往支援於高雄紫雲寺舉辦的「三時繫念法會」擔任悅眾。
- 09.03** 國際入世佛教協會（International Network of Engaged Buddhists, INEB）於台灣舉行年會，上午一行五十三人由佛光大學教授游祥洲及世友先生（Dhammachari Lokamitra）帶領前來參訪，並於法鼓山園區第二大樓簡介館與

教育單位進行交流。僧大副院長果鏡法師、教務長常諦法師及助理教授果祥法師出席參與座談，針對法鼓山的理念、出世及入世的教育、義工培訓及教育主題予以說明。

- 09.04** 舉行「九十六學年度新生報到暨新生講習」，活動由學務處法師帶領學僧主辦規畫，並首度邀請方丈和尚為新生開示。新生除報到、安單、剪髮和認識環境外，也參與由學僧主持的「雲來集」活動相互認識。
- 09.09** 舉行「落髮儀式」，共有五位男眾、十九女眾學僧落髮，儀式由女眾副都監果舫法師主持，僧團及僧大全體學僧觀禮。
- 09.10** 「九十六年度剃度及新生受戒典禮」於大殿舉行，今年特別選在地藏菩薩聖誕紀念日舉行。由僧團方丈和尚果東法師擔任得戒和尚，僧大院長果暉法師擔任教授阿闍黎。新戒法師包括五位男眾、十九位女眾，另有新入學學僧八位男眾受行同沙彌戒、三十二位女眾受行同沙彌尼戒。
- 09.16** 「九十六學年度聯合開學典禮暨畢業典禮」於國際會議廳舉行，由僧大畢業學僧播放自製的感恩影片，並由副院長果鏡法師介紹今年的新生，共四十六位。
- 09.17** 九十六學年第一學期正式開課。

10月

- 10.01** 長庚醫院榮譽副院長朱迺欣教授夫婦，偕台灣大學教授張楊全至法鼓山參訪，為將於11月2日至法鼓山演講的美國密蘇里大學（University of Missouri）醫學院神經科臨床教授暨《禪與腦》（*Zen and the Brain*）一書作者詹姆士·奧斯汀（James H. Austin）教授的參訪之行，做行前安排與拜訪。由法鼓佛教學院校長惠敏法師、副校長杜正民、僧大院長果暉法師、副院長果鏡法師及教務長常諦法師等人接待。
- 10.01** 二十八位沙彌（尼）於10月1日上午，前往基隆靈泉禪寺參加為期一個月的「三壇大戒傳戒會」。
- 10.15** 舉辦校外教學活動，至宜蘭礁溪鄉龍潭湖體驗戶外禪及宜蘭傳統藝術中心參觀，共有一百零九位師生參加。
- 10.16** 中國大陸中國佛教協會綜合研究室副主任宏度法師、中國佛學院講師印照法師、北京龍泉寺監院賢禪法師及中國佛教協會港澳聯絡辦公室專員曙正法師至法鼓山參訪，並於僧大及佛教學院參學。



- 10.26** 果乘法師、常諦法師、常諗法師代表本校參加由法鼓山舉辦之「2007年第二屆女性與青年慈悲論壇」，共有國內外十七位各宗教女性修行者受邀參加。
- 10.27-29** 法鼓山於國際會議廳舉行「法鼓山2007年亞非高峰會議」，以「喚起全球性的慈悲」為主題，邀請三十三位亞非二地各宗教領袖及專家學者，進行研討與交流。
- 10.31** 受三壇大戒的二十八位新戒子返回法鼓山，並至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禮祖、向二師伯謝戒銷假。

11月

- 11.01** 受三壇大戒的二十八位新戒子，於早課後在法鼓山大殿向方丈和尚及常住大眾謝戒銷假。
- 11.03** 受三壇大戒的二十八位新戒子，於早齋後向師父謝戒銷假。
- 11.05** 由中國大陸10月16日來訪的四位法師於法鼓山園區舉行座談會，共約一百二十位師生參加。
- 11.15** 於禪堂舉行九十六學年第一學期禪一，由常聞法師擔任總護法師，共有一百位學僧參加。
- 11.18** 於階梯教室舉行「新戒法師受戒心得分享」活動。
- 11.25** 由中國大陸來訪的宏度法師、印照法師、賢禪法師、曙正法師，於僧大階梯教室舉行演講，共約一百二十位師生參加。

12月

- 12.05** 邀請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員暨知名紀錄片導演胡台麗，舉行「原住民影音中的文化思維」專題演講，並分享影片，共約一百二十位師生參加。
- 12.08-15** 全體師生支援「大悲心水陸法會」，擔任悅眾及監香。
- 12.17** 學僧常超法師、常雲法師獲「聖嚴教育基金會」優秀畢業生獎學金。
- 12.27** 公告「九十六學年度作文比賽辦法」。
- 12.31-01.01** 副院長果鏡法師出席「全球法青會種子培訓營」，為法青會悅眾同學，進行專題演講。

2008 年

1月

01.02 作務與弘化課程——為石頭洗澡，於祈願觀音殿舉行。

01.13 九十六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禪七於禪堂舉行，由果鏡法師擔任總護法師。

01.21 寒假開始。

01.27 02.03 「第六屆生命自覺營」於禪堂舉行，由常聞法師、果解法師與常慧法師擔任內外護法師，禪學系學僧常護法師、常啟法師擔任總護、副總護法師。學員共有三十五位男眾、六十五位女眾參加。



01.30 泰國法身寺由二位副住持長老帶領僧俗二眾共四十八人至法鼓山園區參訪，由副院長果肇法師陪同參觀並參加座談交流。

2月

02.01 九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始。

02.04 10 寒假實習。養成班二年級及佛學系四年級學僧支援各分院新春活動與法會，並進行招生活動，其餘學僧則支援總本山弘化院、大寮及法會。

02.11 14 九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期初精進禪四，於三義DIY心靈環保教育中心舉行，由男眾部學務長常惺法師擔任總護法師，共有七十五位學僧參加。

02.18 九十六學年第二學期正式上課。

02.18 舉行「九十六學年度作文比賽」。

3月

03.15 舉行「九十七學年度招生說明會」，共有六十位男女眾青年報名參加，院長暨方丈和尚果東法師偕同副院長果肇法師、教務長果稱法師、男眾部學務長常惺法師、女眾部學務長果勤法師出席。

4月

- 04.01** 九十七學年度招生開始報名。
- 04.08** 男眾部學務長常惺法師代表僧團前往北京法源寺中國佛學院，參加由中國佛教協會和中華宗教文化交流協會合辦的「2008漢傳佛教講經交流會」。來自中國大陸全國二十個省、直轄市和香港、台灣共四十八位法師，分別就漢傳佛教最流行的五部佛經——《金剛經》、《心經》、《阿彌陀經》、《華嚴經·普賢行願品》、《法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進行演講。
- 04.17** 男眾部舉行「招生朝山」活動。
- 04.24** 男眾部學務長常惺法師於階梯教室，分享於北京法源寺中國佛學院參加「2008漢傳佛教講經交流會」之見聞，共有一百一十位師生參加。
- 04.30** 作文比賽截止收件，共有八十五件作品參賽。

5月

- 05.17** 女眾部學僧以視訊方式，於法鼓山大殿參與「中國四川地震及緬甸風災祈福超薦三時繫念法會」。
- 05.26** 公布九十六學年度作文比賽得獎名單：第一名法鼓法音獎：常溪行者、第二名悲智和敬獎：常嗣行者、第三名人間淨土獎：常陀法師、第四名福慧平安獎：常仁法師、第五名修行精進獎：常鐘法師。
- 05.31** 聖嚴教育基金會董事長施建昌於本校分享「感恩與感動——施建昌菩薩分享與法鼓山的因緣」，共有九十六位學僧參加。
- 05.31** 九十七學年度招生報名截止，共有八位男眾、三十四位女眾報名。

6月

- 06.01** 邀請香港科技大學人文部教授古正美，以「從經典談佛教藝術」為主題，於本校專題演講，共有九十六位學僧參加。
- 06.07** 聖嚴師父的西方傳法弟子約翰·克魯克博士及賽門·查爾得博士，受邀與本校師生座談，由李世娟菩薩翻譯。
- 06.14** 舉行「佛學系四年級畢業僧畢業製作發表會」，參加者為四年級男眾學僧二位、女眾學僧十位。



06.16-25 配合僧團結夏安居期間，於禪堂舉行九十六學年度第二學期期末話頭禪十，由繼程法師擔任總護法師，僧大全體學僧參加。

06.25-07.01 舉行「九十七學年度招生考試」，共有六位男眾、十七位女眾應考，包括筆試及禪七測驗，於7月1日圓滿落幕。



7月

07.01 暑假開始，分發實習。

07.03 召開「九十七學年度入學考試暨轉系榜務會議」。

07.04 男眾部舉辦行腳活動，由男眾學務長常惺法師擔任總護法師，共有三十人參加，行腳路程從北投中華佛教文化館經陽金公路至金山法鼓山園區，共計三十一公里。

07.10 九十七學年度入學考試錄取名單放榜，共有五位男眾、十一位女眾錄取。

07.20 參與農禪寺祈福皈依大典會團展，由教務長果稱法師與男眾部學務處果峙法師共同帶領參與。

07.25 美國佛羅里達州大學助理教授俞永峰（果谷菩薩），帶領返回法鼓山園區的西方禪眾約二十人於僧大參訪。由男眾部學務長常惺法師及女眾部學務處常慧法師負責接待，並於第三大樓海會廳進行交流活動。

九十七學年度大事記

2008.8.1～2009.7.31

2008 年

8月

- 08.01** 九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始。
- 08.16** 即將剃度之學僧家屬，一同拜見聖嚴師父及方丈和尚果東法師，共有五十六位家屬參加。
- 08.26** **09.04** 舉行「九十七學年度新生報到暨新生講習」，共有三位男眾及十一位女眾報到。
- 08.30** 全體師生參加於大殿舉行之剃度典禮，共有法同沙彌五位、法同沙彌尼十三位、行同沙彌三位、行同沙彌尼十一位。

9月

- 09.04** 於農禪寺新禪堂舉行「與師父有約——僧林餐敘」，由創辦人聖嚴師父與院長果東法師邀請、副院長果光法師主持，共有四十六位僧大教師及執事法師參加。
- 09.05** **12** 於禪堂舉行九十七學年第一學期期初禪七，由副院長果光法師擔任總護法師，學僧及執事法師共有九十八人參加。
- 09.16** 因強烈颱風延期的九十七學年度開學暨畢業典禮，上午於「院長時間」在階梯教室舉行，全體學僧及執事法師共有一百零二人參加。
- 09.21** 由僧團法師老、中、青三代參與的「中華禪法鼓宗專案——World Café」，於法鼓山園區國際宴會廳舉行，僧團法師及僧大學僧共有四十五人參加。



10月

- 10.08** 於禪堂舉行九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期中禪二，由女眾部總務處果乘法師擔任總護法師，全體學僧參加。
- 10.10** 禪學系三年級甲組學僧為「九十八學年度招生策略專案」，在國際會議廳舉辦招生專案World Café，由常嶺法師、常乘法師主持，僧大全體師生、校友及僧團法師共約一百一十人參加。
- 10.11** 五十位師生支援迎請泰國皇室釋迦牟尼佛佛像及佛陀舍利捐贈活動儀式。
- 10.17** 韓國曹溪宗通度寺佛學院共三十二人至本校參學，由學務處常惺法師、常隨法師代表接待。
- 10.21** 中華佛學研究所邀請中國大陸江西省佛學院副院長暨寶峰禪寺代理住持衍真法師，至法鼓山園區參學，由僧大學務處協助接待。衍真法師於女寮佛堂以「大陸佛教發展介紹及僧教育分享」為題進行專題演講，僧團法師及僧大師生共約九十人參加。
- 10.22** 普陀山佛教協會道光長老一行十五人來訪，由僧大男眾部學務長常惺法師及常源法師帶領禪學系三年級甲組學僧接待。
- 10.30** 副院長果光法師於雲來寺召開「九十八學年度招生策略專案會議」，共有創辦人聖嚴師父、方丈和尚果東法師、都監法師、僧大執事法師、文宣處、顧問等二十一人出席。

11月

- 11.02** 參與農禪寺祈福皈依大典會團展，為僧大暨生命自覺營招生設置攤位。
- 11.16** 廈門佛教協會理事長南普陀寺方丈則悟法師、廈門市各寺住持、監院及廈門市民族與宗教事務局副局長等一行十八人來訪，由僧大學務處常惺法師、常隨法師陪同僧團副住持果品法師接待。
- 11.16** 生命自覺營小組舉辦「自覺人團圓日活動」，上午帶領團員進行水陸法會導覽，下午與僧大學僧進行交流。
- 11.22** 男眾部學務長常惺法師前往福建廈門，參加由廈門佛教協會主辦的「災難與佛教慈善事業暨第二屆宗教與公益事業論壇」，並於會中發表〈心安就有平安——以災民需求為中心的法鼓山四川賑災經驗分享〉。



11.22□12.05 為支援水陸法會前置準備作業，11月22日至27日停課。水陸法會期間（11月28日至12月5日），僧大共有一百零二位師生參與並支援活動善後工作。

11.25 台北縣政府於縣政府多功能集會堂舉辦「打造台北縣Eco-City暨聖嚴法師與珍古德博士心靈對話研討會」，僧大共有六十五位師生參加。

12月

12.08□09 舉行九十七學年度第一學期期中禪二。

12.22 應屆畢業生常隨法師、常灌法師、常潤法師、常慶法師之畢業製作，獲得聖嚴教育基金會「聖嚴師父思想研究獎助學金」。主題分別為：常隨法師《「止觀禪修」體現如來藏之探討——以中華禪法鼓宗為主》、常慶法師《法鼓山默照禪教學的觀念與方法之研究——一本禪修筆記書》、常灌法師《聖嚴師父「菩薩戒」思想之研究》、常潤法師《數位學習——以淨行品為內容》

12.23 美國在台協會（AIT）簽證處官員來訪，由副院長果光法師代表接待。

2009 年

1月

01.08□18 全體師生參加於大殿舉行之觀音祈福法會。

01.21□02.01 寒假實習開始。

2月

02.01 九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正式上課。

02.02□03 「生命自覺營內外護培訓營」於第三大樓教室舉行，由學務處常盛法師帶領，共約七十位師生參與。

02.04□15 全體師生於大殿參加報恩念佛法會。

02.06 全體師生上午於大殿參加聖嚴師父入殮儀式。

02.08 全體師生上午於大殿參加聖嚴師父起龕儀式，以及下午在苗栗獅頭山勸化堂舉行之茶毗大典。

- 02.15** 全體師生上午於法鼓山園區參加聖嚴師父之追思暨植存典禮。
- 02.17** 中國佛教協會學誠大和尚至法鼓山參訪，由院長暨方丈和尚果東法師、佛教學院校長惠敏法師、副住持果品法師、僧大男眾部學務長常惺法師代表接待，並進行影片介紹與交流。
- 02.19** 舉行九十七學年第二學期期初禪三，共有八十位師生參加，由教務處果稱法師擔任總護法師。

3月

- 03.13** 七位男眾學僧，前往南投埔里圓通寺正覺精舍乞受三壇大戒。
- 03.15** 「九十八學年度招生說明會」於階梯教室舉行，共有近五十名海內外青年參加。
- 03.20** 舉辦「僧伽大學自覺二日營」，由女眾部學務處常盛法師帶領，共有五十位學員及執事法師、二十位學僧參與。
- 03.26** 「東南亞招生關懷團」由副院長果光法師帶領男眾部學務長果惺法師、學務處果峙法師、國際發展處常文法師、學僧常炬法師共五位成員，前往馬來西亞及新加坡進行海外招生活動。
- 03.26** 僧團首座和尚惠敏法師率團參加於中國大陸江蘇無錫與台北兩地舉行之「第二屆世界佛教論壇」，僧大由常隨法師、常慧法師代表參加並發表論文；常隨法師發表主題為〈現代佛教修學體系——「不二法門」對法鼓山世界佛教教育園區教育體系之影響〉，常慧法師發表主題為〈佛教教育的機遇與挑戰——以聖嚴法師創辦與主持中華佛學研究所為例（1981年～1991年）〉。
- 03.29** 為招生於宜蘭辦事處舉辦大悲懺及「World Café」。



4月

- 04.05** 舉行「九十七學年度第二次World Café」。
- 04.09** 香港浸會大學為緬懷聖嚴師父，舉辦「現代佛教論述中的公民社會與新倫理研討會」，僧大副院長果光法師以「聖嚴法師的理念、思想與實踐」為題，於活動中進行演講。

04.10 三十二位高中生命課程教學之種子教師，在生命教育學科中心主任、羅東高中校長游文聰帶領下，至法鼓山園區進行一日一夜的「宗教與人生增能之旅」。僧大副院長果光法師、果肇法師、果峙法師參與生命教育學科中心舉辦之九十八學年度種子師資培訓「心的教育座談會」。

04.12 學務處常惺法師、常源法師、常襄法師前往探視及關懷乞受三壇大戒之戒子。

04.18 「僧大世界咖啡館World Café——從聖嚴師父回頭看自己的生命」於高雄紫雲寺舉行，共約有四十位法師及中山工商職校師生九十位師生共同參加。

04.19 「僧大世界咖啡館World Café——找回自己」於台中分院舉行，有近四十位法鼓山法青會同學參加。

04.25 七位受大戒學僧返校，並於4月26日早課後向常住銷假。



5月

05.02 舉辦「僧伽大學第一屆講經交流會」，由佛學系一至三年級、禪學系二至三年級及養成班各班推選共十六位學僧參加，並由副院長果光法師、果肇法師、文化中心果賢法師、常寬法師、學務長常惺法師及常慧法師擔任講評。

05.03 僧團副住持果暉法師代表方丈和尚果東法師，與僧大常隨法師、常襄法師一同參加於泰國摩訶朱拉隆功佛教大學舉辦之「世界聯合國衛塞節研討會」活動，果暉法師及常隨法師並於會中發表論文。

05.10 禪學系三年級女眾學僧，支援國父紀念館「心安平安——你，就是力量！」啟動活動，參與社會關懷活動，並設置僧大招生攤位。



05.12 進行轉系選系考試。

05.15 「新戒與大眾分享受戒心得」活動於階梯教室舉行，由七位新戒男眾法師與大眾分享。

05.15 美國維吉尼亞州詹姆斯麥迪遜大學（James Madison University）哲學與宗教系教授莎莉·金（Sallie King）來訪，與僧大副院長果光法師、男眾學務助理常隨法師、文化中心常悟法師、僧大講師陳怡蓉於第三大樓海會廳進行交流。

05.18 舉辦九十七學年校外教學活動，前往花蓮玉里醫院、國立台灣史前博物館進行觀摩交流，並於花蓮及台東地區進行關懷。

- 05.24** 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研究生及學生共十三人參訪法鼓山園區，並與僧大學僧進行交流。
- 05.26** 九十八學年度剃度名單於僧務綱領執事會議進行決審，維持初審及複審決議：通過十四名、未通過五名。
- 05.26** 新版《法鼓山僧伽大學》中文簡介小冊出版。
- 05.30** 由學僧共同策畫、編輯及設計之校刊《法鼓文苑》正式創刊。
- 05.30**³¹ 法鼓山僧團及僧大共五十六位法師，於台北龍山寺板橋文化廣場，參加由香光尼僧團、財團法人伽耶山基金會主辦之「2009年佛教僧伽教育國際研討會——現代尼僧教育回顧與前瞻」活動，並於會場展示僧大招生文宣品。副院長果光法師及文化中心常悟法師並於會中以〈悲願傳承——法鼓山尼僧教育之回顧與展望〉為題發表論文。
- 05.31** 九十八學年度僧大招生考試受理報名截止，共有二十一位男眾、五十八位女眾報考。

6月

- 06.01** 香光寺伽耶山基金會、僧伽教育國際研討會與會國際貴賓一行二十九人至法鼓山園區參訪，由法鼓山僧團女眾部副都監果舫法師、僧大副院長果光法師、佛教學院行政副校長果肇法師、中華佛研所所長果鏡法師等代表與貴賓進行交流。香光尼僧團方丈悟因長老尼也率領與會代表，與僧大院長果暉法師、果鏡法師、果肇法師等教育主管執事進行座談。
- 06.08** 完成《法鼓文苑》網頁版，上掛僧大網站。
- 06.08**¹³ 進行九十七學年第二學期期末考試。
- 06.10**^{09.07} 僧大顧問果徹法師前往舊金山、洛杉磯、西雅圖等各地分會，進行佛學講座及帶領禪修課程等暑期海外弘化活動。
- 06.12** 召開「禪修資料整理建構討論」會議，由副院長果光法師主持，果興法師、常寬法師、常隨法師、果毅法師、果稱法師、常慧法師等參與。
- 06.13** 召開「僧教育理念資料之整理」會議，由副院長果光法師主持，常寬法師、常惺法師、常襄法師、果稱法師、果解法師、常慧法師、常盛法師等出席。
- 06.13**¹⁴ 全體學僧參與「九十七學年度第五屆佛學系學僧畢業製作呈現」活動。



06.15□16 舉行「九十八學年度招生考試」，共有五十七人應考。

06.17□26 全體學僧於禪堂參加由繼程法師帶領的默照禪十。

06.26 召開「九十八學年招生考試榜務會議」。

06.28 法鼓山僧團於法鼓山園區國際宴會廳，舉辦「2009法鼓山第五屆全球僧團大會」，僧大學僧比丘（尼）、沙彌（尼）列席參加。

06.29 法鼓山僧團於禪堂舉行「僧團內部聖嚴思想論文發表分享會」，僧大副院長果光法師以「悲願傳承——法鼓山僧伽教育之回顧與展望」為題、常隨法師以「回報大地——從植存談三聚淨戒的積極實踐」為題、常慧法師「佛教教育的機遇與挑戰」為題發表論文。

06.30□07.27 即將接任副院長的常寬法師與男眾部學務長常惺法師，至加拿大溫哥華及美國紐約、新澤西、舊金山、洛杉磯等地，進行暑假海外弘化關懷行。



7月

07.01 九十八學年度招生入學考試放榜，共錄取禪學院四位男眾、八位女眾，佛學院六位男眾、十二位女眾，養成班二位男眾、十二位女眾，共有四十四人。

07.06 暑假開始。

07.06□08.29 暑假期間，學僧至體系各單位、分院及八八水災之受災地區實習。

07.15 畢、結業學僧十九位及終止學程學僧二位，共二十一學僧位回僧團銷假領執。

07.16□27 副院長果光法師及果祺法師、常襄法師、常續法師前往澳洲進行弘法關懷行。

07.20□28 女眾部學務處果解法師、常盛法師、常參法師前往新加坡，進行暑假海外弘化關懷行。

07.31 九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結束。

九十六學年度教職員、課程表及師資簡介

院 長：果暉法師（2007.8.1 ～ 2007.10.31）、果東法師（2007.11 ～）

副 院 長：果鏡法師（第一學期）、果肇法師（第二學期）

顧 問：果東法師（第一學期）、果醒法師（第一學期）、惠敏法師、果暉法師、
果元法師、果品法師、果興法師、果廣法師、果鏡法師、果舫法師、
果徹法師、果光法師

教務長兼註冊組組長：常諦法師（第一學期）、果稱法師（第二學期）

教務助理：常辦法師

註冊組成員：李怡青

課務組組長：常辦法師

學術出版組組長：李承崇

男眾部：

學務長：常惺法師（2007.11.26 ～）

規畫組組長兼學務助理：常順法師（2007.8.1 ～ 2007.10.25）

輔導組組長：果峙法師

輔導法師：果峙法師、常順法師、常聞法師

女眾部：

學務長：果勤法師

學務助理：果解法師

規畫組組長：常慧法師

輔導組組長：果通法師

輔導法師：果勤法師、果通法師、果高法師、果乘法師、果解法師、常慧法師

總務長：果高法師

總務組成員：常大法師

祕書：常生法師（第一學期）、常盛法師（第二學期）

課程表

◎佛學系

學年			一	學分	二	學分	三	學分	四	學分
慧 業	戒	定	戒律學（一）	4	戒律學（二）	4	戒律學（三）	4	戒律學（四）	4
			禪學（一）	4	禪學（二）	4	禪學（三）	4	禪學（四）	4
	解 慧 門	慧	高僧行誼	2	高僧行誼	0	高僧行誼	0	高僧行誼	0
			世界佛教史導論（一）	4	世界佛教史導論（二）	4	世界佛教史導論（三）	4	世界佛教史導論（四）	4
					大乘三大系	2	唯識學 中觀學 如來藏 （三選一）	4		
			佛法導論（一） 佛教入門	4	佛法導論（二） 學佛五講	4	漢傳佛教諸宗 導讀	4	天台學 華嚴學 淨土學 （三選一）	4
							二課合解	2		
			通識課程（一）	2	通識課程（二）	2	通識課程（三）	4	通識課程（四）	4
	通識教育		電腦應用	1	英文（一）	4	英文（二）	4	英文（三）	4
			動禪	4	書法禪	4				
	行 門		禪修（一）	4	禪修（二）	4	禪修（三）	4	禪修（四）	4
			梵唄與儀軌（一）	4	梵唄與儀軌（二）	4	梵唄與儀軌（三）	4	梵唄與儀軌（四）	4
			出家行儀（一）	4	出家行儀（二）	4	出家行儀（三）	4	出家行儀（四）	4
福 業			作務與弘化（一）	0	作務與弘化（二）	0	作務與弘化（三）	0	宗教師教育	4
			班會	0	班會	0	班會	0	班會	0

◎禪學系

學年			二	學分
慧 業	解	戒	戒律學	4
			沙彌律儀	4
		定	漢傳佛教禪觀	4
			禪學	4
	門	慧	高僧行誼	0
			大乘三大系	2
			禪宗法脈	4
		通識教育	禪法開示	2
			書法禪	4
			超心理學講座	4
	行	門	禪修課程	4
			行解交流	2
			出家行儀	4
			梵唄與儀軌（二）	4
福 業	福	業	作務與弘化（二）	0
			班會	0

◎養成班

學年			二	學分
慧 業	解	戒	戒律學（二）	2
			戒律學（三）	4
		定		
	門	慧	高僧行誼	0
			世界佛教史導（II） ——印度佛教史	4
			二課合解	2
		通識教育	英文（基礎＋中階）	4
			宗教師教育	4
			書法禪	4
	行	門	禪修指引（二）	4
			梵唄與儀軌（二）	8
			出家行儀（二）	4
福 業	福	業	作務與弘化（二）	0
			班會	0

師資簡介

姓 名	職 稱	學 經 歷	教 授 課 程
聖嚴師父	創辦人 專任教授	日本立正大學博士 法鼓山創辦人	• 創辦人時間 • 高僧行誼
果東法師	院長（96.11.1～）	法鼓山方丈和尚	
果暉法師	院長（96.8.1～96.10.31） 專任助理教授	日本立正大學文學博士 法鼓山副住持	• 四分比丘戒 • 宗教師教育
果鏡法師	副院長 專任助理教授	日本佛教大學文學博士 法鼓山僧團都監	• 禪宗法脈 • 淨土學 • 僧制與清規
常諦法師	教務長 專任副教授	陽明大學博士 法鼓山僧伽大學佛學院畢業 僧大教務處課務組組長	• 高僧行誼 • 論文寫與報告 • 宗教師教育
常惺法師	男眾部學務長 （96.11.26～）	法鼓山僧伽大學佛學院畢業 僧團青年發展院代理監院	
果勤法師	女眾學務長 專任講師	台東信行寺監院	• 出家行儀
果高法師	總務長 專任講師	僧團弘化院監院	• 出家行儀
果峙法師	代理男眾部學務長 （96.10.8～96.11.25） 男眾部學務處輔導組組 長、專任講師	法鼓山僧團總務組組長 僧伽大學總務長	• 出家行儀 • 戒律學
常聞法師	男眾部學務助理 （96.10.26～） 專任講師	美國紐約州立大學ESF分校畢業 法鼓山僧伽大學佛學院畢業	• 出家行儀
果徹法師	專任助理教授	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 法鼓山僧團教育院監院	• 中觀學 • 禪學—話頭 • 比丘尼戒 • 禪修
果通法師	女眾部學務處輔導組組 長、專任講師	法鼓山僧團賢首會賢首 法鼓山僧團女眾部副僧值	• 戒律學 • 出家行儀
果乘法師	專任講師	美國底特律大學碩士 美國東初禪寺監院	• 出家行儀
果解法師	女眾部學務助理 專任講師	僧伽大學秘書	• 出家行儀

姓 名	職 稱	學 經 歷	教 授 課 程
常慧法師	女眾部學務處規畫組組長、專任講師	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 法鼓山佛學推廣中心室主	• 禪學 • 禪修
惠敏法師	兼任教授	日本東京大學文學博士 中華佛學研究所副所長 法鼓佛教學院院長 西蓮淨苑住持	• 思考與表達方法 • 世界佛教史
果元法師	兼任助理教授	加拿大多倫多喬治布朗學院畢業 法鼓山東初禪寺住持 法鼓山禪堂板首	• 禪修—默照 • 禪法開示教學
果醒法師	兼任講師	法鼓山監院 法鼓山禪修副都監 現任法鼓山禪堂堂主	• 禪學 • 漢傳佛教禪觀 • 禪修—止觀 • 禪法開示教學
果祺法師	兼任講師	法鼓山禪修總務	• 作務與弘化
果品法師	兼任講師	法鼓山僧團都監 法鼓山僧團副住持	• 梵唄與儀軌
果興法師	兼任講師	法鼓山僧團男眾僧值	• 禪修
常智法師	兼任講師	輔仁大學碩士	• 戒律學
常應法師	兼任講師	法鼓山僧伽大學畢業 法鼓山男眾維那	• 梵唄與儀軌
石朝霖	兼任教授	日本近畿大學碩士	• 超心理學
杜正民	兼任教授	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 中華佛學研究所圖資館館長	• 如來藏 • 印度大乘三大系 • 知識管理
林其賢	兼任副教授	中正大學博士班 聖嚴教育基金會董事	• 弘講理論與實務
純因法師	兼任助理教授	美國亞利桑那大學博士 中華佛學研究所碩士	• 禪學 • 華嚴學 • 漢傳佛教諸宗導讀
蘇南望傑	兼任助理教授	日本佛教大學碩士 中山大學碩士	• 西藏佛教史
熊永生	兼任講師	桃園農工教師 台灣藝術大學碩士課程	• 書法禪
陳世佳	兼任講師	法鼓山護法菩薩	• 動禪

姓 名	職 稱	學 經 歷	教 授 課 程
李承崇	兼任講師	僧大教務處學術出版組組長	• 電腦應用
果祥法師	兼任助理教授	美國密西根大學研究肄業 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 行政中心公關文宣室輔導法師	• 佛法導論
證融法師	兼任助理教授	日本龍谷大學博士 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	• 戒律學 • 唯識學
陳瑾瑛	兼任助理教授	台灣大學畢業 亞洲大學助理教授	• 英文
果舫法師	兼任講師	高雄紫雲寺監院 法鼓山三學院監院	• 梵唄與儀軌
果廣法師	兼任講師	法鼓山女眾部代理都監	• 佛法導論
果理法師	兼任講師	中興大學畢業 台中分院監院	• 禪學
果印法師	兼任講師	法鼓山農禪寺知客師 法鼓山女眾部代理都監助理	• 梵唄與儀軌
果懺法師	兼任講師	法鼓山女眾部維那 僧伽大學女眾學務處規畫組組長	• 梵唄與儀軌 • 出家行儀
果增法師	兼任講師	農禪寺典座 僧團弘化院維那	• 梵唄與儀軌
果傳法師	兼任講師	安和分院監院	• 梵唄與儀軌
大常法師	兼任講師	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 農禪寺佛學推廣中心教師	• 天台學
黃怡琪	兼任講師	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 中華佛學研究所專職	• 動禪 • 書法禪
方怡蓉	兼任講師	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	• 英文
李詩慧	兼任講師	台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部 淡江大學成人教育學院畢業	• 中文

九十七學年度教職員、課程表及師資簡介

院 長：果東法師

副 院 長：果光法師、果肇法師

顧 問：惠敏法師、果暉法師、果元法師、果品法師、果興法師、果廣法師、果鏡法師、
果舫法師、果徹法師

教 務 長：果光法師

註冊組組長：果稱法師

註冊組成員：李怡青

課務組組長：果稱法師

課務組成員：常辦法師

學術出版組組長：李承崇

男眾部：

學務長：常惺法師

學務助理：常隨法師

規畫組組長：常源法師

規畫組成員：常隨法師

輔導組組長：果峙法師

輔導法師：果峙法師、常惺法師、常源法師

保健組組長：常隨法師

女眾部：

學務長：果肇法師

學務助理：常盛法師

規畫組組長：常慧法師

規畫組成員：果解法師

輔導組組長：果迦法師

輔導法師：果通法師、果稱法師、果乘法師、果迦法師、果解法師、常慧法師

總務長：果乘法師

總務處成員：常大法師

祕 書：李冠葶

課程表

◎佛學系

學年			一	學分	二	學分	三	學分	四	學分
慧 業	解 門	戒	戒律學 (一)	2	戒律學 (二)	2	戒律學 (三)	2	戒律學 (四)	2
		定	禪學 (一)	2	禪學 (二)	2	禪學 (三)	2	禪學 (四)	2
		慧	高僧行誼	1	高僧行誼	0	高僧行誼	0	高僧行誼	0
			世界佛教史導論 (一)	2	世界佛教史導論 (二)	2	世界佛教史導論 (三)	2	世界佛教史導論 (四)	2
			阿含導讀	2	三大系導讀	2	唯識學 中觀學 如來藏 (三選一)	2	天台學 華嚴學 淨土學 (三選一)	2
			佛法導論 (一)	2	佛法導論 (二)	2	漢傳佛教經論 導讀	2		
					法鼓全集導讀	2	二課合解	1		
		通識教育			電腦應用 (選)	1				
					寫作與報告	1			畢業製作	2
			通識課程 (一) 思考與表達	1	通識課程 (二) 知識管理	1	通識課程 (三) 弘講理論與實務	2	通識課程 (四) 宗教師教育	2
					英文會話	2	英文一 鼓山的理念	2	英文佛典導讀	2
			動禪	2	書法禪	2				
	行 門		禪修 (一) 精進修行	2	禪修 (二) 精進修行	2	禪修 (三) 精進修行 默照 話頭 (二選一)	2	禪修 (四) 精進修行	2
			梵唄與儀軌 (一)	2	梵唄與儀軌 (二)	2	梵唄與儀軌 (三)	2	梵唄與儀軌 (四)	2
			出家行儀 (一)	2	出家行儀 (二)	2	出家行儀 (三)	2	出家行儀 (四)	2
福 業			作務與弘化 (一)	0	作務與弘化 (二)	0	作務與弘化 (三)	0	作務與弘化 (四)	0
			班會	0	班會	0	班會	0	班會	0

◎禪學系

學年			一	學分	二	學分	三	學分	四	學分	五	學分	六	學分
慧 業	解 門	戒	戒律學 (一)	2	戒律學 (二)	2	戒律學 (三)	2	戒律學 (四)	2	戒律學 禪林實訓 (一)	2	戒律學 禪林實訓 (二)	2
		定	禪學 (一)	2	禪學 (二)	2	禪學 (三)	2	禪學 (四) (禪宗禪法) 默照—— 默照禪 (上) 話頭—— 話頭禪 (下)	2	禪修方法 研討 (一)	2	禪修方法 研討 (二)	2
		慧	高僧行誼	1	高僧行誼	0	高僧行誼	0	高僧行誼	0	高僧行誼	0	高僧行誼	0
			世界佛教史 導論 (一) ——中國佛 教史	2	世界佛教史 導論 (二)	2	世界佛教史 導論 (三) ——禪宗 法脈	2	監香培訓/ 動禪培訓 初級禪訓師 資培訓—— 見習、實習	2	小參培訓/ 總護培訓 ——見習、 實習 (從初階禪 七開始)	2	主七法師培 訓——見 習、實習 (從初階禪 七開始)	2
			阿含導讀	2	三大系 導讀	2	唯識學 中觀學 如來藏 (三選一)	2	天台學 華嚴學 淨土學 (三選一)	2	如來藏經與 禪、圓覺經 與禪、唯識 與禪	2	禪門修證指 要研讀、禪 門驢珠集研 讀	2
			佛法導論 (一)	2	佛法論 (二)	2	-	-						
					法鼓全集 導讀	2	禪宗經論 導讀	2						
		通 識 教 育	通識課程 (一) 思考與表達	1	通識課程 (二) 知識管理	1	通識課程 (三) 弘講理論 與實務	2	通識課程 (四) 宗教師教育	2				
					電腦應用	1					公文、 書信、 知識管理、 報告寫作		寺院經營管 理、佛教與 現代社會	
					英文 (一)	2	英文 (二)	2	英文 (三)	2				
			動禪	2	書法禪	2								
	行 門		禪修 (一)	2	禪修 (二)	2	禪修 (三)	2	禪修 (四)	2	禪修 (五)	2	禪修 (六)	2
					行解交流	1	行解交流	1	行解交流	1	行解交流	1	行解交流	1
			梵唄與儀軌 (一)	2	梵唄與儀軌 (二)	2	梵唄與儀軌 (三)	2	梵唄與儀軌 (四)	2	專案培訓	2	專案培訓	2
			出家行儀 (一)	2	出家行儀 (二)	2	出家行儀 (三)	2	出家行儀 (四)	2	出家行儀 (五)	2	出家行儀 (六)	2
福 業		福	作務與弘化 (一)	0	作務與弘化 (二)	0	作務與弘化 (三)	0	作務與弘化 (四)	0	作務與弘化 (五)	0	作務與弘化 (六)	0
		業	班會	0	班會	0	班會	0	班會	0	班會	0	班會	0

◎養成班

學年			一	學分	二	學分
慧 業	解 門	戒	戒律學（一）	2	戒律學（二）	2
					戒律學（三）	2
		定	禪學（一）	2	禪學（二）	2
			高僧行誼	1	高僧行誼	0
			世界佛教史導論 ——中國佛教史	2	三大系導讀	2
			阿含導讀	2	法鼓全集導讀	2
	通 識 教 育	慧	佛法導論（一）	2	佛法導論（二）	2
			通識課程（一） 思考與表達	1	通識課程（二） 知識管理	1
			動禪	2	書法禪	2
	行 門	行	禪修（一） 精進修行	2	禪修（二） 精進修行	2
			出家行儀（一）	2	出家行儀（二）	2
			梵唄與儀軌（一）	2	梵唄與儀軌（二）	2
福 業	福	業	作務與弘化（一）	0	作務與弘化（二）	0
			班會	0	班會	0

師資簡介

姓 名	職 稱	學 經 歷	教 授 課 程
聖嚴師父	創辦人 專任教授	日本立正大學博士 法鼓山創辦人	• 創辦人時間 • 高僧行誼
果東法師	院長	現任法鼓山方丈和尚	
果光法師	副院長 教務長 專任助理教授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博士 法鼓山僧伽大學副院長 法鼓山僧團經營規畫處監院 法鼓山行政中心副都監	• 禪修 • 禪學——大乘禪法
果肇法師	副院長 女眾部學務長 專任副教授	法鼓佛教學院行政副校長	• 宗教師教育 • 菩薩戒
果稱法師	教務處課務及註冊組組長 專任講師	逢甲大學畢業 法鼓山佛學推廣中心室主 法鼓山僧團女眾部僧值	• 出家行儀 • 禪修
常愷法師	男眾部學務長 專任講師	法鼓山僧伽大學佛學院畢業 僧團青年發展院代理監院	• 出家行儀 • 中國佛教史
常源法師	男眾學務處規畫組組長 專任講師	法鼓山僧伽大學佛學院畢業 法鼓山青年發展院室主	• 出家行儀 • 戒律學
果峙法師	男眾部學務處輔導組組長 專任講師	法鼓山僧團總務組組長 僧伽大學總務長	• 出家行儀 • 戒律學
常隨法師	男眾部學務助理 兼任講師	中央大學碩士 法鼓山僧團男眾部副僧值	• 禪學
果通法師	專任講師	女眾學務處輔導組組長 法鼓山僧團女眾部副僧值	• 出家行儀 • 戒律學
果迦法師	女眾部學務處輔導組組長 專任講師	法鼓山齋明寺監院 禪堂禪修室室主	• 出家行儀 • 戒律學
果乘法師	總務長 專任講師	美國底特律大學碩士 曾任美國東初禪寺監院	• 出家行儀 • 禪修
果解法師	專任講師	僧伽大學女眾學務助理 僧伽大學秘書	• 出家行儀 • 戒律學
常慧法師	女眾部學務處規畫組組長 專任講師	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 法鼓山佛學推廣中心室主	• 師父禪修方法研討 • 出家行儀 • 禪宗法脈 • 禪學 • 禪修

姓 名	職 稱	學 經 歷	教 授 課 程
惠敏法師	兼任教授	日本東京大學博士 中華佛學研究所副所長 法鼓佛教研修學院校長 西蓮淨苑住持	• 思考與表達方法 • 印度佛教史
杜正民	兼任教授	中華佛學研究所圖資館館長 法鼓佛教學院副校長	• 如來藏 • 知識管理
果徹法師	專任助理教授	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 法鼓山僧團教育院監院	• 中觀學 • 禪學—話頭 • 比丘尼戒 • 禪修
果暉法師	專任助理教授	日本立正大學博士 法鼓山副住持	• 四分比丘戒
純因法師	兼任助理教授	美國亞利桑納大學博士	• 阿含經導讀 • 漢傳佛教諸宗導讀
果元法師	兼任副教授	加拿大多倫多喬治布朗大學畢業 法鼓山東初禪寺住持 法鼓山禪堂堂主	• 禪修—默照
果鏡法師	兼任助理教授	日本佛教大學博士 法鼓山僧團都監 中華佛學研究所所長	• 淨土學
蘇南望傑	兼任助理教授	日本佛教大學博士課程	• 西藏佛教史 • 日本佛教史
陳瑾瑛	兼任助理教授	美國聯合研究學院 亞洲大學助理教授	• 英文
戴良義	兼任助理教授	美國東密西根大學碩士 法鼓大學籌備處祕書 法鼓山佛學推廣中心專任講師	• 弘講理論與實務 • 學佛五講
果祺法師	兼任講師	法鼓山禪修室總務 法鼓山禪堂板首	• 作務與弘化
果興法師	兼任講師	法鼓山僧團男眾部副都監 法鼓山僧團男眾部僧值	• 禪修
常哲法師	兼任講師	法鼓山僧伽大學畢業 法鼓山關懷院	• 梵唄與儀軌
常智法師	兼任講師	輔仁大學碩士 國際事務組組長	• 戒律學

姓 名	職 稱	學 經 歷	教 授 課 程
常遠法師	兼任講師	法鼓山男眾發展院監院 法鼓山傳燈院監院	• 禪修
常應法師	兼任講師	法鼓山僧伽大學畢業 法鼓山男眾部發展院監院 法鼓山男眾部維那師	• 梵唄與儀軌
熊永生	兼任講師	台灣藝術大學碩士課程	• 書法禪
陳世佳	兼任講師	法鼓山護法菩薩	• 動禪
果舫法師	兼任講師	高雄紫雲寺監院 法鼓山僧團女眾部副都監	• 梵唄與儀軌
果理法師	兼任助理教授	中興大學畢業 台中分院監院	• 禪學
果廣法師	兼任副教授	法鼓山僧團都監 鼓山僧團女眾部副都監 法鼓山行政中心副執行長	• 佛法導論
果印法師	兼任講師	法鼓山農禪寺知客師 法鼓山僧團都監助理	• 梵唄與儀軌
果慨法師	兼任助理教授	僧伽大學女眾學務處規畫組組長 法鼓山僧團弘化院監院	• 梵唄與儀軌 • 二課合解
果界法師	兼任講師	法鼓山僧團關懷院室主 法鼓山僧團三學院室主	• 梵唄與儀軌
果毅法師	兼任講師	法鼓山文化中心副都監 法鼓山善化中心代理副都監 法鼓山僧團經營規畫處監院	• 禪學—漢傳佛教禪觀 • 法鼓全集導讀
果旭法師	兼任講師	雲來寺監院 安和分院監院	• 梵唄與儀軌
大常法師	兼任講師	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 法鼓山佛學推廣中心講師	• 天台學 • 中國佛教史
黃怡琪	兼任講師	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 法鼓佛教學院專職	• 動禪 • 書法禪
方怡蓉	兼任講師	中華佛學研究所畢業	• 英文 • 寫作與報告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 (CIP) 資料

法鼓山僧伽大學年報・九十六 - 九十七學年度／

法鼓山文化中心編輯製作—

臺北縣金山鄉：法鼓山僧伽大學，2010.11

面；公分

ISBN 978-986-86824-0-5 (平裝)

1. 法鼓山僧伽大學 2. 佛教教育

220.3

99023430

法鼓山僧伽大學

九十六～九十七學年度年報

發行人：果東法師 出版者：法鼓山僧伽大學

地址：208臺北縣金山鄉三界村半嶺14-5號 電話：02-2498-7171 傳真：02-2408-2084

網址：<http://sanghau.ddm.org.tw> E-mail：seb@ddm.org.tw

編輯製作：法鼓山文化中心 出版日期：2010年11月